PL
2768
Y56L55
1939

East Asia

Huang, Ying
Ling hsi ch'ao hsi 4th ed.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lingxichaoxi00huan

靈海潮汐

廬隱著

A字39號

靈海潮汐

廬隱著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開明書店印行

PL
2768
Y56L55
1939

LIBRARY
JUN 16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目次

父親……一
幽弦……四一
勝利以後……五三
秦教授的失敗……七一
危機……八五
寄天涯一孤鴻……九五
靈海潮汐致梅姊……一〇九
寂寞……一二四
藍田的懺悔錄……一三七

何處是歸程……一五六
雨夜……一六六
雲羅姑娘……一九七

父親

這幾天正是秋雨連綿的時候，雖然院子裏的綠苔，驀然增了不少秀韻，但我們隔着窗子向外看時，只覺那深愁凝結的天容，低得彷彿將壓住我們的眉梢了。逸哥兩手交叉胸前，閉目坐在靠窗子的皮椅上。他的朋友紹雅手裏拏着一本小說，默然的看着。四境都十分沈寂，只聞雜一兩聲風吹翠竹，颯颯的發響。我雖然是站在窗前，看那挾着無限神祕的雨點，滋潤那乾枯的人間，和人間的一切，便是我所最愛的紅玫瑰——已經憔悴的葉兒，這時也似含着綠色，向我嫣然展笑；但是我的禁不起挑撥的心，已被無言的悲哀的四境，牽起無限的悵惘。

逸哥忽然睜開似睡非睡的倦眼，用含糊的聲調說道：「我們作什麼消遣呵？……」

紹雅這時放下手裏的小說，伸了伸懶腰，帶着滑稽的聲調道：「誰都不許睡覺，好好的天，

都讓你睡昏瞎了！」說着拏一根紙作的捻子，往逸哥的鼻孔裏戳。逸哥觸癢打了兩個噴嚏，我們由不得大笑。這時我們覺得熱鬧些，精神也就振作不少。

紹雅把棋盤搬了出來，打算下一盤圍棋，逸哥反對說：「不好！不好！下棋太靜了，而且兩個人下須有一個人閒着，那末我又要睡着了！」紹雅聽了，沈思道「那末怎麼辦呢？……對了！你們願意聽故事，我把這本小說念給你們聽，很有意思的。」我們都贊同他的提議，於是都聚攏在一張小圓桌的四圍椅上坐下。桌上那壺噴芬吐霧的玫瑰茶，已預備好了。我用一隻白玉般的磁杯，傾了一杯，放在紹雅的面前。他端起喝了，於是我們誰都不說話，只凝神聽他念。他把書打開，用洪亮而帶滑稽的聲調念了。

九月十五日

眞的！她是一個很有才情的女子，雖然她到我們家已經十年了，但我今天才眞認識她——認識她的魂靈的園地——我今年二十五歲了。我曾三次想作日記，但我總覺得

我的生活太單調，沒什麼可記的；但今天我到底用我那淺紅色的小本子，開始記我的日記了。我的許多朋友，他們記日記總要等到每年的元旦，以爲那是萬事開始的時候。這在他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而我卻等不得，況且今天是我新發見她的一切的紀元！

但是我將怎樣寫呢？今天的天氣算是淸明極了，細微的塵沙，不曾從窗戶上玻璃縫裏吹進來，也不曾聽見院子裏的梧桐喳喳私語。門窗上葡萄葉的影子，只靜靜的臥在那裏，彷彿玻璃上固有的花紋般。開殘的桂花，那黃花瓣，依舊半連半斷，滿綴枝上。眞是好天氣呵！

哦！我還忘了，最好看是廊前那個翠羽的鸚鵡，映着玫瑰兒的朝旭，放出燦爛的光來。天空是蔚藍得像透明的藍寶石般，只近太陽的左右，微微泛些淡紅色色彩。

我披着一件日本式的薄絨睡衣，拖着拖鞋，頭上的短髮，覆着眼眉，有時竟遮住我的視線了。但我很嬾，不願意用梳子梳上去，只借重我的手指，把他往上掠一掠。這時我正看太戈爾破舟的小說，「哈美利林在屋左的平臺上，曬她金絲般的柔髮。……」我的額髮

又垂下來了，我將手向上一掠，頭不由得也向上一擡。呵！眞美呵！她正對着鏡子梳妝了。她今年只有二十七八歲，但她披散着又長又黑的頭髮時，那時婿妙的態度，眞只像十七八歲的人——這或者有人要譏笑我主觀的色彩太重，但我的良心決不責備我，對我自己太不忠實呢！

「我是個世界上最野心的男子，」在平時我絕不承認這句話，但這一瞬間，我的心實在收不回來了。我手上的書，除非好管閒事的風姨替我掀開一頁，或者兩頁，我是永遠不想掀的；但我這時實在忙極了，我兩隻眼，只夠看她圖畫般的面龐，——這我比得太拙了，她的面龐，絕不像圖畫上那種呆板，她的兩頰像早晨的淡霞，她的雙睛像七巧星裏最亮的那兩顆，她的兩道眉，有人說像天上的眉月，有的說像窗前的柳葉，這個我都不加品評，總之很細很彎，而且——唉！我拙極了，不要形容吧！只要你們肯閉住眼，想你們最愛的人的眉，是怎樣使你看了舒服，你就那麼比擬她好了，因爲我看着是極舒服，這麼一來，誰都可以滿意了。

我寫了半天，她到底是誰呢？咳！我彷彿有些恍惚了。按理說，我不應當愛她，但這個理是誰定下的？爲什麼上帝給我這副眼睛，偏看上她呢？其實她是父親的妻，不就是我的母親嗎？你兒子愛母親也是很正當的事呵！哼！若果有人這樣批評我，我無論如何，不能感激說他是對我有好意，甚至於說他不了解我，我的母親——生我的母親——早已回到她的天國去了。我愛她的那一縷熱情，早已被她帶走了。我怎麼能當她是我的母親呢？她不過比我大兩歲，怎麼能作我的母親呢？這眞是笑話！

可笑那老頭子，已經四十多歲了，頭上除了白銀絲的頭毛外，或者還能找出三根五根純黑的頭毛吧！但是半黃半白的卻還不少。可是他不像別的男人，他從不留鬍鬚的，這或者可以使他變年輕許多，但那額上和眼角堆滿的皺紋，除非用淡黃色的粉，把那皺紋深溝填滿以外，是無法可以遮蓋的呵！其實他已經作了人的父親，再過了一兩年，或者將要作祖父了。這種樣子，本來是很正當的，只是他站在她的旁邊，作她丈夫，那眞不免要惹起人們的誤會了，或者人們要認錯他是她的父親呢？

眞煞風景，他居然摟着她細而柔的腰，接吻了。我眞替她可惜。不只如此，我眞感到不可忍的悲抑，也許是憤怒吧，不然我的心爲什麽如狂浪般澎湃起來呢。眞奇怪，我的兩頰眞像被火焚燒般發起熱來了。

我眞不願意再往下看了。我收起我的書來，我決定回到我的書房去，但當我站起身來的時候，彷彿覺得她對我望了一眼，並且眼角立刻湧出兩點珍珠般的眼淚來。

奇怪，我也由不得心酸了。別人或者覺得我太女人氣，看人家落淚，便不能禁止自己，但我問心，我從來不輕易落沒有意思的眼淚。誰知道她的身世，誰能不爲她痛哭呢？

這老頭子最喜歡說大話。爲誠——他是我異母的兄弟——那孩子也太狡猾了，在父親面前他是百依百順的，從來不曾回過一句嘴。父親常誇他比我聽話得多。這也不怪父親的傻，因爲人類本喜歡受人奉承呵！

昨天父親告訴我們，他和田總長很要好，約他一同喫飯。這些話，我們早已聽慣了；有也罷，沒有也罷，我向來是聽過去就完了。爲誠他偏喜歡抓他的短處，當父親才一回頭，他

就對我們作怪臉，表示不相信的意思。後來父親出去了，他把屋門關上，悄悄地對我們說：「父親說的全是瞎話，專拏來騙人的；直像一隻紙老虎，戳破了，便什麼都完了。」

平心而論，爲誠那孩子，固然不應當背後說人壞話，但父親所作的事，也有許多值得被議論的。

不用說別的，只是對於她——我現在的庶母的手段，也太利害了。人家本是好人家的孩子，父母只生這一個孩子。父親騙人家家裏沒有妻，願意贅入她家。

老實說，我父親相貌本不壞，前十年時他實在看不出是三十二歲的人，只像二十六七歲的少年。她那時也有十七八歲。自然囉，父親告訴人家只二十五歲，並且又假裝很有才幹和身分的樣子。一個商人懂得什麼，他只希望女兒嫁一個有才有貌，而且是作官人家的子弟，便完了他們的心願。

那時候我們都在我們的老家住着，——我們的老家在貴州。那時我已經十四五歲了，只跟我繼母和弟弟祖父住在老家。那時家裏的日子很艱難，祖父又老了，只靠着幾畝

田地過日子。我父親便獨自到北京保定一帶地方找些事作。

這個機會眞巧極了，庶母——咳！我眞不願稱她為庶母，我到現在還不曾叫過她一次——雖然我到這裏不過一個月，日子是很短的，自然沒有機會和她多說話，便是說話也不見得就要很明顯的稱呼，我只是用一種極巧妙哼哈的語贅，掩飾過去了。所以在這本日記裏，我只稱她吧！免得我的心痛。她的父親由一個朋友的介紹，認識了我的父親，不久便賞識了我的父親，把唯一的嬌女嫁給他了。

眞是幸運輪到人們的時候，眞有不可思議的機會和巧遇。我父親自從娶了她，不但得了一個極美妙的妻，同時還得到十幾萬的財產，什麼房子咧，田地咧，牛馬咧，僕婢咧。我父親這時極樂的住在那裏，竟七八年不曾回貴州來。不久她的父母全都離開人間的世界，我父親更見得所了。錢太多了，他種種的慾望，也十分發達，漸漸吸起鴉片煙來——現在這種蒼老，多一半還是因吸鴉片煙呢，不然，四十二歲的人，何至於老得這麼利害？

說起鴉片煙我這兩天也聞慣了。記得我初到這裏的那一天；坐在堂屋裏，聞嗅到這

煙味，立刻覺得房子轉動；好像醉於醇醪般，昏昏沈沈竟坐立不住，過了許多時候，煙氣才退了。這嗎啡眞利害啊！

我今天寫得太多了，手有些發酸，但是我的思緒仍和連環套似的，扯了一個又一個。夜已經很深，我看見窗幔上射出她的影子，彷彿已在預備安眠了，我也只得放下筆明天再寫了。

九月十九日

我又三四天不曾作日記了。我只爲她發愁，病了這三四天，聽阿媽說眼淚直流了三四天。我不禁起了猜想，她也許並不曾病，不過要痛快流她深蓄的傷心淚，故意不起來，但是她到底爲什麼傷心呢？父親欺騙她的事情，被她知道嗎？可是我那繼母仍舊還住在貴州，誰把這祕密告訴她呢？

我繼母那老太婆，實在討厭。其實我早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這話是我姑母告訴我的。並且她的出身很微賤呢！姑母說我父親十六七歲的時候，就不成器，專喜歡作不正當

的事情，什麼嫖呵！賭呵！我祖父因為只生這個兒子，所以不捨得教管，不過想早早替他討個女人，或者可以免了一切的弊病。所以他十七歲就和我的生母結婚，這時他好嫖的性情，還不曾改。我生母時常勸戒他，他因此很憎惡我的生母，時時吵鬧。我生母本是很有志氣的女孩子，自己嫁了這種沒有眞情又不成器的丈夫，便覺得一生的希望都完了，不免暗自傷心。不久就生了我，因產後又着了些氣惱，從此就得了肺癆，不到三年功夫就長眠了。——唉！女人們因為不能自立，要倚賴丈夫；丈夫又不成器，因此抑鬱而死，已經很可憐了；何況我的生母，又是極富於熱烈情感的女子，她指望丈夫把心交給她，更指望得美滿的家庭樂趣！我父親一味好嫖，怎能不逼她走那人間的絕路呢！

我母親死的時候，我還不到三歲呢！才過了我母親的百日，我父親就和那暗娼，名叫紅玉的結了婚。聽我姑母說，那紅玉在當時是很有名的美人，但我現在覺得她，只是一個最醜惡的賤女人罷了。她始終強認她是我的生母，誠然，若拏她的年紀論，自然有資格作我的生母；但我當沒人在跟前的時候，總悄悄拏着鏡子，照了又照，我細心察看，我到底有

一點像那老太婆沒有？鏡子——總使我失望。我的鼻子直而高，鼻孔較大，而老太婆的鼻子很扁，鼻孔且又很小。我的眼角兩梢微向上，而她卻兩梢下垂。我的嘴唇很厚，而她卻薄得像鐵片般。簡直沒有絲毫像的地方。

下午我進去問她的病。她兩隻秀媚的眼睛，果然帶澀，眼皮紅腫；當時我眞覺得難過，我幾乎對着她流下淚來。她見了我叫了一聲「元哥兒坐吧！」我覺得眞不舒服，這個名字只是那老太婆和老頭叫的，爲什麼她也這樣叫我，莫非她也當我作兒子嗎？我沒有母親，固然很希望有人待我和母親一樣，但是她無論如何不能作我的母親，她只是我心上的愛人……可是我不敢使我這思想逼眞了，因爲或者要被她覺察，竟怒我不應當起這種念頭。但是無效，我明知道她是父親的，可是父親眞不配，他的鴉片煙氣和衰憊的面容，正彷彿一堆稻草，在那上面插一朵嬌鮮的玫瑰花，怎麼襯呢？

午後父親回來了；吩咐僕人打掃東院的房子。那所房子本來空着，有許多日子沒人住了。院子裏的野草，長得密密層層，間雜着一兩朵紫色的野花，另有一種新的趣味。我站

在門口看阿媽拏着鐮刀，刷刷割了一陣，那草兒都東倒西歪的倒下來了。我看着他們收拾，由不得懷疑，這房子，究竟預備給誰住呢？是了，大約是父親的朋友來了吧！我正自猜想着，已聽見父親隔着窗戶喊我呢。因離了這裏，匆忙到我父親面前，只見父親皺着眉頭，氣色很可怕，對我看了兩眼說：「明天貴州有人來，你到車站接去罷！」我由不得問道：「是繼母來了吧！」「不是她還有誰！……出去吧！我要休息了。」

怪不得我父親這兩天的氣色，這麼難看，原來爲了這件事情。他自找的苦惱，誰能替得，只可憐她能了！那個老太婆人又尖酸刻薄，樣子又醜陋，她怎能和她相處得下。爲了這件事，我整個下午不曾作事，只是預想將來的結果。

晚上喫飯的時候，她已起來了。我和她一同喫飯，但她只喫兩口稀飯，便放下筷子，長嘆了一聲，走回屋裏去了。我父親這時也覺得很不安似的。我呢，又替她可憐！又替父親爲難，也不曾喫舒服，胡亂吞了一碗，就放下筷子，回到自己的房裏，心裏覺得亂得很；最奇怪的，心潮裏竟起了兩個不同的激流交激着，一方面我只期望貴州的繼母不要來，使她依

舊恢復從前的活潑和恬靜的生活；但一方面我又希望她們來，似乎在這決裂裏，我可以得到萬一的希望——可是我也有點害怕，我自己是越陷越深；她呢！彷彿並不覺得似的。如果這局勢始終不變，眞危險，但我情願埋在玫瑰的荒塚裏，不願如走肉行尸般的活着。

我一夜幾乎不曾合眼，當月光照在我牆上一張油畫上；——一株老松樹，蟠曲着直伸到小溪的中間，彷彿架着半截橋似的，溪水碧清，照見那橫杈上一雙青年的戀人，互相偎倚的雙影，——這時我更禁不住我的幻想了。幻想如奔馬般，放開四蹄，向前飛馳——絕不回顧的飛馳呵！她也和哈美利林般，散開細柔的青絲髮，這細髮長極了，一直拖到白玉砌成的地上，彷彿飄帶似的，隨着微風，一根一根如雪般的飄起。我只藏在合歡樹的背後，悄悄領略她的美，這是多麼可以渴望的事！

九月二十日

天才朦朧我彷彿聽見父親說話的聲音，但聽不眞切，不知道他究竟和誰說話。不禁我又想到她了；一定在他們兩人之間，又起了什麼變故，不然我父親向例不到十二點他

是不起來的，晚上非兩三點他是不睡的，聽說凡吸大煙的人都是如此。——一定的，準是她責備父親欺騙她沒有妻子，現在又來了一個繼母，她怎麼不惱呵！但她總是失敗的，婦女們往往因被男子玩弄，而受屈終身的，差不多全世界都是呢？

午飯的時候，阿媽來報告那邊房子都收拾好了。父親便對我說，火車兩點左右可到，你喫完飯就帶看門的老張到車站去吧！「到那裏你繼母若問我爲什麼不來，你就說我有些不舒服好了，別的不用多說吧！」我應着就出來了。

當我回到自己屋裏，忽見對面屋裏，她正對着窗子凝立呢！呵！我眞不知道怎樣才好，我不看她那無告悽楚的表示罷！但是不能，我在窗前站了不知多少時候，直到老張進來叫我走，我才急急從架上拏下臉布，胡亂把嘴擦了擦，拏了帽子，匆匆走了。

我這幾天心裏，一切都換了樣。我從前在貴州的時候，雖聽說父親又娶了一個庶母，但我絕不在意，並不曾在腦子裏放過她一分鐘。自從上月到了這裏，我頭一次見她心裏就受了奇異的變動；到現在差不多叫她把我的心田全占了。呵！她的魔力眞大——唉！罪

過！……我或者不應當這麼說，這全不是她的錯處，只怪我自己被自然支配罷了。

到車站的時候，還差半點鐘，車才能到。我同老張買了月臺票，叫老張先進去等，我只在候車室裏，獨自坐着。我的態度很安閒，但思想可忙極了，不知道她現在怎樣了。我和她談話的機會很少；我來了一個半月，只和她對談過三次；其餘都只在喫飯的時候，談過一兩句不相干的話。我們本是家人，而且又是長輩對於晚輩，本來沒有避嫌疑這一層；不過她向來不大喜歡說話，而且我們又是第一次見面她自己覺得，又站在母親的地位，覺得說話很難，所以我縱然頂喜歡和她談，也是沒有用處呢！……

火車頭嗚！嗚！的汽笛聲，打斷我的思路，知道火車已經到了，因急急來到站臺裏面。這時火車已經停了，許多旅客，都露着到了的喜色，匆匆由車上下來。找了半天，才在二等車上，找到我繼母，和我的兄弟。把行李都交代老張，我們一直出了車站，馬車已預備好了，我們跳上車後，繼母果然問我父親爲什麼不來，我就把父親所交代的話答覆了，繼母似乎很不高興。歇了半晌，忽聽她冷笑道：「什麼有病呵！必定讓誰絆住呢！」

女人們的心裏，有時候眞深屈得可怕。我聽了這話，只低着頭，默然不語，但是我免不得又爲她發愁了，將來的日子怎麼過呢？

車子到家的時候，我父親已叫阿媽迎了出來，自己隨後也跟着出來，但是她呢！……我眞是放心不下，忙忙走進來，只見她呆坐在窗下的椅子上，兩目凝視自己的衣襟。我正在奇怪，忽見她衣襟上，有一件亮晶晶的東西一閃，咳！我眞傻呵！她那裏是注視衣襟，她正在那裏落淚呢？

父親已將繼母領到東院去了。過了許久父親走過來，不知對她說些什麼，只見她站了起來。彷彿我父親求她什麼似的，直對她作揖，大概是叫她去見我繼母，她走到裏間屋裏去了。過了一刻又同我父親出來，直向東院去。我好奇的心，催促我立刻跟過去，但我走到院子不敢進去，因爲只聽我繼母說：「你這不長進的東西，我並不會對不住你，你一去就是十年；叫我們在家裏苦等，你卻在外頭，什麼小老婆娶着開心。你父親死了叫你囘去，你都不囘去。哧！像你們這些沒心肝的人，……」繼母說到這裏竟放聲大哭。我父親在屋

裏跺腳。我正想進去勸一勸，忽見門簾一動，她已哭得和淚人般，幽怨不勝的走了出來。我這時由不得跟她到這邊來。她到了屋裏，也放聲嗚咽起來，這時我只得叫她庶母了。我說：「庶母！你不要自己想不開，悲苦只是糟蹋自己的身體。庶母是明白人，何苦和她一般見識呢！」只聽她悽切的嘆道：「我只怨自己命苦；不幸作了女子！受人欺弄到如此田地——你父親作事，太沒有良心了，他不該葬送我……」咳！我禁不住熱淚滾滾流下來了，我正想用一兩句懇切的話安慰她，父親忽然走進來了。他見我在這裏，立刻露出極難看的面孔，怒狠狠對我說：「誰叫你到這裏來！」我只得快快走了出來。到了自己屋裏，心裏又是羞愧自己父親不正當的行為，又是為她傷感，受我繼母的搶白，這些紊亂熱烈的情緒，纏攪得我一夜不曾睡覺。

九月二十二日

我父親也就夠苦了，這幾天我繼母給他的冷諷熱嘲，真夠他受的了！女人們的嘴利害的很多，她們說出話來，有時候足以挖人的心呢！只是她卻正和這個反對，頭幾天她氣

惱的時候，雖曾給父親幾句不好聽的話；但我從不曾聽她和繼母般的漫罵呢？

近來家庭裏，絲毫的樂趣都沒有了。便是那架上的鸚鵡，也感覺到這種不和美的騷擾，不耐煩和人學舌了。我這幾天彷彿發見我們家庭的命運，已經是走到很可怕的路上來了，倘若不是爲了她，我情願離開這裏呢。

她近來眞抑鬱得成病了，朝霞般的雙頰，彷彿經雨的梨花了，又憔悴又慘淡呢！我眞忍不住了。昨晚我父親正在牀上過煙癮的時候，她獨自站在廊下。我得了這個機會，就對她說：「你不如請求父親，自己另搬出來住，免得生許多閒氣！」她聽了這話，很驚異對我望了一眼，又低下頭想了一想，似解似不解的說：「你也想到這一層嗎？」我當時只唯唯應道：「是。」她就也轉身進屋裏去了。

照她的語氣，她已經是想到這一層了。她眞聰明，大約她也許明白我很愛她嗎？……不！這只是我萬一的希望能了。

——爲誠今天又在她和我的面前，議論父親了。他說父親今天去買煙槍，走到一家商行

裏，騙人家拏出許多煙槍來；他立時放下臉說：「這種禁煙令森嚴的時候，你們居然敢賣這種貨物，咱們到區裏走走吧！」他這幾句話，就把那商人嚇昏了。趕緊把所有的煙槍，恭恭敬敬都送給他了。

這件事不知是眞是假；不過我適才的確見父親抱了一大包的煙槍進來；但不知爲什麽地方聽來。這孩子最愛打聽這些事，其實他有些地方，也極下流呢！他喜歡當面奉承人，背後議論人，這多半都是受那老太婆的遺傳吧！

我父親的脾氣，眞暴戾極了，近來更甚。她自從知道我父親不正的行爲後，她已決心不同他合居了。這幾天她另外收拾了一間臥房，總是獨自睡着。我這時心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安慰，我覺得她已漸漸離開父親，而向我這方面接近了。

九月二十八日

另外一所房子已經找好了，她搬到那邊去。父親忽然叫我到那邊和她作伴，呵！這是多麽幸運的事呵！

她的脾氣很喜歡潔淨，正和外表一樣。這時她彷彿比前幾天快活了；時時和我商量那間屋子怎樣佈置，什麼地方應當放什麼東西——這一次搬家的費用全是她自己的私蓄，所以一切東西都很完備。這所房子，一共有十間，一間是她的臥房，臥房裏邊還有一小套間，是洗臉梳頭的地方。一間是堂屋，喫飯就在這裏邊。堂屋過來有兩大間打成一間的，就佈置為客廳。其餘還有四間廂房。我住在東廂房。西廂房一半女僕住，一半作廚房。靠門還有一間小門房。每間屋子，窗子都是大玻璃的。她買了許多淡青色的羅紗，縫成窗幔，又買了許多美麗的桌氈，椅罩，一天的功夫已把這所房子，收拾得又潔雅又美麗。我的欣悅還不只此呢！我們還買了一架風琴，她頂喜歡彈琴。她小的時候也曾進過學堂，她嫁我父親的時候，已在中學二年級了。

這一天晚上，因為廚房還不曾佈置好，我們從鄰近酒館叫來些菜；喫飯的時候，只有我和她兩個人。我不免又起了許多幻想，若果有一個很生的客人，這時來會我們，誰能不暗羨我們的幸福呢？——可恨事實卻正和這個相反；她偏偏不是我的妻，而是我的母親！

我免不得要詛咒上帝，爲什麼這樣佈置不恰當呢？

晚飯以後，她坐在風琴邊，彈了一曲閨怨，聲調抑怨深幽，彷彿訴說她心裏無限的心曲般。我坐在她旁邊，看她那不勝淸怨的面容，又聽她悲切淒凉的聲音，我簡直醉了，醉於神祕的戀愛，醉於妙婉的歌聲。呵！我不曉得是夢是眞，我也不曉得她是母親還是愛的女神；我閉住眼，彷彿……唉！我寫不出來，我只覺得不可形容的欣悅和慰安，一齊都嘗到了。

九點鐘的時候，父親來到這裏，看了看各屋子的佈置，對她說：「現在你一切滿意了吧！」她只淡淡的答道：「就算滿足了吧！」父親又對我說：「那邊沒有人照應，你兄弟不懂事，我仍須回去，你好好照應這邊吧！」呵！這是多麽爽快的事。父親坐了坐，想是又發煙癮了，連打了幾個呵欠，他就站起來走了。我送他到門口，看他坐上車，我才關了門進來。她正在東邊牆角上一張沙發上坐着，見我進來，便嘆道：「總算有淸淨日子過了！但細想作人眞一點意思沒有呢！」我頭一次聽她對我說這種失望的話。呵！我眞覺得難受！——也許是我神經過敏，我彷彿看出她的心，正悽迷着似乎自己是沒有着落——我想要對她

表同情，這並不是我有意欺騙她，其實我也正是同她一樣的無着落呵！我有父親，但是他不能安慰我深幽的孤悽，也正和她有丈夫，不能使她沒有身世之感的一樣。

我和她默默相對了半晌，我依舊想不出說什麼好。我實在躊躇，不知道當否使她知道我真實的愛她，——但沒有這種道理，她已經是有夫之婦，並且又是我的長輩，這實是危險的事。我若對她說：「我很愛你，」誰知道她眼裏將要發出那一種的光——憤怒或是羞媚，甚而至於發出淚光。戀愛的戲是不能輕易演試的，若果第一次失敗了，以後的希望更難期了。

不久她似乎倦了，我也就告別，回到我自己的房裏去。我睡在被窩裏，種種的幻想又追了來。我奇怪極了，當我正想着她是怎麼樣可愛的時候，我忽想到死；我彷彿已走近死地了，但是那裏絕不是人們想像的那種可怕，有什麼小鬼，又是什麼閻王，甚至於青面獠牙的判官。

我覺死是最和美而神聖的東西。在生的時候，有軀殼的限制，不止這個，還有許多限

制心的桎梏，有什麽父親母親，貧人富人的區別。到了死的國裏，我們已都脫了一切的假面具，投在大自然母親的懷裏，什麽都是平等的。便是她也可以和我一同臥在紫羅蘭的花叢裏，說我所願意說的話。簡直說吧！我可以眞眞切切告訴她，我是怎樣的愛她，怎麽熱烈的愛她，她這時候一定可以把她那無着落的心，從人間的荊棘堆裏找了回來；微笑的放在我空虛的靈府裏，……便是摟住她——摟得緊緊地，使她的靈和我的靈，交融成一件奇異的眞實，騰在最高的雲朵，向黑暗的人間，放出醉人的淸光。……

十月五日

雖然憂傷可以使人死，但是愛戀更可使人死，彷彿醉人死在酒罈旁邊，賭鬼死在牌桌座底下。雖然都是死，可是愛戀的死，醉人的死，賭鬼的死，已經比憂傷的死，要偉大的多了。憂傷的心是緊結的，便是死也要留下不可解的痕跡。至於愛戀的死，他並不覺得他要死，他的心輕鬆得像天空的雲霧般，終於同大氣融化了。這是多麽自然呵！

我知道我越陷越深；但我絕不因此生一些恐懼，因爲我已直覺到愛戀的死的美妙

了。今天她替我作了一個淡綠色的電燈罩，她也許是無意，但我坐在這清和的清光底下讀我的小說，或者寫我的日記，都感到一種不可言說的愉快。

午後我同她一起到花廠裏，買了許多盆淡綠的，淺紫，水紅的，各色的菊花。她最歡喜那兩盆綠牡丹，回來她竟親自把牠們種在盆裏。我也幫着她澆水，費了兩點鐘的工夫，才算停當。她叫阿媽把兩盆綠的放在客廳裏，兩盆淡紫的放在我的屋裏。她自己屋裏，是擺着兩盆水紅的，其餘六盆擺在迴廊下。

我們今天覺得很高興，雖然因爲種花，蹲在地下腿有些酸，但這不足減少我們的興味。

喫飯的時候，她用剪刀剪下兩朵白色的菊花來，用雞蛋和麵粉調在一起，然後用菜油炸了，一瓣一瓣很鬆脆的，而且發出一陣清香來，又放上許多白糖。我初次喫這碗新鮮的菜，覺得甜美極了，差不多一盆都讓我一個人喫完。

飯後又喫了一杯玫瑰茶，精神眞是爽快極了！我因要求她唱一曲閨怨，她含笑答應

了。那聲音眞柔媚得像流水般，可惜歌詞我聽不淸；我本想請她寫出來給我，但怕她太勞了——因爲今天她作的事實在不少了。

這幾天我父親差不多天天都來一次，但是沒有多大工夫就走了。父親曾叫我白天到繼母那邊看看，我實在不願意去；留下她一個人多麼寂寞呵！而且我繼母那討厭的面孔，我實在也不願意見她呢，可是又不得不稍稍敷衍敷衍她們，明天或者走一趟吧！

十月六日

可笑！我今天十二點鐘到那邊，父親還在作夢，繼母的頭還不曾梳好，院子弄得亂七八糟，爲誠——早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玩去了。這種家庭連我都處不來，何況她呢？近來我父親似乎很恨她，因爲有一次父親要在她那裏住下，她生氣，獨自搬到客廳的沙發上，睡了一夜。我父親氣得天還不曾亮，就回那邊去了。其實像我父親那樣的人，本應當拒絕他，可是他是最多疑，不要以爲是我搗的鬼呢，這倒不能不小心點不要叫她喫虧吧！她已經是可憐，無告的小羊了，再折磨她怎禁受得起呵！

我好多次想鼓起勇氣，對她說：「我眞實的愛你，」但是總是失敗。我有時恨我自己怯弱，用盡方法自己責罵着自己，但是這話才到嘴邊，我的心便發起抖來；眞是沒用，雖然，男子們對於一個女人求愛，本不是太容易的事呵！忍着吧！總有一天達到我的目的。

今天下午有一個朋友來看我，他尖銳的眼光，只在我身上繞來繞去。這眞奇怪，莫非他已有所發見嗎？不！大概不至於，誰不知道她是我父親的妻呢。許是賊人膽虛吧？我自己這麼想着，由不得好笑起來！人們眞恐呵！

她這幾天似乎有些不舒服，她沈默得使我起疑；但是我問她有病嗎？她竭力辯白說：「沒有的事！」那麼是爲什麼呢？

晚上她更憂抑了，晚飯都不曾喫，只懨懨的睡在沙發上。我不知道怎樣安慰她才好。唉！我的腦子眞笨；桌上三砲臺的煙捲，我已經吸完兩枝了；但是腦子依舊發滯，或者是屋裏空氣不好吧？我走到廊下，天空魚鱗般的雲現着淡藍的顏色，如弦的新月，正照在庭院裏，那幾盆菊花，冷清清地站在廊下。一種寂寞的悵惘，更攪亂了我的心田。呵！天空地闊，我

彷彿是一團飛絮飄零着，到處尋不到着落；直上太空，可憐我本是怯弱的，那有這種能力；假臥在美麗的溪流旁邊吧，但又離水太近了。我記得兒時曾學過一隻曲子：「飛絮徜徉東風裏，慢誇自由無邊際！須向高，莫向低，飛到水面飛不起。」呵！我將怎麼辦？

她又彈琴了，今天彈的不是閨怨了，這調子很新奇，彷彿是古行軍的調子，比閨怨更激昂，更悲涼。我悄悄走到她背後，她彷彿還不覺得，那因她正低聲唱着。彷彿是哽着淚的歌喉。最後她竟合上琴，長嘆了。當她回頭看見我站在那裏的時候，她彷彿很喫驚，臉上立刻變了顏色，變成極嬌豔的淡紅色。我由不得心浪狂激，我幾乎說出：「我眞實的愛你」的話了；但我才預備張開我不靈動的脣的時候，她的顏色又慘白了。到這時候，誰還敢說甚麼。她怏怏的對我說：「我今天有些不舒服，要早些睡了。」我只得應道：「好早點睡好。」她離了客廳，回她的臥房去，我也回來了。

奇異呵！我近來竟簡直忘記她是我的庶母了。還不只此，我覺得她還是十七八歲青春的處女呢。——她眞是一朵美麗的玫瑰，我縱然因爲找她，被刺刺傷了手，便是刺出了

血，刺出了心窩裏的血，我也絕不皺眉的。我只感謝上帝，助我成功，並且要熱誠的祈禱了。

十月十二日

今天我們都在客廳看報，——她最喜歡看報上的文藝。今天她看了一篇翻譯的小說，是「玫瑰與夜鶯。」她似解似不解，要我替她說明這裏面的意思。後來她又問我，「西洋人為什麼都喜歡紅玫瑰？」我就將紅玫瑰是象徵愛情的話告訴她，並且又說：「西洋的青年，若愛一個少女，便要將頂豔麗的紅玫瑰送給那少女。」她聽完，十分高興道：「這倒有意思！到底她們外國人知道快活，中國人誰享過這種的幸福，只知道女兒大了嫁了就完了；真是一點意思都沒有！」

我得到這種好機會，我絕不能再輕易錯過了，我因鼓勇對她說：「你也喜歡紅玫瑰嗎？」她怔了一怔含淚道：「我現在一切都完了！」

唉！我又沒有勇氣了！我真是不敢再說下去，倘若她怒了，我怎麼辦呢！當時我只默默不語；幸虧她似乎已經不想了，依舊拏起報紙來看。

午飯後父親來了坐在她的屋子裏我心裏眞不高興這固然是沒理由但我的確覺得她不是父親的，她的心從來沒給過父親，這是我敢斷定的。至於別的什麽名義咧！……那本不是她的，父親縱把得緊緊的也是沒用。她是誰的呢？別人或者要說我狂了，誠然我是狂了，狂於愛戀，狂於自我呵！

睡覺前，我忽然想到我如果送她一束紅玫瑰，不知道她怨我，還是感激我……，或者也肯愛我？……我想像她抱着我贈她的那束紅玫瑰，含笑用她紅潤的唇吻着，那我將要發狂了，我的心花將要盡量的開了。這種幸福便是用我的生命來換，我也一點不可惜呢！簡直說，只要她說「她愛我」我便立刻死在她的脚下；我也將含着歡欣的笑靨歸去呢！

說起來，我眞有些慚愧！我竟悄悄學寫戀歌。我本沒有文學的天才，我從來也不曾試寫過。今夜從十點鐘寫起，直寫到十二點，可笑只寫兩行，一共不到十個字。我有點妒嫉那些詩人，他們要怎麽寫便怎麽寫，他們寫得眞巧妙；女人們讀了，眞會喜歡得流淚呢！——他們往往因此得到許多勝利。

我恨自己寫不出，又妒詩人們寫得出，他們不要悄悄地把戀歌送給她吧，倘若他們有了這機會，我一定失敗了！……紅玫瑰也沒用處了！

她的心門似乎已開了一個縫，但只是一個縫，若果再開得大一點，我便可以扁着身體走進去，但是用什麼法子，才能使她更開得大一點呢！——我眞想入非非了。不過無論如何，到現在還只是幻想呵，誰能證實她也正在愛戀我呢。

在這世界上，我不曉得更有什麼東西，能把我心的地盤占據了，像她占據一樣充實和堅固。我覺得我和她正是一對，——但是父親呢，他眞是贅疣呵！——我忽然想起，我不能愛她，正是因爲父親的緣故，倘若沒有父親在裏頭作梗，她一定是我的了。

這個念頭的勢力眞大，我直到睡覺了，我夢裏還牢牢記着，她不能愛我，正是因爲父親的緣故。

十月十五日

我一直沈醉着，醉得至於發狂，若果再不容我對她說：「我眞實的愛你，」或者她竟

拒絕我的愛；我只有……只有問她是不是因爲父親的緣故，若果我的猜想不錯，那麼我只得懇求父親，把她讓給我了。父親未必愛她，但也未必肯把她讓給我，而且在人們聽來，是很不好聽的呵！世界上那有作兒子的，愛上父親的妻呢？呵！我究竟是要絕望的呵！……但是她若肯接受我的愛，那到不是絕對想不出法子的呵。……

我早已找到一個頂美的所在，——那所在四面都環着清碧的江水，浪起的時候，激着那孤島四面的崖石，起一陣白色的飛沫，在金黃色的日光底下，更可以看見鑽石般繚碧的光輝。在那孤島裏，只要努力蓋兩間的小房子，種上些稻子和青菜，我們便可以生存了，——並且很美滿的生存。若再買一隻小船，繫在孤島的邊上，我們相偎倚着，用極溫和的聲調，唱出我心裏的曲子，便一切都滿足了。……

我幻想使我漸漸疲倦了，我不知不覺已到夢境裏了。在夢裏我看見一個形似月球的東西，起先不停的在我面前滾，後來漸漸騰起在半空中。忽見她，披着雪白雲織的大衣，含笑坐在那個奇異的球上，手裏抱着一束紅玫瑰輕輕的吻着，彷彿那就是我送她的。我

不禁喜歡得跪下去，我跪在沙土的地上，合着掌懇切的感謝她說：「我的生命呵！……這才證實了我的生命的現實呵！」我正在高聲的祈禱着，那奇異的球忽然被一陣風，連她一齊捲去了。我嚇得失心般叫起來；不覺便醒了。

自從夢裏驚醒以後，我再睡不着了。我起來，燃着燈，又讀幾頁破舟，天漸漸亮了。

十月十六日

因爲昨晚上夢裏的欣悅，今天還覺餘味尙在，並且頓時決心一定要那麼辦了。我不等她起來，便悄悄出去了，那時候不過七點鐘。秋末的天氣，早上的涼風很尖利，但我並沒有感到一點不舒服。我覺在我的四圍都充滿了喜氣，我極相信，夢裏的情景是可以實現的，只要我找紅玫瑰。……

我走到街盡頭，已看見那玻璃窗裏的秋海棠向我招手，龍鬚草向我鞠躬；我眞覺得可驕傲，——但同時我有些心怯，怎麼我的紅玫瑰，卻深深藏起，不以她的笑靨，嚮她忠實的僕人呢？

花房漸近了。我輕輕推那玻璃門時，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含笑招呼我道：「先生早呵！要買什麼花？這兩天秋海棠開得最茂盛，龍鬚草也不錯。」他指這種，說那種固然殷勤極了，但我只恨他不知道我需要是什麼？我問他「紅玫瑰在那裏？」他說：「這幾天，正缺乏這個，先生買幾枝秋海棠吧，那顏色多鮮豔呵！也比紅玫瑰不差什麼……不然，先生就買幾朵黃月季吧！」其實那秋海棠實在也不壞，花瓣水亮極了，平常我也許要買他兩盆擺在屋裏，現在我卻不需要這個了。我嬾嬾辭別那賣花的人，又折出這條街，向南走了。又經過兩三個花鋪，但都缺少紅玫瑰。我眞懊喪極了，但我今天買不到，絕不就回去。

還算幸運，最後買到了。只有一束，用白色的綢帶束着，下面有一個小小竹子編的花盆很精巧，再加上那飄帶，和蝴蝶般翩躚着，眞不錯！我眞感謝這家花鋪的主人，他竟預備我所需要的東西了。

我珍重着，把這花捧到家裏，已經過了午飯的時候，但是她還支頤坐着等我呢！我不敢把這花很冒昧就遞給她，我悄悄把牠放在我的屋裏，若無其事般的出來，和她一同喫

完午飯。

她今天似乎很高興，午飯後我們坐在堂屋裏閒談。她問我今天一早到什麼地方去，我眞想趁這機會告訴她我是爲她買紅玫瑰去了，但是我始終不是這樣回答的，我只說：「我買東西去了。」她以後便不再往下問了。我回到屋裏，想了半天；我便把這紅玫瑰捧着，來到她的面前。她初看見這美豔的花，不禁叫道：「眞好看，你那裏買來的。」她似乎已忘了我上次對她說的話，我忙答道：「好看嗎？我打算送給你！」我這時又欣悅，又畏怯。她接了花，忽然像是想起什麼來了。她遲遲的說：「你不是說紅玫瑰……我想你是預備送別人的吧！我不應當接收這個。」我趕忙說：「眞的，我除了你沒有一個人可以送的，因爲在這世界上，我是最孤另的，也正和你一樣。」她眼裏忽然露出驚人的奇光，抖顫着將玫瑰花放在桌上，彷彿得了急病，不能支持了。她睡在沙發上，眼淚不住的流。咳！這使我懊悔，我爲什麼使她這樣難堪，我恨我自己，我由不得也傷心的哭了。

在這種極劇烈的刺激裏，在她更是想不到的震恐，就是我呢，也不曾預想到有這種

的現象，眞的我情願她痛責我。唉！我眞孟浪呵！爲什麼一定要愛她！……我心裏覺得空虛了，我還不如飛絮呵！我不但沒有着落，並且連飛翔的動力也都沒有了。

阿媽進來了，我勉強掩飾我的淚痕。我告訴阿媽，把她扶進屋裏，將她安放在牀上，然後我回我自己的屋子。伏在枕上，痛切的流我懺悔的眼淚，但我總不平，我不應該受這種責罰呵！

十月二十日

她一直病了！直到現在不曾減輕。父親雖天天請醫生來，但是有什麼用處呢？唉！父親眞聰明！他今天忽然問我，她起病的情形，這話怎能對父親說呢？我欺騙父親說：「我不清楚！」父親雖然怒罵我「糊塗！」我眞感激他，我只望他罵得更狠一點，我對於她的負疚，似乎可以減輕一點。

醫生，——那李老頭子眞討厭，他那裏會治病呵！什麼急氣攻心咧，又是什麼外感內熱咧，用手理着他那三根半的鼠鬚，仰着頭瞪着眼簡直是張滑稽畫。眞怪世界上的人類，

竟有相信這些糊塗東西的話……我站在窗戶下面，聽他搗鬼，真恨不得叫他快出去呢！

父親也似乎有些發愁，他預備晚上住在這邊。她彷彿極不高興，她對父親說：「我這病只是心煩，你在這裏，我更不好過，你還是到那邊去吧！」父親果然仍回那邊去了。

八點多鐘的時候，我正在屋裏傷心，阿媽來找我她在叫我。其實我很畏怯，我實在對不起她呵！在平常一個婦女的心裏，自然想着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並且也告訴別人不得的，總算是不冠冕的事呵！唉！……

她擁着一牀淡湖色的縐被，含淚坐在牀上。她那憔悴的面容，無告而幽怨的眼神，使我要怎樣的難過呵！我不敢仰起頭來，我只悄悄站在牀沿旁邊。她長嘆了一聲，這聲音只彷彿一口利劍，我爲着這個，由不得發抖，由不得落淚。她喘息着說：「你來！你坐下！」我抖戰着，怯怯地傍着她坐下了。她伸出枯瘦的手來，握着我的手說：「我的一生就要完了，我和你父親本沒有愛情，我雖然嫁了十年，我總不曾了解過什麼是愛情。你父親的行爲，你們也都明白，我也明白，但是我是女子，嫁給他了，什麼都定了，還有我活動的餘地嗎？有人

也勸我和他離婚，——這個也說不定是與我有益的。但是世界上男人有幾個靠得住的，再嫁也難保不一樣的痛苦，我一直忍到現在——我覺得是個不幸的人。你不應當自己害自己，照我冷眼看來，你們一家也只有你一個是人，我希望你自己努力你的前途！」

唉！她誠實的勸戒我，眞使我慚愧，眞使我懊悔！我良心的咎責，使我深切的痛苦。我對她說什麼？我只有痛哭，和孩子般赤裸裸無隱瞞的痛哭了！她撫着我的頭和慈母般的愛憐，她說：「你不用自己難過；這不是你的錯，只是你父親……」她禁不住了，她伏在被上嗚咽了。

父親來了，我仍回我自己的屋裏去，除了痛切的哭，我實在不知道怎樣處置我自己呵！如果這萬一的希望，是不能存在了，我還有什麼生趣。

十一月一日

她的病越來越重，父親似乎知道沒指望了。他昨天曾對我說：「你不要整天坐在家裏，看看就有事情要出來了，你也應當替我幫幫忙。」我聽了他的吩咐，不敢不出去，預備

接頭一切，況且又是她的事情。但不知怎麼，我這幾天彷彿失了魂似的，走到街上竟沒了主意，心裏本想向南去，脚卻向北走。唉！

晚上回來的時候，父親恰好出去了。我走到她的牀前，只見她紅光滿面，神彩奕奕比平時更嬌豔。她含着淚，對我微笑道：「你的心我很知道，就是我也未嘗不愛你，但他是你的父親呵！」我聽了這話，立刻覺得所有環境都變了。我不敢再躊躇了，我跪在她的面前，誠摯的說：「我眞實的愛你！」她微笑着，用手環住我的脖頸，她火熱的唇，已向我的唇吻合了。這時我不知是欣悅是戰兢，也許這只是幻夢，但她柔軟的額髮，正覆在我的頰上，她微弱的氣息，一絲絲都打透我的心田，她鬆了手，很安穩的睡下了。她忽對我說紅玫瑰呢？

我陡然想起，自從她病後我早把紅玫瑰忘了，——忙忙跑到屋裏一看。紅玫瑰一半殘了，只賸四五朵，上面還綴着一兩瓣半焦的花瓣。我覺得這眞不是吉兆——明知花草沒有不凋謝的，但不該在她眞實愛我時凋謝了呵！且不管她這幾片殘瓣，也足以使我驕傲，若不是這一束紅玫瑰，那有今天的結果——呵！好愚鈍的我！不因這一束紅玫瑰她怎

麼就會病，或者不幸而至於死呵……我眞傷心，我眞慚愧，我的眼淚，都滴在這殘瓣上了。

我將這已殘的紅玫瑰捧到她的牀前，她接過來輕輕吻着，落下淚來。這些滴在殘瓣上的，是我的淚痕還是她的淚痕，誰又能分淸呢？

從此她不再說話，閉上眼含笑的等着，等那仁慈的上帝來接引她了。今夜父親和我全不曾睡覺，到五點多鐘的時候，她忽睜開眼，向四圍看了看，見我和父親坐在她的旁邊，她長嘆了一聲便斷了氣。

父親走過去，用手放在她的鼻孔旁，知道是沒了呼吸，立時走出來，叫人預備棺木。

我只覺一陣昏迷，不知什麼時候已躺在自己牀上了。

她死得眞平靜，不像別的人有許多號哭的煩擾聲。這時天才有一點淡白色的亮光，衣服已經都穿好了。下棺的時候她依舊是含笑，我把那幾瓣紅玫瑰放在她的胸前，然後把棺蓋闔上。唉！——多殘酷的刑罰呵！我只覺我的心被人剜去了，我的魂立刻出了軀殼，我彷彿看見她在前面。她坐在一個奇異的球上披着白雲織就的大衣，含笑吻着一束紅

玫瑰——便是我給她的那束紅玫瑰，眞奇異呵！……

唉！我現在清醒了！那有什麼奇異的月球，只是我回溯從前的夢境能了。

十一月三日

今日是她出殯的日子，埋在城外一塊墓地上——這墓地是她自己買的。她最喜歡西洋人的墓，這墓的樣子，全仿西洋式作的，四面用淺藍色油漆的鐵欄，圍着一個長方的墓，墓頭有一塊石牌，刻着她的名字，還有一個愛神的石像，極寧靜的仰視天空，這都是她自己生前佈置的。

下葬後，父親只蹀了蹀脚，長嘆了一聲，就回去了。等父親走後，我將一束紅玫瑰放在墳前，我心裏覺得什麼都完了。我決定不再回家去。我本沒有家，父親是我的仇人，我的生命完全被他剝奪淨了。我現在所有的只是不值錢的軀殼，朋友們只當我已經死了！——其實我實在是死了。沒有靈魂的軀殼，誰又能當他是人呢，他不過是個行尸走肉呵！

我的日記也就從此絕筆了。我一生不曾作過日記，這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我原是

爲了她才作日記，自然我也要爲了她不再作日記了。」

紹雅念完了，他很頑皮的，趁逸哥回頭的工夫，那本書已擲到逸哥頭上了。逸哥冷不防嚇了一跳，我不覺很好笑！但同時也覺得心裏悵悵的，不知爲什麽？

這寂寞冷清的一天算是叫我們消遣過了，但是雨呢，還是絲絲的敲着窗子，風還是颯颯搖着簷下的竹子，烏雲依舊一陣陣向西飛跑，壁上的鐘正指在六時上，黃昏比較更悽寂了。我正怔怔坐着，想消遣的法子，忽聽得紹雅問道：「我的小說也念完了，你們也聽了，但是我糊塗，你們也糊塗，這篇小說，到底是個什麽題目呵。」被他這一問，我們細想想也不覺好笑起來。逸哥從地下拾起那本書來，掀着書皮看了看，只見這書皮是金黃色，上面畫着一個美少年，很悽楚的向天空望着；在書面的左角上斜標着「父親」兩個字。

逸哥也夠滑稽了，他說：「這誰不知道，誰都有父親吧！」我們正笑着，又來了一個客人，這笑話便告了結束。

幽弦

倩娟正在午夢沈酣的時候，忽被窗前樹上的麻雀噪醒。她張開惺忪的睡眼，一壁理着蓬額的捲髮，一壁翻身坐起。這時窗外的柳葉兒，被暖風吹拂着，東飄西舞。桃花腥紅的，正映着半斜的陽光。含苞的丁香，似乎已透着微微的芬芳。至於蔚藍的雲天，也似乎含着不可言喻的春的歡欣。但是倩娟對着如斯美景，只微微地嘆了一聲，便不躊躇的離開這目前的一切，走到外面的書房，坐在案前，拿着一枝禿筆，低頭默想。不久，她心靈深處的幽弦竟發出淒楚的哀音，縈繞於筆端，只見她拿起一張紙寫道：——

「時序——可怕的時序啊！你悄悄的奔馳，從不為人們稍稍停駐。多少青年人白了雙鬢，多少孩子們失卻天眞，更有多少壯年人消磨盡志氣。你一時把大地妝點得冷落荒涼，一時又把世界打扮得繁華璀璨。只在你悄悄的奔馳中，不知醞釀成人間多少的悲哀。

誰不是在你的奔馳裏老了紅顏，白了雙鬢。——人們纔走進白雪寒梅冷雋的世界裏，不提防你早又悄悄的逃去，收拾起冰天雪地的萬種寒姿，而攜來饒舌的黃鸝，不住傳佈春的消息，催起潛伏的花魂深隱的柳眼。唉！無情的時序，眞是何心？那乾枯的柳枝，雖滿綴着青青柔絲，但何能這繫住飄泊者的心情！花紅草綠，也何能慰落漠者的靈魂！只不過警告人們未來的歲月有限。唉！時序呵！多謝你：『紅了櫻桃，綠了芭蕉。』這眼底的繁華，鶯燕將對你高聲頌揚。人們呢？只有對你含淚微笑。不久，人們將爲你唱輓歌了：——

春去了！春去了！
萬紫千紅，轉瞬成枯槁，
只餘得階前芳草，
和幾點殘英，
飄零滿地無人掃！
蝶懶蜂慵，

著般煩惱；

問東風：

何事太無情，

一年一度催人老！」

倩娟寫到這里，只覺心頭悵惘若失。她想兒時的飄泊。她原是無父之孤兒，依依於寡母膝下。但是她最痛心的，她更想到她長時的淪落。她深切的記得，在她的一個旅行裏，正在一年的春季的時候。這一天黃昏，她站在滿了淡霧的海邊，芊芊碧草，和五色的野花，時時送來清幽的香氣，同伴們都疲倦倚在松柯上，或睡在草地上。她捨不得「夕陽無限好」的美景，只怔怔呆望，看那淺藍而微帶淡紅色的雲天，和海天交接處的一道五彩臥虹，感到自然的超越；但是籠裏的鸚鵡，任他海怎樣闊，天怎樣空，也絕沒有飛翔優游的餘地。她正在悠然神往的時候，忽聽背後有人叫道：「密司文，你一個人在這里不嫌冷寂嗎？」她回頭一看，原來是他——體魄魁梧的張尚德。她連忙笑答道：「這樣清幽的美景，頗足安

慰旅行者的冷寂，所以我竟久看不倦。」她說着話，已見她的同伴向她招手，她便同張尙德一齊向松林深處找她們去了。

過了幾天，她們離開了這碧海之濱來到一個名勝的所在。這時離她們開始旅行的時間差不多一個月了。大家都感到疲倦。這一天晚上，才由火車上下來，她便提議明晨去看最高的瀑布，而同伴們大家只是無力的答道：「我們十分疲倦，無論如何總要休息一天再去。」她聽同伴的話，很覺掃興，只見張尙德道：「密司文，你若高興明天去看瀑布，我可以陪你去。聽說密司楊和密司脫楊也要去，我們四個人先去，過一天若高興，還可以同她們再走一趟。好在美景極不是一看能厭的。」她聽了這話，果然高興極了，便約定次日一早在密司楊那里同去。

這天只有些許黃白色的光，殘月猶自斜掛在天上，她們的旅行隊已經出發了。她背着一個小小的旅行袋，裏頭滿蓄着水果及乾點，此外還有一隻熱水壺。她們起初走在平坦大道上，覺得早晨的微風，猶帶着些寒意。後來路越走越崎嶇，因爲那瀑布是在三千多

丈的高山上。她們從許多雜樹蔓藤裏攀緣而上，走了許多泥濘的山窪，經過許多蜿蜒的流水，差不多將來到高山上，已聽見隆隆的響聲，彷彿萬馬奔騰，又彷彿衆機齊動。她們順着聲音走去，已遠遠望見那最高的瀑布了。那瀑布是從山上一個湖裏倒下來的。那里山勢極陡，所以那瀑布成功一道筆直白色雲梯般的形狀。在瀑布的四圍都是高山，永遠照不見太陽光。她們到了這里，不但火熱的身體，立感清涼，便是久炙的靈燄，也都漸漸熄滅。她煩擾的心，被這清涼的四境，洗滌得纖塵不染。她感覺到人生的有限，和人事的虛僞。她不禁懺悔她昨天和張尙德所說的話。她曾應許他，作他唯一的安慰者，但是她現在覺得自己太藐小了，怎能安慰他呢？同時覺得人類只如登場的傀儡，什麼戀愛，什麼結婚，都只是一幕戲，而且還要犧牲多少的代價，才能換來這一剎的迷戀。「唉，何苦呵！還是拒絕了他吧？況且我五十歲的老母，還要我侍奉她百年呢？等學校裏功課結束後，我就伴着她老人家回到鄉下去，種些桑麻和稻麥，喫穿不愁了。閒暇的時候，看看牧童放牛，聽聽蛙兒低唱，天然美趣，不強似……」她正想到這里，忽見張尙德由山後轉過道：「密司文來看此

地的風景才更有趣呢？」她果隨着他轉過山後去，只見一帶青山隱隱，碧水蕩漾，固然比那足以洗蕩塵霧的瀑布不同。一個好像幽靜的處女，一個卻似蓋世的英雄。在那里有一塊很平整的山石，她和他便坐在那里休息。在這靜默的裏頭，張尙德屢次對她含笑的望着，彷彿這絕美的境地，都是爲她和他所特設，但這只是他的夢想，他所認爲安慰者，已在前一點鐘裏被大自然的偉力所剝奪了。當他對她表示滿意的時候，她正將一勺冷水回報他，她說：「密司脫張我希望你別打主意罷，實在的！我絕不能作你終身的伴侶。」唉！她當時實在不曾爲失意者稍稍想像其苦痛呢！……

倩娟想到這里，由不得流下淚來。她舉頭看看這屋子，只覺得冷寞荒涼。思量到自己的前途，也是茫茫無際。那些過去的傷痕每每爆裂，她想到她的朋友曾寫信道：「朋友！你不要執迷吧！不自然的強制着自己的情感，是對自己不住的呵！」但是現在的她已經隨時序並老，還說什麼？

人間事，本如浮雲飛越，無奈冷漠的心田，猶不時爲殘灰餘燼所燃炙。倩娟雖一面看

被世情，而一面仍束縛於環境，無論美麗的春光怎樣含笑向人，也難免惹起她身世之感。這只她對着窗外的春色，想到自身的飄零，一曲幽弦，怎能不向她的朋友細彈呢？她收起所塗亂的殘稿，重新蘸飽禿筆寫信給她的朋友肖菊了。她寫道：——

肖菊吾友：淸洗心霧，久滯靈通，你的近狀如何？想來江南春早，這時桃綻新紅，柳抽嫩綠，大好春光，逸興幽趣，定如所祝。都中氣候，亦漸暖和，青草綿芊，春意欣欣。日昨伴老母到公園——園裏松柏，依然蒼翠似玉，池水碧波，依然因風輕漾。澹月疏星，一切不曾改觀。但是肖菊！往事不堪回首，你的倩娟已隨流光而憔悴了。唉！靜悄悄的園中，一個飄泊者，獨對皎月，悵望雲天，此時的心境，悽楚曷極！想到去年別你的時候正是一堂同業，從此星散的時候，是何等的淒涼？況且我又正臥病宿舍。當你說道：「倩娟，我不能陪你了，」你是無限好意，但是枕痕淚漬至今可驗。我不敢責你忍心，我也明知你自有你的苦衷。當時你兩頰緋紅，滿蓄痛淚，勉強走了。我只緊閉雙目，不忍看。那時我的心，只有絕望……唉！我眞不忍

回憶了呵！

——肖菊！我現在明白了，人生在世，若失了熱情的慰藉，無論海闊天空，也難使鬱結之心消釋，任他山清水秀，也只增對景懷人之感。我現在活着，全是為了這一點不可撲滅的熱情，——使我戀戀於老母和親友，使我不忍離開她們，不然我早隨奔馳的時序俱逝了！又豈能支持到今日？但是不可捉摸的熱情，究竟何所依憑？我的身世又是如何飄零，——老母一旦設有不諱，這飄零的我，又將何以自遣？吾友！試閉目凝想在一個空曠的原野，有一隻失了憑依的小羊，——只有一隻孤另另的小羊，當黃昏來到世界上，四面崖下蒼茫的暮子來，那小羊將如何的徬徨？她斷聲的哀鳴，如何的悲切。呵，肖菊！記得我們同遊蘇州，在張公祠的茅草亭上，那時你還在我的跟前，但當我們聽了那虎丘坡上小羊，嗚咽似的哀鳴，猶覺慘怛無限。現在你離我遼遠，一切的人都離我遼遠，我就是那哀鳴的小羊了，誰來安慰我呢？這黑暗的前途，又叫我如何邁步呢？

可笑，我有時想超脫現世，我想出世，我想到四無人跡的空山絕巖中過一種與世絕

隔的生活——但是老母將如何？並且我也有時覺得我這思想是錯的，而我又不能制住此想。唉！——菊呵！我只是被造物播弄的敗將，我只是感情轅下的殘卒，……近來心境更覺煩惱，窗前的玫瑰發了新芽，几上的臘梅殘枝，猶自插在瓶裏。流光不住的催人向老死的路上去，花開花謝，在在都足撩人愁恨！

我曾讀古人的詩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可憐的人類，原是感情的動物啊！

倩娟正寫着，忽聽一陣簫聲，隨着溫和的春風，搖曳空中，彷彿空谷中的潺潺細流，經過沙磧般的幽咽而沈鬱。她放下筆，一看天色已經黃昏，如眉的新月，放出淡淡的清光。新綠的柔柳，迎風嫋娜，那簫聲正從那柳梢所指的一角小樓裏發出。她放下筆，斜倚在沙發上，領略簫聲的美妙。忽聽簫聲以外，又夾着一種清幽的歌聲，那歌聲和簫韻正節節符和。後來簫聲漸底，歌喉的清越，眞如半空風響又淒切又哀婉。她細細地聽，歌詞隱約可辨，彷彿道：——

春風！春風！
一到生機動，
河邊冰解，山頂雪花融。
草爭綠，花奪紅，
大地春意濃。
只幽閨寂寞，
對景淚溶溶。
問流水飄殘瓣，
何處駐芳蹤！

呵！茫茫大地何處是飄泊者的歸束？正是問流水飄殘瓣，何處駐芳蹤？——倩娟反復細嚼歌辭越覺悲抑不勝。未完的信稿，竟無力再續。只怔怔的倚在沙發上，任那動人的歌聲，將靈田片片的宰割罷，任那無情的歲月步步相逼吧！……

勝利以後

這屋子眞太狹小了，在窗前擺上一張長方式的書桌，已經占去全面積的三分之一了，再放上兩張沙發和小茶儿，實在沒有迴旋的餘地。至於院子呢，也是整齊而狹小的，彷彿一塊豆腐干的形勢，在那里也不曾種些花草，只是劃些四方形的印痕。無論是春之消息，怎樣普遍人間，也絕對聽不見鶯燕的呢喃笑語，因此也免去了許多的煩悶，——杜鵑兒的悲啼和花魂的嘆息，也都聽不見了。住在這屋裏的主人，彷彿是空山絕崖下的老僧，春光秋色，都不來纏攪他們，自然是心目皆空了。但是過路的和風，鶯燕，彷彿可憐他們的冷寞且單調，而有時告訴他們春到了，或者是秋來了。這空谷的足音，其實未免多事呵！

這幾天正臨到春雨連綿，天空終日只是昏黯着，雨滴又不絕的繁響着，住在這里的人，自然更感無聊。當屋主人平智從牀上坐起來的時候，天上的陰雲依舊積得很厚。他看

看四境，覺得十二分的冷寞。他懶懶的打了一個呵欠，又將被角往上拉了拉，又睡上了。他的妻瓊芳，正從後面的屋子裏走了進來，見平智又睡了，便不去驚攪他，只怔怔坐在書案前，將陳舊的新聞紙整了整。恰巧看見一封不曾拆看的信，原是她的朋友沁芝寄來的，她忙忙用翦刀翦開封口念道：——

吾友瓊芳：

人事眞是不可預料呢！我們一別三年，你一切自然和從前不同了。聽說你已經作了母親，你的小寶寶也已經會說話了。呵，瓊芳！這是多麼滑稽的事。當年我看見你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天眞未鑿的孩子。現在呢！一切事情都改觀了，不但你如此，便是我對於往事，也有不堪回首之嘆！我現在將告訴你，我別你後一切的經過了：當我離開北京時，所給你最後的信，總以爲沁芝從此海國天涯，飄泊以終——若果如此，瓊芳或不免爲失意人嘆命運不濟，每當風淸月白之夜，在你的浮沈觀念中也許要激起心浪萬丈，隕幾滴懷念飄零

人的傷心淚呢！——但事實這樣，在人間的歷程，我總算得了勝利。自與吾友別後，本定在暑假以後，到新大陸求學。然而事緣不巧，當我與紹青要走的消息傳出後，不意被他的父親偵知，不忍我們因婚姻未解決的緣故，含愁而去，必待婚後始准作飄洋計。那時沁芝的心情如何？若論到我飄泊的身世，能有個結束，自然無不樂從，但想到婚後的種種犧牲，又不能不使我為之躊躇不絕！不過瓊芳，我終竟為感情所戰勝，我們便在去年春天——梅吐清芬，水仙挹露時，在愛神前膜拜了——而且雙雙膜拜了！當我們蜜月旅行中，我們曾到你我昔日遊賞的海濱，在那裏曾見幾楹小屋，滿鋪着梨花碎瓣，襯着殷紅色的牆磚十分鮮豔。屋外的窗子，正對着白浪滾滾的海面。我們坐在海邊崖石上，只悄對默視，忽悲忽喜。瓊芳！這種悲喜不定的心情，我實在難以形容。總之想到當初我同紹青結婚，所經過的愁苦艱辛，而有今日的勝利，自然足以驕人，但同時迴味前塵，也不免五內淒楚。無如醉夢似的人生，當時我們更在醉夢深酣處，剎那間的迷戀，真覺天地含笑，山川皆有喜色了！

我們在蜜月期中，只如醉鬼之在醉鄉，萬事都不足動我們的心，只有一味的深戀，唯

顧眼前的行樂，從來不曾再往以後的事想一想。湊巧那時又正是春光明媚，風兒溫㜲的吹着，花兒含笑的開着，蝶兒蜂兒都欣欣然的飛舞着。當我們在屋子裏厮守得膩了，便雙雙到僻靜的馬路上散步。在我們房子附近有一所外國人的墳園，那裏面常常是幽靜的，並且有些多情的人們，又不時在那超越的幽靈的墓上，插供上許多鮮花，也有與朝陽爭豔的玫瑰，也有與白雪比潔的海棠，至於淡黃色的茶花和月季也常常滲雜在一起，而最聖潔的天使，她們固然是凝視天容，彷彿為死者祝福，而我們坐在那天使們潔如水晶的足下，她們往往也為我們祝福呢。這種很美很幽的境地，常常調劑我們太熱鬧的生活。我們互倚着坐在那里，無論細談曲衷，或低唱戀歌，除了偶然光顧的春哥兒竊聽了去，或者藏在白石墳後的幽靈含笑的偷看外，再沒有人來擾亂我們了！

不知不覺把好景銷磨了許多，這種神祕的熱烈的愛，漸感到平淡了。況且事實的限人，也不能常此消遙自在。紹青的工作又開始了，他每早八點出外總要到下午四五點鐘纔回來。這時靜悄悄的深院，只留下我一個人，如環般的思想輪子，早又開始轉動了。想到

以往的種種，又想到目前的一切，人生的大問題結婚算是解決了，但人決不是如此單純，除了這個大問題，更有其他的大問題呢！……其實料理家務也是一件事，且是結婚後的女子唯一的責任，照歷來人的說法自然是如此。但是沁芝實在不甘心就是如此了結，只要想到女子不僅爲整理家務而生，便不免要想到以後應當怎麼作？固然哪！這時候我還在某學校擔任一些功課，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並且更有餘暇的時候還可以讀書，因此我不安定的心神得以暫時安定了。

不久早到了梅雨的天氣，天空裏終日含愁凝淚，雨聲時起時歇。四圍的空氣，異常沈悶，免不得又惹起了無聊和煩惱之感。下午肯玉冒雨來談，她說到組織家庭以後的生活，很覺得黯淡。她說：「結婚的意趣，不過平平如是。」我看了她這種頹唐的神氣，一再細思量，也覺得沒意思，但當時還能鼓勇的勸慰她道：「我們儘非太上，結婚亦猶人情，既已作到這里，也只得強自振作。其實因事業的成就而獨身，固然是哄動一時，但精神的單調和乾枯，也未嘗不足滋苦，況且天下事只在有心人去作，便是結婚後也未嘗不可有所作爲，

只要不貪目前逸樂，不作衣架飯囊，便足以自慰了，又何必爲了不可捉摸的虛譽浮榮而自苦呢。」肖玉經我一番的解釋，仍然不能祛愁。後來她又說道：「你的意志要比我堅強得多，我現在已經萎靡不振，也只好隨他去……將來小孩子出世，牽掛更多了，還談得到社會事業嗎？」唉！瓊芳！你看了這一段話作何感想？

老實說來，這種回顧前塵，厭煩現在，和恐懼將來的心理，又何止肖玉如此。便是沁芝總算一切比較看得開了，而實在如何？當時作孩子時的夢想那不必去說牠，就說才出學校時我的抱負又是怎樣？什麼爲人類而犧牲咧，種種的大願望而今仍就只是願望罷了！每逢看見歷史上的偉大者，曾經因爲極虔誠的膜拜而流淚。記得春天時印度的大詩人來到中國，我曾瞻仰過他的丰采，他那光亮靜默的眼神，好像包羅盡宇宙萬象，那如淨水般的思想和意與，能抉示人們以至大至潔的人性。當我靜聽他的妙論時，竟至流淚了！我爲崇拜他而流淚，我更爲自慚藐小而流淚！

上星期接到宗的來信，她知道我心緒的不寧，曾勸我不必爲世俗之毀譽而動心。我

得到她的信，實在覺得她比我們的意興都強，你說是不是？

最奇怪的，我近來對於處女時的幽趣十分留戀。瓊芳！你應當還記得，那青而微帶焦黃的秋草遍地的秋天，在一個絕早的秋晨，那時候約略只有六點鐘，天上雖然已射出陽光，但涼風拂面，已深含秋氣。我同你鼓着興，往公園那條路去。到園裏時，正聽見一陣風掃殘葉的刷刷聲，鳥兒已從夢裏驚醒，對着朝旭，用尖利的小嘴，剔牠們零亂的毛羽，鵲兒約着同伴向四外去覓食。那時園裏只有我們，還有的便是打掃甬路的夫役，和店鋪的伙計，在整理桌椅和一切的器皿。我們來到假山石旁，你找了一塊很潔白的石頭坐下，我只斜臥在你旁邊的青草地上。你曾笑我狂放，但是這詩情畫意的生活，今後只有在夢魂中彷彿到罷了。狂放的我也只有在你印象中偶一現露罷了！

曾記得前天夜裏，紹青赴友人的約。我獨處冷寞的幽齋裏，而天上卻有好月色，光華皎潔。我擰滅了燈坐在對窗的沙發上，只見雪白的窗幕上，花影參橫，由不得走到窗前細看，原來院子裏小山石上的瘦勁黃花，已經盛開，白石地上滿射銀光，仰望天空，星疏光靜，

隔牆柳梢，迎風搖曳，瀉影地上，又彷彿銀浪起伏。我賞玩了半晌，忽然想到數年前的一個春天，和你同宗旅行東洋的時候。在一天夜裏，正是由坐船到廣島去的那天晚上，我們黃昏時上的船，上船不久，就看見很圓滿的月球，從海天相接的地方，冉冉上升，升到中天時，清光璀璨，照着冷碧的海水，宜覺清雋逼人。星輝點點，和岸上的電燈，爭映海面，每逢浪動波湧，便見金花千萬，燗爍海上。十點鐘以後，同船的人，都已睡了，四境只有潺湲的流水聲，時敲船舷，一種冷幽之境，如將我們從攪擾的塵寰中，提到玄祕冷漠的孤島上。那時我們憑欄無言，默然對月，將一切都託付雲天碧海了。直到船要啓椗，才回到房艙裏去。而一念到當時意興，出塵灑脫，誰想到回來以後，依然碌碌困人，束縛轉深。唉！瓊芳！月兒年年如是，人事變遷靡定，當夜悵觸往事，淒楚如何？

瓊芳！我唯留戀往事過深，益覺眼前之局，味同嚼蠟。這勝利後的情形何堪深說——數月來的生趣，依然是強自爲歡。人們罵我怪僻，我唯有低頭默認而已！

今年五月的時候，文琪從她的家鄉來。我們見面，只是彼此互相默視，彷彿千言萬語，

都不足訴別後的心曲，只有眸子一雙，可抉示心頭的幽祕。文琪自然可以自傲，她到現在，還是保持她處女的生活。她對於我們彷彿有些異樣，但是瓊芳！你知道人間的蟲子，終久躲不過人間的桎梏呢？我想你也必很願意知道她的近狀吧？

文琪和我們別後，她不是隨着她的父親回到故鄉嗎？起初她頗清閒，她家住在四面環水的村子裏，不但早晚的天然美景，足以洗滌心頭塵霧，並且她又買了許多佛經，每天研經伴母，教導弟妹，眞有超然世外之趣。誰知過了半年，鄉裏的人，漸漸傳說她的學識很好，一定要請她到城裏，擔任第一女小學的校長。她以衆人的強逼，只得拋了她逍遙自在的靈的生活，而變爲機械的忙碌的生活了。她前一個月曾有信給我說：——

沁芝：意外書至，喜有空谷足音之慨。所寄詩章，反復讀之，舊情并感，又是一番悵惘。琪近少所作，有時興動，只爲小學生編些童歌耳。蓋時間限人，瑣事復繁，同僚中又無足道者。此種狀況，祇有忙人自解。甚矣不自然之工作逼人，尚何術計及自修，較吾友之閉戶讀書，誠不可同日語也。憾何如之！……

瓊芳你只要看了她這一段話，應該能回憶到當初我們在北京那種忙碌的印象了，不過有時因了忙，可以減去多少無聊的感喟呢！

這些話還沒有述說盡文琪最近的狀況呢。你知道紹青的朋友常君嗎？這個人確是一個很有學識而熱誠的人，他今約略三十多歲吧——並沒有鬍鬚，面貌很平善，態度也極雍容大方，不過他還不曾結婚——這話說出來，你一定很以為奇。中國本是早婚主義的國家，那有三十幾歲的人不曾結婚？這話果然不錯，這常君在二十歲上已經結過婚了，不過他的妻已不幸前三四年死了，他不曾續弦罷了。他同紹青很好，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有一次文琪寄給我一張照片，恰巧被常君看見，我們不知不覺間便談到文琪的生平和學識，常君聽了很贊許她，便要求我們介紹和文琪作朋友。當時我想了想，這到是一件很好的事，因立刻寫信給文琪。不過你應知道文琪絕不是一個很痛快的人，並且她又是一向服從家庭的，這事的能成與否，我們不過試作而已。後來我們託人向他父親說明，不想她父親到很贊許這位常君，文琪方面自然容易為力了。後來文琪又帶了她的學生，到我

們那里參觀教育，又得與常君會面的機會。常君本是一個博學善詞的學者，文琪也是個心高氣傲的女子，他們兩星期中的接觸，兩方漸漸了解，不過文琪的態度仍是躊躇不絕，其最大的原因說來慚愧，恐怕還是因為我們呢！前幾天她有一封信來說：——

沁芝！音問久疏，不太隔絕嗎？你最後的信，久已放在我信債箱裏，想寫終未寫，實因事忙，而且思想又太單調了。你為什麼也默爾無聲呢？我知道你們進了家庭，自有一番瑣事煩人。肖玉來信說：「想起從前校中情境，不想有現在，真是增無窮之感，覺得人生太平淡了，但是新得一句話說：「搖搖籃的手搖動天下，」謹以移贈你們吧！

夏間在南京開教育會，幾位朋友會談起：「現在我國的女子教育，是大失敗了。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一旦身入家庭，既不善管理家庭瑣事，又無力兼顧社會事業，這班人簡直是高等遊民。」你以為這話怎樣？女子進了家庭，不作社會事業，究竟有沒有受高等教育的必要？——興筆所及，不覺寫下許多。你或者不願看這些乾燥無味的話，但已寫了，姑且寄給你吧！也何妨研究研究？我很願聽你們進了家庭的報告！

還有一句話，我定要報告你和肯玉等，就是我們從前的同級級友，都預料我們的結局不過爾爾——我們豈甘心認承？我想我們豪氣猶存，還是向前努力吧。我們應怎樣圖進取？怎樣預定我們的前途呢？我甚望你有以告我，並有以指導我呵！

瓊芳！我看她的這些話，不是對我們發生極大的懷疑嗎？其實也難怪她，便是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懷疑自己此後的結局呢？但是我覺得女子入了家庭，對於社會事業，固然有多少阻礙，然而不是絕對沒有顧及社會事業的可能。現在我們所愁的，卻不是家庭放不開，而是社會沒有事業可作。按中國現在的情形，剝削小百姓脂膏的官僚，自不足道，便是神聖的教育事業，也何嘗不是江河日下之勢？在今日的教育制度下，我懷疑教育能教好學生，我更懷疑教育事業的神聖，不用說別的齷齪的情形，便把留聲機般的教員說說，簡直是對不起學生和自己呵！

我記得當我在北京當教員的時候，有一天替學生上課回來，坐在教員休息室裏，忽然一陣良心發現，臉上立時火般發起熱來，說不出心頭萬分的羞慚。我覺得我實在是天

下第一個罪人，我不應當欺騙這些天眞的孩子們，並欺騙我自己，——當我擺起「像煞有介事」的面孔，教導孩子們的時候，我眞不明白我比他們多知道些什麼？——或者只有奸詐和巧飾的手段比他們高些能？他們心裏煩悶立刻哭出來，而成人們或者要對他們說：哭是難爲情的，在人面前應當裝出笑臉。唉！不自然的人生，還有什麼可說！這種摧殘人性的教育有什麼可作，而且作教育事業的人，又有幾個感覺到教育是神聖的事業？他們只抱定一本講義，混一點鐘，拏一點鐘的錢，便算是天事已了。唉！我覺得女子與其和男子們爭這碗不乾淨的教育飯喫，還不如安安靜靜在家裏，把家庭的事務料理淸楚，因此受些男子供給的報酬，到是無愧於良心的呢！

至於除了教育以外，可作的事業更少了，——簡直說吧，現在的中國，一切都是提不起來，用不着說女子沒事作，那閒着的男子——也曾受過高等教育的，還不知有多少呢？這其中固然有許多生成懶惰，但是要想作而無可作的分子居多吧？

瓊！芳！你不知我們學校因爲要換校長，運動謀得此缺的人不知有多少，那裏面傾軋

的詳情若說出來，眞要丟盡教育界的臉！唉！社會如此，不從根本想法，是永無光明時候的！

可是無論如何，文琪這封信，實在是鼓勵我們不少。老實說，中國的家庭，實在足以消磨人們的志氣。我覺得自入家庭以後，從前的朋友日漸稀少，目下所來往的不是些應酬的朋友，便是些不相干的親戚，不是勉強拉扯些應酬話，口不應心的來敷衍，便是打打牌，看看戲。什麼高深學理的談論不必說，便是一個言志談心的朋友也得不到，而家庭間又免不了多少零碎的瑣事，每天睜開眼，就深深陷入人世間的牢籠裏，便是潛心讀書已經不容易，更說不上什麼活動了。唉！瓊芳！人們眞是愚得可憐，當沒有結婚的時候，便夢想着結婚以後的圓滿生活，其實塡不平的大地，何處沒有缺憾！

說到這里，我又想起冷岫來了。你大約還記得她那種活潑的性情，和瀟灑的態度吧！但是而今怎樣，她比較我們更可憐呢！她實在是人間的第一失敗者。當她和我們同堂受業時，那種冷靜的目空一切的態度，誰想得到，同輩中只有她陷溺最深。她往往說世界是一大試驗場，從不肯輕易相信人。她對於戀愛的途徑，更是觀望不前，而結果她終爲希冀

最後的勝利，放膽邁進試驗場中了！雖然當前有許多尖利的荊棘，足以刺取她脚心的血，她也不爲此躑躅。當她和少年文仲締交之初，誰也想不到他和她就會發生戀愛；因爲文仲已經娶了妻子，而冷岫又是自視極高的心性。終爲了愛神的使命，她們竟結合了。她們結婚後，便回到他的故鄉去，文仲以前的妻子也在那里。當文仲和冷岫結婚時，也曾徵求過他以前妻子的同意，在表面，大家自然都是很和氣的笑容相接，可是據冷岫給我的信，說自從她回家後，心神完全變了狀態，每每覺得心靈深處藏着不可言說的缺憾。每當夜的神降臨時，她往往背人深思，她總覺得愛情的完滿，實在不能容第三者於其間——縱使這第三者只是一個形式，這愛情也有了缺陷了！因此她活潑的心性，日趨於沈抑。我記得她有幾句最痛心的話道：「我曾用一雙最鋒利的眼，去估定人間的價值，但也正如悲觀或厭世的哲學家，分明認定世界是苦海，一切都是有限的，空無所有的，而偏不能脫離現世的牢縛。在我自己生活的歷史上，找不到異乎常人之點。我也曾被戀神的誘惑而流淚，我也曾爲知識的利劍戳傷脆弱的靈府。我彷彿是一隻弱小的綿羊，曾抱極大的願望，

來到無數的羊羣裏，選擇最適當的伴侶。在我想像中的圓滿，正如秋日的晴空，不着一絲浮雲，所有的，只是一片融淨的合體，又彷彿深秋裏的霜菊，深細的幽香，只許高人評賞，不容蜂蝶窺探。」

這些希望，當然是容易得到，但是不幸的冷䶊，雖然開闢了荒蕪的園地，撒上玫瑰的種子，而未曾去根的荊棘，兀自乘機蓬勃。秋日的晴空，終被不情的浮雲所遮蔽，她心頭的靈焰，幾被淒風冷雨所撲滅。當她含愁默坐，悄對半明半滅的孤燈，她的襟懷如何？又怎怪她每每作鶴唳長空，猿啼深谷的哀音？今年三月間，她曾寄給我一首新歌，我看了直難受幾天，她的原稿不幸被我失掉了，但尙隱約記得，像是道：——

漏沈沈兮風淒，
星隕淚兮雲泣，
悄挑燈以兀坐兮，
神傷何極！

念天地之殘缺兮，
塡恨海而無計！
感君懷之彌苦兮？
絕癡愛而終迷！
悲乎！悲乎！
何澈悟之不深兮，
乃躑躅於歧途，
愧西哲之爲言兮，
不完全勿寧無！

瓊芳！你讀了這哀楚的心頭之音，你將作何感想？我覺得不但要爲不幸的冷岫，擲一把同情淚，在現在這種過渡的時代中，又何止一個冷岫。冷岫因得不到無缺憾的愛情，已經感喟到這種田地，那徒餐虛名而一點愛情得不到如文仲的以前的妻子，她們的可憐和淒楚還堪設想嗎？

唉！瓊芳我往常每說冷岫是深山的自由鳥，為了情愛陷溺於人間愁海裏，這也是她奮鬪所得的勝利以後呵！——只贏得滿懷淒楚，壯志雄心，都為此消磨殆盡呵！說到這裏，由不得我不嘆息，現在中國的女子實在太可憐了！

前天肖玉的女兒彌月，我到她那里，看見那孩子正睡在她的膝上。肖玉見了我忽然眼圈紅着，對我說道：「還是獨身主義好，我們都走錯了路！」唉！這話何等傷痛？我們眞正都是傻子。當我們和家庭奮鬪，一定要為愛情犧牲一切的時候，是何等氣概？而今總算都得了勝利，而勝利以後原來依舊是苦的多樂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頭一打消，人生還有什麼趣味？從前以為只要得一個有愛情的伴侶，便可以廢我們理想的生活。現在嘗試的結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實的支配，超越人間的樂趣，只有在星月皎潔的深夜，偶爾與花魂相聚，覺得自身已徜徉四空，優游於天地之間。至於海闊天空的仙島，和瓊芳琪花的美景，只有長待大限到來，方有駐足之望呵！瓊芳！長日悠悠，我實無以自慰自遣，幽齋冥想，身心都感飄泊。本打算明年春天與紹青同遊意大利，將天然美

景，醫我沈疴，而又苦於經濟限人，終恐只有畫餅充飢呵！

感謝瓊芳！以閉門著述振我頹唐。我何嘗不想如此，無奈年來浸濡於人間，志趣不知何時已消磨盡淨，便有所述作，也都是敷衍文字，安能取心頭的靈汁灌漑那乾枯的荒園，使牠異花開放，仙葩吐露呢？瓊芳，你能預想我的結果嗎？

沁芝。

瓊芳看完沁芝的來信，覺得心頭如梗。她向四圍看看她自己的環境，什麼自然的美趣，理想的生活，都只是空中樓閣。她不覺嘆道：「勝利以後只是如此呵！」這話不提防被已經睡醒的平智聽見了，便問道：「你說什麼？」瓊芳不願使他知道心頭的隱祕，因笑說道：「時候已經不早，還不起來嗎？」平智嬾嬾的答道：「有什麼可作，起來也是無聊呵！」瓊芳忍不住嘆道：「作人就只是無聊！」「對了，作人就只是無聊！」這不和諧的話從此截住，只有彼此微微振動的心弦，互相應和罷了！

秦教授的失敗

凝墨般的天容，罩住了大地上的一切，六角結晶的白色雪花，在院子裏紛紛飄舞。坐在長方式書桌旁的少年，向他的同伴說：「佐之！明天的演講會怎樣？」

佐之——一個細高身材的少年，放下手裏的筆，伸了伸腰，拾起煙盤裏半截的煙頭，吸了兩口，慢慢站了起來道：「待我看看天色。」他走到窗前，把白紗窗幔掀開，望見天空陰霾四佈，西北方的烏雲，一朵朵湧上來，因向那少年道：「平智！看這天色，恐怕一時是不能晴呢？……你知道明天講演是什麼題目？」

佐之從左邊小衣袋裏，摸出一張的通告來，看了看道：「『未來的新中國』很新鮮的題目呵！」平智含笑接着說：「我想無論甚麼天氣，都要去聽聽才好。」

「是的！我也這麼打算。聽說這位授教，從國外歸來不久，學問很着實呢！」

「其實怎麼樣誰能知道呢？……且等聽完明天的演講再說吧！」

雪花直飛落了一夜，早晨又起了西北風。佐之和平智鼓着勇氣從溫暖的被窩裏坐了起來，頓覺得一陣寒氣撲到臉上，但時候已經很遲了。他們急忙收拾着，奔講演的地方去。

會場設在一個大學校的禮堂裏。他們進去時，已經看見幾個大學生先在那里了。他們靠近火爐坐下，又見許多學生，都呵着冷氣，縮着脖頸絡續地進來。

「今天是誰講演？」一個臉上有麻子的大學生，問站在講壇旁邊的速記生道。

「你不知道嗎？……就是最熱心改革中國腐敗家庭的秦元素教授呵！」

他很起勁的回答，並且又接着說：「可惜今天天氣太壞了，又是風又是雪，聽講的人，一定要減少許多呢！」他說着，一枝禿頭的鉛筆，已被他削得很尖了。他把筆放在速記桌上，很興奮的坐在那張黃色漆的椅子上，側轉身體，含笑望着從門外進來的聽衆。

忽然鐺，鐺，鐺，壁上的鐘接連響了九下，聽衆嘈雜的講笑立刻靜止了，背後很均齊的

脚步聲向前來了。聽衆囘轉頭去，看見大學的校長，陪着一位穿西服的青年，向講壇這邊走，大家便不約而同的鼓起掌來。那秦教授微笑着點了點頭，便坐在旁邊的椅子上。

一陣鼓掌聲，那位大學校長，摸着他下顎的短鬚，上了講臺向聽衆介紹了一番；然後秦教授才開始他的演說：

「……未來的新中國，絕不是祖父和父親的所有品，當然不是他們的責任，老中國的潰爛，從許多祖父父親的身上發見了：他們要吸鴉片煙，要討小老婆，要玩視女人，更要得不正當的財帛。……」

「拍！拍！拍！」聽衆的掌聲雷動。秦教授臉上露出悲涼激昂的神色，正預備更痛切的講下去；忽聽後而一片怒詈的聲音，隱約道：「混賬的畜生，連你老子都有不是了！眞正豈有此理！」聽衆都驚駭的站了起來，「噓噓」的聲音，和騷擾的鼓掌譁笑聲，頓時亂了會場的秩序。

秦教授臉上現着沮喪的顏色，但仍極力鎮定着，接着講下去，而一朶疑雲橫梗在聽

衆的心裏，有的竊竊私議，有的仰頭凝想。秦教授勉強敷衍完了，帶着很抱歉的神色下了講壇，聽衆也都一鬨而散。

秦教授回到公寓裏獨自背着手，在屋裏踱來踱去，覺得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或者將有一天，被這重擔壓死。……但是世界上的事大都如此，也愁不了許多。……他想到這裏，便在書架上，拏下幾本書來，預備明天上課時的參考。他正轉身坐下的時候，忽聽見門口有人敲門。他高聲問道：「那一位請進來吓？」呀的一聲門開了，走進兩個少年人來。秦教授讓他們坐下，細看這兩個人面貌很熟，大約總是本校的學生，不過姓名卻忘記了。這時坐在上首椅子上，高身材的少年，對他同來的那一個少年道：「平智，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問題講出來，請秦教授的指教吧？」秦教授聽如此說，陡然想起那少年是汪平智，因問道：「汪君，有什麼問題嗎？」

「是的！……我們今天聽了先生的講演，使我們感動極深，覺得新中國的產生，眞彷彿在荊棘叢中，尋找美麗芳馨的花朵，實在困難得很……談到中國家庭的腐敗眞覺得

傷心，尤其身受這種苦楚的人。……」

秦教授聽到這里，沈默的神情忽然變了，很注意的道：「哦！你的家庭也是如此嗎？」

汪平智嘆了一聲，指着坐在他旁邊的同伴道：「夏佐之君常到舍下，一切情形都很清楚的。我父親不只抽鴉片煙，而且娶小老婆，包攬地方訟訴的事情，不應得的財帛，不知得多少……記得有一次我正坐在家裏發悶，忽見我父親笑容滿面的走了進來——這種笑容，眞彷彿是陰霾裏的一線陽光，不是輕易看得見的。當時我們都覺得這笑的奇怪；因問他從那里來，他立時板起面孔，很得意的對我們弟兄說道：『你們來！我告訴你們，在外頭作事，要得便宜，不能沒有技巧……最要緊是隨機應變，像你們那種直腸向人，怎麼能不喫虧？我告訴你們現在的世界老實人是沒飯喫的。你們看田廳長，能有現在的闊氣，不是全憑他善於迎合上司的心意嗎？前天他託我替他買了兩千塊錢的大土，送給他的上司，聽說目下就要派他兼辦某製造局的總辦呢！眼看着步步青雲，那一個人不羨慕和奉承他呢！你們若不懂得這些大道理，只好潦倒一生了！……』當時我們聽完這些話，雖

不敢回答什麼；但我心裏眞是又慚愧，又難受，心想作父親的如此教訓兒子，國家安有健全的國民？我們幸而一向都在學校裏，一靈未泯，不然我們的前途還有可說的嗎？我幾次想起來反抗，但因爲他是我的父親，終隱忍到今日，而今日聽了教授的講演，堅定了我反抗的決心，不過應用何種方法呢？……」

秦教授這時沈沈的默想着，正要回答汪平智的話，忽然聽差拏進一封快信來，便忙着打了圖章，拆開信看。汪平智和夏佐之見他有事便辭了出來。秦教授站了起來說：「對不住呵！我現在沒有工夫答覆，請改日再來談罷！」

他們走後，秦教授看完信，沒精打彩的坐在躺椅上。約過了五分鐘，他將桌上的叫人鈴按了兩下，一個肥胖圓臉的校役走進來問道：「秦先生！您叫嗎？」

秦教授因指着桌底下的一個皮包說：「你把這皮包裏的書放在書架上；把我隨穿的衣服放在裏頭，我明天要乘七點鐘的早車到天津去。」

正在這個時候，秦教授的朋友張元生來了。一進門看見地下的皮包，便問道：「又預

備到什麼地方去?……我們籌劃的改造社，要從速進行纔好。我纔從振義那里來，他叫我通知你明天下午一點鐘在他家裏開討論會，……你能到嗎?」

秦教授囁嚅着道：「恐怕明天不能到會，家裏有點要緊的事，勢不能不回去。……那末請你作個代表吧!……」

「你們家裏又發生了什麼事嗎?為什麼這樣不高興呢?」

「沒什麼事，天下那有不了的事，好吧!我們還是談談會裏的事情吧!你已同叔文接頭過嗎?我想具體的辦法，不外定期出雜誌，和講演，總是以改換空氣為第一步。」

「哦!你今天講演着來嗎?為什麼沒通知我?」元生陡然這麼問着。

「講過了：因為是臨時決定的，所以沒來得及通知你，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還聽見別的話嗎?」秦教授這時面色微微有些慘沮似的，只低着頭，待元生的答覆。

「這消息是從叔文那里來的，並且他還告訴我，當你講的中間，後面有一個人發神經病，攪亂了會場的秩序。你很不高興……那個人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不曾看清楚，因為當時聽衆都站了起來，所以把那個遮住了。」

「世界上只有犯神經病的人，是無法制他呢！」

下午的斜陽餘暉，正射在一座樓角上。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站在窗戶前面，追風搖擺的柳梢，正拂在他的肩上。他向天空凝望了些時，便回頭對他身旁站着的一個中年婦人道：「成兒的婚事，我已替他打算了。他已到了成家的年齡——況且女家那邊也屢次來信催促，還是快點辦了吧！……我已寫信喊他回來，大約明天上午可以到家……這孩子近來漸漸不服我調度。他在外面什麼演說啦，開會啦，鬧得十分熱鬧，說不定將來還要鬧到我的頭上——現在一般年輕的人，動不動就要鬧家庭革命，他又到外國，染了些洋氣。」說到這里，不住搖着頭嘆氣。那中年婦哼了一聲道：「我看成兒到是好的，只恨你這作父親的沒好模樣，就是家庭革命，也算報應呢！」

那個中年男子，立刻沈下臉來，擊着桌子怒狠狠的道：「我有什麼沒道理？我曉得你

們的心，你們別作夢吧！」

「哼！也不曉得誰作夢呢？你自己作的事情，那一件是對得起人的！總算我老子娘沒眼睛，把我嫁給你這個騙子。你娶姨娘，就不對了，又把人家好好的女兒騙了來，說你的老婆死了，虧你說得出來。我到你們家，須不曾虧你一絲半毫。我老子娘留給我的房子和銀錢，不是我說句狂話，便坐着喫用一輩子也夠了。你想盡法子騙了我的去，又娶兩三個小老婆。哼！世界上就是你們男人是王，我們作女人的應當永沈地獄；對不對？」這婦人說罷，便放聲痛哭了。這男子只是冷笑着，悄悄走到裏間屋裏去，打開煙燈，嗚嗚的過他的煙癮。別人的悲苦，絕不能感動他冷酷利己的心腸呢！

秦教授昨夜和元生分別後，竟夜轉側，不曾好睡。第二天早晨就乘火車回天津。當他纔進家門的時候，看見他的娘兩眼紅腫，因悄問女用人道：「太太又和誰嘔氣了？」那女用人輕輕的道：「太太和老爺，昨天晚上吵了一晚上的嘴，太太氣得飯都不曾喫，……這

會子還在傷心呢？」

秦教授聽了，不覺一陣心酸，含淚見過他的母親，便到他父親的書房去。只見他父親正伏在桌上，不知寫什麼呢。見他進來，冷冷的道：「你回來了，坐下吧！」秦教授便坐在下邊的椅子上。正待開口，忽聽見他父親很沈重的聲音道：「成兒，作父親的人煞不容易呢！把你們從小培養到大學校畢業了，又要想替着你們成家。你們不但不知道作父親的辛苦艱難，動不動就鬧什麼家庭革命！」說着自己覺得傷心，竟落下淚來。

秦教授也不覺嘆了一口氣道：「父親的恩惠，我們自然感激，但是……」底下的話，似乎很難接下去，只默默的望着他的父親。歇了半晌，他父親又說道：「我這次叫你回來，就是爲了你的婚事。我只有幾個條件，你若能照辦，自是不成問題，不然我便一概不管你，從此以後也不必見我的面！……你們現在的青年，思想新，主意新，我是看不慣的！」

秦教授一壁聽他父親說，一壁將那條件拏過來看了一遍，沈吟半晌道：「有幾條都可以照辦，只是合居問題，還要商量；現在父親有兩三個家，若是合居，我們到底住在那一

邊為是莫非一個月換一個地方嗎？」他父親正要說話，只聽他母親道：「成兒，你正經另外住去吧！我們這里已經吵不清了，還要叫你的妻子跟在裏頭受氣。我原是個倒運的了，莫非凡是女人，都要讓她受這種齷齪氣嗎？」

秦教授知道他母親是和父親嘔氣的話，自己不好說什麼，但是眼看着這種的騷擾，眞覺灰心喪志。想到在外國的時候，有一次和朋友們在萊茵河畔，對着滔滔碧水，是何等的志氣雄壯；夢想回國後的努力的成功，又是何等的有望；而今如何？第一次走進家門，便受了不可救治的創痕，現在的潰爛，又日甚一日。唉！一切都失敗了呵！

秦教授越想越悲淒，拏着那條件只是呆呆出神，忽聽他父親道：「怎麼樣呵！」秦教授因道：「除了合居不能以外，還有一條也該商量——」

「哼！我早就知道你未必肯聽我的話，老實和你說吧！是便是，不是我一概不管，沒什麼可商量的。」

「父親不必發怒，如果是可能的，我沒有不奉命的，但這實在困難……」

「是呵！我早告訴過你，我的主張是一絲沒有通融的。是便是，不是我一概不管，別的話不用多說！」——

「父親既這麼專橫，只有任父親不管了！」

「哈！畜生！我怎麼專橫？我告訴你吧！我早就知道你的存心了。你早不當我是父親了，居然跑到講演會裏，罵起我來，什麼娶小老婆，吸大煙，……畜生！你連『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的一句話，都不曾明白，還讀什麼書呵！你給我滾出去，我養活大了你，連一點功勞都沒有！……」

秦教授道：「父親有什麼話只管說，為什麼狠狠的罵人？」

「我罵不得你嗎？畜生！你立刻給我滾出去！」

「我情願死，也不能忍受這種無理的欺辱了！好好的家庭，被你弄得這種樣子，中國的衰弱，還不是因為沒有好家庭嗎？」

「好！好！你居然罵起我來，畜生！我能生你，我也能打死你！」說着直奔到秦教授的面

前。他的母親忙擱在中間，含淚道：「你息息氣罷，鬧得多不像樣？」

「我沒有作錯事情，你不能無故罵我打我，……老實說吧！我現在決不能再忍了！我爲了一個不體面的家庭，使我在社會上失了信用。當我勸人不要喫大煙的時候，爲了你，我不免要心裏慚愧。那些人背後的議論，我只裝不聽見，不過爲了你是我的父親……」

「我不要你這不肖的兒子，你立刻給我離開這里！」

「走就走！這種的家庭，我早就沒有留戀，情願作一個沒有家的遊蕩者，不願在這齷齪的家庭裏受罪？」說完，又回頭對他娘望了望，提起纔提回來的皮包，憤憤的走了。他的母親跟了他出來，拉着秦教授的手流淚道：「成兒你不必氣惱，你父親固然是沒理，但是你這樣走了，我怎麼放心得下！唉！……你今天既和他鬧了這一場，立刻再回來，自然又得嘔氣，你不如暫且在北京躲躲，但你不要自己苦惱，努力作你自己的事業！……」

秦教授看了他母親悽苦的面容，不覺滴下淚來哽咽道：「娘回去罷！自己保重，也不要爲我和父親嘔氣。等一兩個月，我便想法子接你老人家到北京去。……」

秦教授提着皮包，在路上慢慢的走着。只見麗日橫空，照在紅色的洋房上閃閃發光。枯柳乾藤，雖是一葉不着，而一種迎風獨立的勁節，正彷彿他現在的處境。雖然因他父親不仁不義，使他一切夢想的快樂失敗了；而他只有忍耐着，慢慢的忍耐着；彷彿這些枯柳乾藤，謹候陽春之來臨，牠們便可以發榮滋長，以暢其生趣了。……秦教授想到這里，仍怡然自得的回到北京，作他的教授和改造社的事業去了。那潰爛的家庭，他只有消極的放棄了。……

危機

英文教員吳先生正講佛蘭克林的故事，四十多雙點漆般的小眼，都亮晶晶的看着吳先生的臉，只怕不如此，這故事便要逃掉一部份似的。過了半點鐘，這偉人的事實述完了。在他們幼稚缺乏經驗的心裏，便呈出種種的聯想和幻想。

在這班裏有一個學生，名叫張文的，他坐在最後的一張椅上。因爲他在這一班裏，比較是最高，同學們都尊他作張大哥。他平常倒很沈靜，不像這些年紀小的同學貪玩，尤其是這兩天，他更緘默得利害。有時臉上露出憂愁的樣子，大家都不敢理他。只有他最好的朋友尤成常常走到他的座位前面，小聲私語，他們兩人彷彿有什麼機密的事情。有幾個頑皮的孩子，故意悄悄走到他們背後，刺探他們的隱事，但尤成耳朶極靈敏，每一次都被他發覺，始終不曾洩漏過他們的私語。

今天他們聽完吳先生的講述，尤成寫了個紙條給張文，邀他下課後到操場裏說話。這紙條是尤成假裝到後面吐痰，走過張文面前，悄悄放在他桌子上，所以同學們都不曾注意。

不久，鐺！鐺！一陣下堂鈴響了。這些學生有的拿着鐵圈，有的背着書包，彷彿急潮一擁都出了講堂門。教員也跟着他們走了。只有尤成故意慢慢包書包。張文從衣架上拿下大衣來，從容的穿着，等人們都走遠了，張文纔邀着尤成跑到操場去。

尤成把書包放在一塊磚頭上，一蹿身跳上一棵老楊樹的橫杈上騎着，張文倚着樹身站着。他們四面望了見沒有人，尤成低頭對張文說：「那件事你想到法子沒有？」張文搖着頭嘆了一口氣道：「那有法子呵！爹爹天天只把書房門鎖着，不到時候依舊不能出來。」尤成接着道：「可不是呵！我天天就怕回家，看見我爹爹那利害的臉，我就全身不舒服。」

「可恨極了，他們總說我們小孩子，要管得緊，一個零錢也不給我們。天天看人家喫

包子餃子，我們連一個都不能到嘴。我恨透他們了。今天早起我竟悄悄拿了我媽媽兩吊錢。」尤成說着手攀着乾枯的樹枝，身體不住的搖動。張文搖頭道：「你又作糟了，你媽媽的錢，難道沒數嗎？讓她知道，至少要挨一頓打呢？」尤成極興奮道：「不，這錢是我媽打牌贏的，她忘着就睡，放在屜子裏，她說等今天再數，——所以我才敢拿的。」

「其實咱們已到了中學，還這樣受家庭的專制，眞是羞辱極了。唉！我反正是要想法子，和家庭脫離關係？……」

「張文！你這話眞的嗎？我也正這麼想。今天吳先生不講說佛蘭克林小的時候，從家裏逃跑出來，他終究作了大偉人嗎？」尤成說完低頭想了一想，又道：「咱們要想脫離這種專制的家庭，除了逃跑沒有第二個法子。……」

張文繞着樹打轉，好像地球繞太陽般，過了半天他才說：「對了！你的話不錯！……但是我們逃到那裏去呢？……」

「我們向河南一帶去，那裏不是有土匪嗎？咱們投伙去，你看水滸裏的英雄，他們多

快活！咱們入伙之後，練習些打仗的本事，然後咱們邀着他們，一齊出去統一亞洲，把那欺負我們的矮人，一刀一個都殺乾淨；我們就作了一個亞洲的拿破崙，我們也想一個頂美的……」尤成說到這裏頓住了，但他彷彿這些幻想立刻便可成事實，在樹杈上，不住的手舞足蹈，險些兒掉了下來。

這時候不覺已近黃昏了，西邊臥着一條極長的火龍，照得半天都泛出淺紅。老楊樹上，有一個老鴉巢，老鴉都從四方覓食回來，但看見尤成坐在那裏，都不敢飛下來，只繞樹「啞！啞！啞啞」的叫。張文說：「是時候了，我們回去吧。我們各人想法子，弄點錢來，我們就可以走了。」尤成答應着就從樹杈上躥下來，拿着書包，分途回家了。

張文的爹，是前清的舉人，脾氣極怪僻。對於兒子的教育，一味只主張嚴厲。他向來不肯給張文一個銅子的零錢，而對於張文念書，唯恐他有一點閒工夫，所以從學校回來以後，還要在書房裏面坐二三個鐘頭。張文漸漸覺得讀書是可憎惡的工作，只有脚一邁進書房，便像打入囚牢一般悽楚煩悶。他們同級有一個極活潑的同學，年紀很小，但他的功

課比一級的人都好。他常常在星期一早晨，在講堂報告他的同學說：昨天我和父親去看電影，演的是二孤女，或其他的影片。他最喜歡敘說卓別林怎樣走路，他不只說，有時他簡直學給大家看。這時全講堂的嘩笑聲，立刻並作。他的同學都極同情的欣笑着。只有張文和尤成他們永遠沒有夢見過這種機遇。聽見這小同學如此的述說，十分感到不幸；有時偷偷伏在桌上，假裝咳嗽，掩飾他們極傷心的淚痕。

他們早就忍耐不住這種不幸的運命了。但他們終於不知道怎樣纔能逃脫，他們時時留心機會。最後他們受了佛蘭克林的事實的暗示，覺得背着家人脫走，是唯一的出路。

但是第二天尤成和張文依舊按着時候，到學校來。同學們誰也不知道他們的祕密，並且誰也不疑心他們有什麼祕密。這時佛蘭克林的事實，別的孩子，早就和他們書頁，一齊翻過去了；只有張文和尤成時時想念着，並且他們把佛蘭克林的像片，不住的凝注着，揣摩這偉人的神氣，彷彿只要能逃跑，離開家庭，前途便有無限的光明。有時想像到將來

騎到高頭長鬣的馬上，頭上插一根紅色的野雞毛，腰裏橫插着亮晶晶的指揮刀多麼威武呵！

這些幻想，使他們終日沈醉着，只要機會一到，他們立刻開始他們的工作。有一天，尤成對他母親要了兩塊半錢，付學校裏每天一頓午飯的費用。他母親很鄭重替他包好，放在操衣左邊口袋裏，臨上學的時候，再三的囑咐他，一到學校就交給先生，並且收條要收好，晚上回來若是沒有收條，是不依的。尤成唯唯的答應着，不覺仰頭望了望母親的臉，心裏覺得慌急了，不知怎麼才好。只得背着書包，慢慢出了家門。

每天他到學校去，必路過一家書鋪。這一天他走到書鋪門口站住了，向裏一張，見張文正在那裏，假裝看書，見他進來，急忙說：「預備好了嗎？」尤成點點頭，他們便一齊出了書鋪的門往學校去。這時還不到八點，他們把書包打開，把書都放在書桌的屜子裏，拿着書包，依舊又出了學校。同學們有的很驚異，便截住問他們怎麼又出去，他們慌慌張張說：「買東西就來！」

他們出了校門，便到一家燒餅舖裏，買了六十個燒餅，每人用書包包了三十個，就匆匆出了燒餅舖，往西直門去。路上張文便把他偷了母親三塊錢的經過去告訴尤成，他說：「昨天晚上，正好我母親給老媽子工錢，賸了三塊錢，放在她房裏的抽屜中，今早我悄悄拿了出來。她睡的正濃，所以沒有覺到。」他們兩人說着，露出很得意的神氣。他們到了西直門，便僱了兩頭驢子。他們本沒有目的地，只是任着驢子往前跑去。驢夫覺得這兩個孩子眞奇異，屢次問他們到那裏去，他們只說往前走得了，反正，一天給你十五吊錢就完了。驢夫只懷疑着望前走。

他們從早晨起行，現在已經行了許多的時候了，北京城的城垜已經看不見了，已離開有十幾里路的光景。不久他們跑到很僻靜的小路上來，兩個驢夫忽然聚在一起，交頭接耳，不知商量些什麽。尤成最喜歡看兒女英雄傳，這時他陡想起，兒女英雄傳裏有兩個驢夫壞極了，他便招呼張文防備。話還不曾開口，只見那個臉上有麻子的驢夫，來奪張文的包袱。尤成冷不防在驢夫背上踢了一脚，這驢夫踢倒了。他們兩人下了驢，拿着包袱奮

力向前面跑，他們正跑着，前面看見兩個穿黃衣服紅肩章的軍人，把他們攔住，問他們爲什麽跑。他們這時已嚇得神志昏迷，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尤成比較得更膽小，禁不住嗚咽哭了。

那驢夫——不曾受傷的一個，已追及他們了，於是那兩個游緝隊的兵，把他們一起帶進西直門來。

當時那區長問明白他們兩人的來歷，和他們出走的始末，不禁喫驚的笑道：「你們這兩個孩子想得很希奇！你們竟想入強盜的伙嗎？哈！哈！哈！眞希奇咧！」區長說完分頭派人送他們回家。

他們回家後，所受的懲罰，一人挨了一頓打，並且軟禁三天。到第四天，他們家長帶着他們來到學校，把他們逃走的情形，報告了校長，並且請求學校，用方法懲戒他們，以後若再有不到學校的時候，立刻打電話報告他們家裏：防備他們第二次的逃跑。

這個消息傳到學校後，校長十分不安，覺得教育的失敗眞到極點，立刻出了一個佈

告，把所有的學生，都齊集在大禮堂裏，把張文，尤成兩人思想的錯誤點，詳詳細細的講給其餘的學生聽；並且又警戒他們以後誰再有這種舉動，一定要除名的。

這一番的訓戒，在校長以爲是亡羊補牢的計劃，但學生們究竟覺悟沒有，自己還是毫無把握。開完了全體大會以後，校長依舊沒精打彩的思慮着，他想「這件事眞危險呵！幸而他們遇見游緝隊的兵了，不然驢夫追及他們，他們不過十五六歲的孩子，有什麼能力抵抗呢！……呵？因爲講佛蘭克林的事實，這是很平常的教材呵！誰曉得竟弄成這種的結果：……」校長想到這裏，覺得很有開教務會議的必要。

這一天下午，教員預備室裏坐滿了人，校長開始報告尤成和張文逃走的事情。教員們聽了，有的說：「這兩個學生的思想眞奇怪！」有的說：「恐怕是家庭管得太嚴了，逼得他們走這路吧！」

校長對於這些話，似乎不很注意。他躊躇了一會，才對諸位教員說：「學生們思想的正當不正當，我們學校要負相當的責任；因爲我們學校裏，一天到晚，都是和學生的思想

力向前面跑，他們正跑着，前面看見兩個穿黃衣服紅肩章的軍人，把他們攔住，問他們爲什麼跑。他們這時已嚇得神志昏迷，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尤成比較得更膽小，禁不住嗚咽哭了。

那驢夫——不曾受傷的一個，已追及他們了，於是那兩個游緝隊的兵，把他們一起帶進西直門來。

當時那區長問明白他們兩人的來歷，和他們出走的始末，不禁喫驚的笑道：「你們這兩個孩子想得很希奇！你們竟想入強盜的伙嗎？哈！哈！哈！眞希奇咧！」區長說完分頭派人送他們回家。

他們回家後，所受的懲罰，一人挨了一頓打，並且軟禁三天。到第四天，他們家長帶着他們來到學校，把他們逃走的情形，報告了校長，並且請求學校，用方法懲戒他們，以後若再有不到學校的時候，立刻打電話報告他們家裏：防備他們第二次的逃跑。

這個消息傳到學校後，校長十分不安，覺得教育的失敗眞到極點，立刻出了一個佈

告，把所有的學生，都齊集在大禮堂裏，把張文，尤成兩人思想的錯誤點，詳詳細細的講給其餘的學生聽；並且又警戒他們以後誰再有這種舉動，一定要除名的。

這一番的訓戒，在校長以爲是亡羊補牢的計劃，但學生們究竟覺悟沒有，自己還是毫無把握。開完了全體大會以後，校長依舊沒精打彩的思慮着，他想「這件事眞危險呵！幸而他們遇見游緝隊的兵了，不然驢夫追及他們，他們不過十五六歲的孩子，有什麼能力抵抗呢！……呵？因爲講佛蘭克林的事實，這是很平常的教材呵！誰曉得竟弄成這種的結果：……」校長想到這裏，覺得很有開教務會議的必要。

這一天下午，教員預備室裏坐滿了人，校長開始報告尤成和張文逃走的事情。教員們聽了，有的說：「這兩個學生的思想眞奇怪！」有的說「恐怕是家庭管得太嚴了，逼得他們走這路吧！」

校長對於這些話，似乎不很注意。他躊躇了一會，才對諸位教員說：「學生們思想的正當不正當，我們學校要負相當的責任；因爲我們學校裏，一天到晚，都是和學生的思想

光下，桌上放着一部宋人詞鈔，我隨手翻了幾頁，本想於此中找些安慰，或能把想你的念頭忘卻；但是不幸，我一翻便翻出你給我的一封信來，我想擱起牠，然而不能，我始終又從頭把牠讀了。這信是你前一個月寄給我的，大約你已忘了這其中的話。我本不想重複提這些頹喪的話，以惹你的傷心，但是其中有一個使命，是你叫我為你作一篇記述的，原文是：「……我友，汝尚念及可憐陷入此種心情的朋友嗎？你有與，我願你用誠懇的筆墨為傷心人一吐積悃……」朋友！這個使命如何的重大？你所希望我的其實也是我所願意作的。但是朋友，你將叫我怎樣寫法？唉！我終是躑躅，我曾三翻五次，握管沈思，竟至鎮日無話，而隻字不曾落紙。我與你交雖莫逆，但是你的心究竟不是我的心，你的悲傷我雖然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我不敢臆斷你傷感的程度，是否正應我所直覺到的一樣。我每次作稿，描寫某人的悲哀或煩惱，我只是欺人自欺，說某人怎樣的痛哭，無論說得怎樣像，但是被我描寫的某人，是否和我所想像的傷心程度一樣，誰又敢斷定呢？然而那些人只是我借他們來為我象徵之用，是否寫得恰合其當，都無傷於事；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對於

你的囑託，怎好不忠於其事。因此我再三躊躇，不能輕易落筆，便到如今我也不敢爲你作記述。我只能把我所料想你的心情，和你平日的舉動，使我直覺到你的特性，隨便寫些寄給你。你看了之後，你若因之而浮白稱快，我的大功便成了五分。你若讀了之後，竟爲之流淚，而至於痛哭，我的大功便成了九分九。這種辦法，諒你也必贊成？

我記得我認識你的時候，正是我將要離開學校的頭一年春天。你與我同學雖不止一年，可是我對於新來的同學，本來多半只知其名，不識其面，有的識其面又不知其名，我對於你也是如此。我雖然知道新同學中有一個你，而我並不知道，我所看見很活潑的你，便是常在報紙上作纏綿悱惻的詩的你。直到那一年春天，我和同級的瑩如在中央公園裏，柏樹蔭下閒談，恰巧你和你的朋友從荷池旁來，我們只以彼此面熟的緣故，點頭招呼。我們也不曾留你坐下談談，你也不曾和我說什麼，不過那時我覺得你很好，便想認識你，我便問瑩如你叫什麼名字。她告訴我之後，纔狂喜的叫起來道：「原來就是她呵，不像！不像！」瑩如對於我無頭無腦的話，很覺得詫異，她說：「什麼不像不像呵？」我被她一問，自

己也不覺笑起來，我說：「你不知道我的心裏的想頭，怪不得你不懂我的意思了。你常看見報上PM的詩嗎？你就那個詩的本身研究，你應當覺到那詩的作者心情的沈鬱了，但是對她的外表看起來，不是很活潑的嗎？我所以說不像就是這個原故了。」瑩如聽了我的解釋，也禁不住點頭道：「果然有點不像，我想她至少也是怪人了！」朋友！自從那日起，我算認識你了，並且心中常有你的影像。每當無事的時候，便想把你的人格分析分析，終以我們不同級，聚會的時間很少，隔靴搔癢式的分析，總覺無結果，我的心情也漸漸惘了。

過了二年，我在某中學校教書。那中學是個男校，教職員全是男人。我第一天到學校裏，覺得很不自然，坐在預備室裏很覺得無聊，正在神思飛越的時候，忽聽預備室的門呀的一響，我擡頭一看，正是你拏着一把藕合色的綢傘進來了。我這時異常興奮，連忙握着你的手道：「你也來了，好極！好極！你是不是擔任女生的體操。」你也顧不得回答我的話，只管嘻嘻的笑——這情景諒你尚能彷彿？親愛的朋友！我這時心裏的歡樂，眞是難以形容，不但此後有了合作的伴侶，免得孤孤單單一個人坐在女教員預備室裏，而且與你朝

夕相愛，得以分析你的特性，酬了我的心願。

想你還記得那女教員預備室的樣子，那屋子是正方形的，四壁新裱的白粉連紙，映着陽光，都十分明亮。不過屋裏的陳設，異常簡陋，除了一張白木的桌子，和兩三張白木椅子外，還有一個書架，以外便什麼都沒有了。當時我們看了這乾燥的預備室，都感到一種悵惘情緒。過了幾天，我們便替這個預備室起了一個名字，叫作白屋。每逢下課後，我們便在白屋裏雄談闊論起來。不過無論怎樣，彼此總是常常感到苦悶，所以後來我們竟弄得默然無言。我喜歡詩詞，你也愛讀詩詞，便每人各手一卷，在課後流覽以消此無謂的時間。我那時因爲這預備室裏很乾燥，一下了課便想回到家裏去，但是當我享到家庭融洽樂趣的時候，免不得想到棲身學校寄宿舍中，舉目無與言笑的你，因決意去訪你，看你如何消遣。我因僱車到了你所住的地方，只見兩扇欲倒未倒的剝漆黑灰不分明的大柴門，牆頭的瓦七零八落的疊着，門樓上滿長着狗尾巴草，迎風搖擺，似乎代表主人招待我。下車後，我微用力將柴門推了一下，便呀的開了。一個老看門人恰巧從裏面出來，我便問他你

住的屋子，他說：「這外頭院全是男教員的住舍，往東去另有一小門，又是一個院子，便是女教員住的地方了。」我因按他話往東去，進了小門便看見一個院落，院之中間有一座破亭子，亭子的四圍放着些破木頭的假鐵戟，上頭還有紅色的纓子。過了破亭有一株合抱的大槐樹，在枝葉交覆的蔭影下，有三間小小的瓦房，靠左邊一間，窗上掛着淡綠色的紗幔，益襯得四境沈寂。我走到窗下，低聲叫你時，心潮突起，我想着這種冷靜的所在，何異校中白屋。以你青年活潑的少女，鎮日住在這種的環境裏，何異老僧踞石崖而參禪，長此以往，寧不銷鑠了生趣。我一走進屋子裏，看見你突然問道：「你原來住在破廟裏！」你微笑着答道：「不錯！我是住在破廟裏，你覺得怎樣？」我被你這一問，竟不知所答，只是怔怔的四面觀望，只見在小小的門斗上有一張妃紅色紙，寫着梅窩兩字。這時候我彷彿有所發見，我知道素日對你所想像的，至少錯了一半，從此我對你的性格分析，更覺興味濃厚了。

光陰過得很快，不覺開學兩個多月了，天氣已經秋涼。在那曉露未乾的公園草地上，我們靜靜地臥着。你對我說：「我願就這樣過一世，我的靈魂便可常常與浩然之氣，結伴

遨遊。」我聽了你的話，勾起我好作玄思的心，便覺得身飄飄凌雲而直上，頃刻間來到四無人跡的仙島裏，枕藉芳草以爲茵褥，餐美果，飲花露，絕不染絲毫煙火氣。那時你心裏所想的什麼，我雖無從知道，但看你那優然游然的樣子，我感到你已神遊天國了。

我和你相處將及一年，幾次同遊，幾次深談，我總相信你是超然物外的人。我記得多天裏我們彼此坐在白屋裏向火的時候，你曾對我說，你總覺得我是個怪人，你說：「我不曾和你同事的時候，我常常對婉如說，你是放蕩不羈的天馬。但是現在我覺得你志趣銷沈，束縛維深……」我當時聽了你的話，我曾感到刺心的酸楚，因爲我那時正困頓情海裏拔脫不能的時候，聽你說起我從前悲歌慷慨的心情，現在何以如此萎靡呢？

但是朋友！你所懷疑於我的，也正是我所懷疑於你；你不過我覺得你只是被矛盾的心理爭戰而煩悶，我卻不會疑心你有什麼更深的苦楚。直到我將要離開北京的那一天，你會到車站送我，你對我說：「朋友！從此好好的遊戲人間吧！」我知道你又在打趣我，我因

對你說：「一樣的大家都是遊戲人間，你何必特別囑咐我呢！」你聽了我這話，臉色忽然慘淡起來。哽咽着道：「只怕要應了你在或人的悲哀裏的一句話：我想遊戲人間，反被人間遊戲了我！」當時我見我這種情形，我纔知道我從前的推想又錯了。後來我到上海，你寫信給我，常常露着悲苦的調子，但我還不能知道你悲苦到什麼地步；直到上月我接到你一封信說，你從此變成天涯一孤鴻了，我纔想起有一次正是風雨交作的晚上，我在你所住的梅窩坐着，你對我說：「噫！世界上冷酷的人太多了，我很佩服你的卓然自持，現在已得到最後的勝利！我眞沒有你那種膽量和決心，只有自己摧殘自己，前途結果現在雖然不能定，但是慘象已露，結果恐不免要演悲劇呢。」我那時知道你蘊藏心底必有不可告人的哀苦，本想向你盤詰，恐怕你不願對我說，故祇對你說了幾句寬解的話。不久雨止了，餘雲盡散，東山捧出淡淡月兒，我們站在廊廡下，沈默着彼此無語，祇有互應和着低微之吁氣聲。

最近我接到你一封信，你說：——

隱友！或人的悲哀中的噩消息：「唯逸已於昨晚死了！」隱友！怎麼想得到我便是亞俠了，遊戲人間的結果只是如斯！……但是亞俠的悲哀是埋葬在湖心了，我的悲哀只有飄浮在天心了，有母親在，我須忍受腐蝕的痛苦活着。……

我自從接到你這封信，我深悔或人的悲哀之作。不幸的唯逸和亞俠，其結果之慘淡，竟深刻在你活躍的心海裏。卽你的拘執和自傲，何嘗不是受我此作的無形影響。我雖然知道縱不讀我的作品，在你超特的天性裏早已蟄伏着拘執的分子，自傲的色彩，不過若無此作，你自傲和拘執或不至如是之深且刻。唉！親愛的朋友，你所引為同情的唯逸既已死了，我是回天無術，但我卻要懇求你不要作亞俠罷。你本來體質很弱，並沒有心臟病，也不曾吐血，你何必自己過分的糟蹋呢。我接到你縱性喝酒的消息，十分難受。親愛的朋友！你對於愛你的某君，既是不能在他生時犧牲無謂的毀譽，而滿足他如飢如渴的純摯情懷，又何必在他死後，作無謂的摧殘呢？你說：「人事難測，我明年此日或者已經枯腐，亦未

可知！……現在我毫無痛苦，一切麻木，仰觀明月一輪常自竊笑人類之愚癡可憐。」唉！你的矛盾心理，你自己或不覺得，而我卻不能不爲你可憐。你果眞麻木，又何至於明年此日化爲枯槁？我誠知人到傷心時，往往不可理喻，不過我總希望你明白世界本來不是完全的，人生不如意事也自難免，便是你所認爲同調的某君不死，並且很順當的達到完滿的目的；但是勝利以後，又何嘗沒有苦痛？況且戀感譬如漠漠平林上的輕煙微霧，只是不可捉摸的，便戀感下躋於可捉摸的事實，戀感便將與時日而並逝了。親愛的朋友呀！你雖確是悲劇中之一角，我但願你以此自傲，不要以此自傷吧！

昨夜星月皎潔，微風拂煦，炎暑匿跡，我同一個朋友徘徊於靜安寺路。忽見一所很美麗莊嚴的外國墳場，那時鐵門已闔，我們只在那鐵柵隙間向裏窺看，只見墳牌瑩潔，石墓純白；墓旁安琪兒有的低頭沈默，似爲死者之幽靈祝禱；有的仰矚天容，似伴飄忽的魂魄上游天國。我們駐立忘返。忽然墳場內松樹之顚，住着一個夜鶯，唱起悲涼的曲子。我忽然又想起你來了。

回來之後忽接得文菊的一封信說：——

隱友！前接來信，令我探聽PM的近狀，她現在確是十分淒楚。我每和她談起FN的死，她必淚沾襟袖嗚咽的說：「造物戲我太甚！使我殺人，使我陷入於類似自殺之心境！」自然喲！她的悲涼原不是無因。我當年和她在故鄉同學的時候，她是很聰明特出的學生。有一個青年十分羨慕她，曾再三想和她締交，她也曉得那青年也是個很有志趣的人，漸漸便相熟了。後來她離開故鄉，到北京去求學，那青年便和她同去。她以離開溫情的父母和家庭，來到四無親故的燕都，當然更覺寂寞淒涼，FN常常伴她出遊。在這種環境下，她和他的交感之深，自與時日俱進了。那時我們總以為有情人終成眷屬了；然而人事不可測，不久便聽說FN病了，病因很複雜，隱約聽說是嘔血之症。這種的病，多半因抑鬱焦勞而起，我很覺得為PM擔憂，因到她住的梅窩去訪她。我一進門便看見她黯然無言的坐在案旁，手裏拏着一張甫寫成的幾行信稿。她見我進來，便放下信稿招呼我。正在她倒茶給我喝的時候，我已將那桌上的

信稿看了一遍，她寫的是：「……飛蛾撲火而焚身，春蠶作繭以自縛，此豈無知之蟲豸獨受其危害，要亦造物羅網，不可逃數耳！即靈如人類，亦何能擺脫？……」隱友！PM的哀苦，已可在這數行信箋中尋繹瞭解，何況她當時復戚容滿面呢。我因問她道：「你曾去看FN嗎？他病好些嗎？」她聽我問完，便長嘆道：「他的病怎能那麼容易好呢！瞧着罷！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終不免因我而死！」我說：「你既知你有左右他的生死權，何忍終置之於死地！」她這時禁不住哭了，她不能回答我所問的話，只從抽屜裏拏出一封信給我看，只見上面寫道：——

「PM！近來我忽覺得我自己的興趣變了，經過多次的自省，我才曉得我的興趣所以致變的原因。唉！PM！在這廣漠的世界上我只認識了你，也只尊誠的膜拜你，願飄零半世的我，能終覆於你愛翼之下！

「誠然，我也知道，這只是不自然的自己束縛自己。我們爲了名分地位的阻礙，常常壓伏着自然情況的交感，然而愈要冷淡，結果愈至於熱烈。唉！我實不能反抗我

這顆心，而事實又不能不反抗，我只有幽囚在這意境的名園裏，作個永久的俘虜罷！

F韓

隱友！世界上不幸的事何其多！不過因為區區的名分和地位，卒斷送了一個有用的青年！其實其慘淡尚不止此，PM的毀形滅靈，更使人為之不忍，當時我禁不住陪着哭，但是何益！

她現在體質日漸衰弱，終日哭笑無常，有人勸她看佛經，但何處是涅槃？我聽說她叫你替她作一篇記述，也好！你有功夫不妨替她寫寫，使她讀了痛痛快快哭一場；久積的鬱悶，或可借之一瀉！

文菊

親愛的朋友！當我讀完文菊這封信，正是午夜人靜的時候，淡月皎光已深深隱於雲被之後，悲風嗚咽，以助我的嘆息。唉，朋友呵！我常自笑人類癡愚，喜作繭自縛，而我之愚更甚於一切人類。每當風清月白之夜，不知欣賞美景，只知握着一管敗筆，為世之傷心人寫

照，竟使灑然之心，滿蓄悲楚！故我無作則已，有所作必皆凄苦哀涼之音，豈偌大世界，竟無分寸安樂土，貽人歎笑！唉！朋友喲！我不敢責備你毀情絕義以自苦，你爲了因你而死的FN，終日以眼淚洗面，我也絕不敢說你想不開。因爲被宰割的心絕不是別人所能想到其痛楚，那末更有何人能斷定你的哭是不應該的呢。哭罷，吾友！有眼淚的時候痛快的流，莫等欲哭無淚，更要痛苦萬倍了。

你叫我替你作記述，無非要將一腔積悶宣洩。文菊叫我作記述，也不過要借我的酒盃爲你澆塊儡。這都有益於你的，我又焉敢辭。不過我終不敢大膽爲你作傳，我怕我的預料不對，我若寫得不合你的意，必更增你的惆悵，更覺得你是天涯一孤鴻了。但是我若寫得合你的意，我又怕你受了無形的催眠——只有這封信給你，我對於你同情和推想，都可於此中尋得。你爲之欣慰或傷感，我無從得知，只盼你誠實的告訴我，並望你有出我意料外的澈悟消息告訴我！親愛的朋友！保重罷！

隱自海濱寄

靈海潮汐致梅姊

親愛的梅姊：

我接到你的來信後，對於你的熱誠，十分的感激。當時就想抉示我心頭的隱衷，詳細為你申說。然自從我回到故鄉以後，我雖然每天照着明亮的鏡子，不曾忘卻我自己的形容，不過我確忘記了整個兒我的心的狀態。我彷彿是喝多了醇酒，一切都變成模糊。其實這不是什麼很奇怪的事，因為你只要知道我的處境，是怎樣的情形，和我的心靈怎樣被捆紮，那末你便能想像到，縱使你帶了十二分活潑的精神來到這里，也要變成階下的罪囚，一切不能自由了。

我住的地方，正在城裏的鬧市上。靠東的一條街，那是全城最大的街市，兩旁全是店鋪，並不看見什麼人們的住房。因為這地方的街市狹小，完全賃用人民的住房的門面作

店鋪，所以你可以想像到這店鋪和住家是怎樣的毗連。住戶們自然有許多不便，他們店鋪的伙計和老板，當八點以後閉了店門，便搬三兩條板凳，放上一塊藤綳子，橫七豎八的睡着；倘若你夜裏從外頭回來的時候，必要從他們挺挺睡着的牀邊走過，不但是鼾聲嚇人，那一般炭氣和汗臭，在薰得人嘔吐。尤其是當你從朋友家裏宴會回來以後，那一股強烈的刺激，眞容易使得人宿酒上湧呢！

我曾記得有一次，我和玉姊同到青年會看電影，那天的片子是月宮寶盒，其中極多幽美的風景，使我麻木的感想，頓受新鮮的刺激，那輕鬆的快感彷彿置身另一世界。不久，影片映完，我們自然要回到家裏，這時候差不多快十二點了。街上店鋪大半全閉了門，電燈也都掩息，只有三數盞路燈，如曙後孤星般在那里淡淡的發着亮，可是月姊已明裝窺雲，遂使世界如籠於萬頃清波之下似的，那一種使人悄然意遠的美景，不覺與心幕上適纔的印象，溶而爲一……但是不久已到家門口，嗽一陣「鼾呼」「鼾呼」的鼾聲雷動，同時空氣中滲着辣臭刺鼻，全身心被重濁的氣壓困着出不來氣，這纔體貼出人間的意

味來。至於庭院裏呢？爲空間經濟起見，並不種蓓蕾的玫瑰和噴芬的夜合，只是汚濁破爛的洗衣盆，汲水桶，縱橫雜陳。從這不堪寓目的街市，走到不可迴旋的天井裏，只覺手絆脚牽。至於我住的那如斗般的屋子裏，雖勉強的把牠美化，然終爲四境的嘈雜，和孩子們的哭叫聲把一切攪亂了。

這確是沈重的壓迫，往往激起我無名的憤怒。我不耐煩再開口和人們敷衍，我只咒詛上帝的不善安置，使我走偏了全個兒的城市，找不到生命的休息處。我又怎能抉示我心頭的靈潮，於我親愛的梅姊之前呢！

不久又到了夏天，赤雲千里的天空，可憐我不但心靈受割宰，而且身體更鬱蒸，我實在支持不住了，因移到鼓嶺來住——這是我們故鄉三山之一。鼓嶺位於鼓山之顚，彷彿寶塔之尖頂，登峯四望，可以極目千里，看得見福州的城市民房櫛比，及洶濤駭浪的碧海，還有隱約於紫霧白雲中的巖洞迷離，峯巒重疊。我第一天來到這個所在，不禁滿心悵惘，彷彿被獵人久圍於暗室中的歧路亡羊，一旦被釋重覩天日，欣悅自不待說。然而回想到

昔日的顛頓艱辛，不禁熱淚沾襟！

然而透明的溪水，照見我靈海的潮汐，使牠從新認識我自己。我現在誠意的將這潮汐的印影，鄭重的託付雲雀，傳遞給我千里外的梅姊，和凡關心我的人們，這是何等的幸運。使我詛咒人生之餘，不免自慚，甚至懺悔，原來上帝所給予人們的宇宙，正不是人們熙攘奔波的所在。呵！梅姊，我竟是錯了喲！

一　雞聲茅店月

當我從崎嶇陡險的山徑，攀緣而上以後，自是十分疲倦，沒有餘力更去飽覓山風嵐韻；但是和我同來的圃，她卻斜披夕陽，笑意沈酣的，來到我的面前說：「這里風景眞好，我們出去玩玩吧！」我聽了這話，不免惹起游興，早忘了疲倦，因遵着石階而上，陡見一片平坦的草地，靜臥於松影之下。我們一同坐在那柔嫩的碧茵上，覺得涼風拂面，彷彿深秋況味。我們悄悄坐着，誰也不說什麼，只是目送雲飛，神並霞馳，直到黃昏後，纔慢慢的囘去。晚飯後，攤開被褥，頭纔着枕，就沈沈入夢了。這一夜睡得極舒暢。一覺醒來，天纔破曉，淡灰色

的天衣，還不會脫卻，封巖閉洞的白雲，方姍姍移步。天邊那一鉤殘月，容淡光薄，彷彿素女身籠輕綃，悄立於霜晨凌竦中。隔舍幾陣雞聲，韻遠趣清。推窗四望，微霧輕煙，掩映於山顛林際。房舍錯落，因地爲勢，美景如斯，遂使如重囚的我，遽然被釋，久已不波的靈海，頓起潮汐，芸芸人海中的我眞只是一個行尸呵！

靈海旣擁潮汐，其活潑騰越有如遊龍，竟至不可羈勒。這一天黎明，我便起來，怔立在迴廊上，不知是何心情，只覺得心緒茫然，不復自主。

記起五年前的一個秋天早晨，——天容淡淡，曙光未到之前，我和儀姊同住在一所臨河的客店裏，——那時正是我們由學校回家鄉的時候。頭一天起早，坐轎走了五十里，天已黑了，必須住一夜客店，第二天方能到蕪湖乘輪。那一家客店，只有三間屋子，一間堂屋，一間客房，一間是賬房，後頭還有一個廠廳排着三四張板牀，預備客商歇脚的。在這客店住着的女客除了我同儀姊沒有第三個人，於是我們兩人同住在一間房裏，——那是唯一的客房。我一走進去，只見那房子裏陰沈沈的，好像從來未見陽光。再一看牆上露着

不到一尺闊的小洞，還露着些微的亮光，原來這就是窗戶。儀姊皺着眉頭說：「怎麼是這樣可怕的所在？你看這四面牆壁上，和屋頂上，都糊着十年前的陳報紙，不知道裏面藏着多少的臭蟲虱子呢！……」我聽了這話由不得全身肌肉緊張，掀開那板牀上的破蓆子看了看，但覺臭氣蒸溢不敢再往那上面坐。這時我忽又想到水滸上的黑店來了，我更覺心神不安。這一夜簡直不敢睡，怔怔的坐着數更籌。約莫初更剛過，就來了兩個查夜的人，我們也不敢正眼看他，只託店主替我們說明來歷，並給了他一張學校的名片，他纔一聲不響的走了。查夜的人走了不久，就聽見在我們房頂上，許多人嘻嘻哈哈的大笑。我和儀姊四目對望着，正不知怎麼措置，剛好送我們的聽差走進來了，問我們喫什麼東西。我們心裏懷着黑店的恐懼，因對他說一概不喫。儀姊又問他這上面有樓嗎，怎麼有許多人在上面呵？那聽差的說：「那里並不是樓，只是高不到三尺堆東西的地方，他們這些人都窩在上邊過大煙癮和賭錢。」我和儀姊聽了這話，纔把心放下了，然而一夜究竟睡不着。到三更後，那樓上的客人大概都睡了，因爲我們曾聽見鼾呼的聲音，又坐了些時就聽見遠

遠的雞叫，知道天快亮了，因悄悄的開了門到外面一看，到是滿庭好月色，茅店外稻田中麥秀迫風，如擁碧波。我同儀姊正在徘徊觀賞，漸聽見村人趕早集的聲音，我們也就整裝奔前途了。

靈潮正在奔赴間，不覺這時的月影愈斜，星光更淡，雞鳴，犬吠，四境應響，東方濃霧漸稀，紅暈如少女羞顏的彩霞，已擇隙下窺，紅而且大的昊日冉冉由山後而升，霎那間霞佈千里，山顛雲霧，逼炙勢而匿跡，蔚藍滿空。唉！如浮雲般的人生，其變易還甚於這月露風雲呵，梅姊也以為然嗎？

二 動人無限愁如織

梅姊！你不是最喜歡蒼松嗎？在瀰漫黃沙的燕京，固然缺少這個，然而我們這裏簡直徧山都是。這種的樹鄉裏的人都不看重牠，往往砍下牠的枝幹作薪燒，可是我極愛那伏龍夭矯的姿勢。恰好在我的屋子前有數十株臂般的大松樹，每逢微風穿柯，便聽見濤聲澎湃，我舉目雲天，一縷愁痕，直奔胸臆。噫！清翠的濤聲呵！然而如今都變成可怕的濤聲了。

梅姊！你猜牠是帶來的什麽消息？記得去年八月裏，正是黃昏時候，我還是住在碧海之濱的小樓上，我們沿着海堤看去，只見斜陽滿樹，驚風鼓浪，細沫飛濺衣襟，也正是濤聲澎湃，然而我那時對於這種如武士般的壯歌，只是深深的崇拜，崇拜牠的偉大的雄豪。

我深深記得我們同行海堤共是五人，其間有一個J夫人——梅姊未曾見過，——她的面貌很美麗，尤其她天性的眞穉，彷彿出谷的雛鶯。她從來不曾見過四無涯涘的海，這是她第一次看見了海。她極欣悅的對我說：「海上的霞光眞美麗，眞同閃光的柔錦相彷彿，我幾時也能乘坐那輪船，到外國遨遊一番，便不負此生了。」我微笑道：「海行果然有趣。然而最怕遇見風浪……」J夫人道：「吓，如果遇見暴風雨，那眞是可怕呢。我記得我母親的一個內姪，有一次從天津到上海，遇到颶風，在海裏顚沛了六七天，幸而倚傍着一個小島，不然便要全船翻覆了！」我們說到海裏的風浪，大家都感着心神的緊張。我更似乎受到什麽暗示般，心頭覺得忐忑不定。我忽想到涵曾對我說：「星相者曾斷定他二十八歲必死於水，……」這自然是可笑的聯想，然而實覺得涵明年出洋的計劃，最好不

要實現……這時涵正與鐸談講着怎樣爲他的亡友編輯遺稿，我自不便打斷他的話頭，對他說我的杞憂……

我們談着不覺天色已黑下來，並且天上又灑下絲絲的細雨來。我們便沿着海堤回去了。晚飯後我正伏着窗子看海，又聽見濤聲澎湃，陡的又勾起我的杞憂來。我因對涵說：「我希望你明年不要到外國去……」涵怔怔的道：「爲什麼？」我被他一問又覺得我的思想太可笑了，不說罷！然而不能，我囁嚅着說：「你不記得星相者說你二十八歲要小心嗎？……」涵聽了這話不覺嗤的一聲笑道：「你眞有些神經過敏了，怎麼忽然又想起這個來！」我被她訕笑了一陣，也自覺慚沮，便不願多說，……而不久也就忘記了。

濤聲不住的澎湃，然而涵卻不曾被牠捲入旋渦，但是涵還不到二十八歲，已被病魔拖了去。唉！這不但星相者不曾料到，便是涵自身也未曾夢想到呵！當他在浪撲波掀的碧海之濱，計劃爲他的亡友整理遺稿，他何嘗想到第二年的今日，松濤澎湃中，我正爲他整理殘篇呢。我一頁一頁的鈔着，由不得心淒目眩。我更拿出他爲亡友預備編輯而未曾編

輯的殘篇一疊，更不禁鼻酸淚涕。唉！不可預料的曇花般的生命，正不知道我能否爲他整理完全遺著，並且又不知道誰又爲我整理遺著呢！梅姊！你看風神勤鼓着雙翼，松濤頻作繁響，牠帶來的是什麽消息，……正是動人無限愁如織呵！

三　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斜陽滿山，繁英呈豔。我同圃繞過山徑，那山路忽高忽低曲折蜿蜒。山窪處一方稻田，麥浪擁波，翠潤悅目。走盡田壟，忽見奇峯壁立，一抹殘陽，正反映其上。由這里撥亂草探幽徑，轉而東折，忽露出一條石階，隨階而上，其勢極險，彎腰曲背，十分喫力，走到頂顚，下望羣峯起伏，都映掩於淡陽影裏。我同圃坐在懸崖上，默默的各自沈思。

我記得那是一個極輕柔而幽靜的夜景，沒有銀盆似的明月，只是點點的疏星，發着閃爍的微光。那寺裏一聲聲鐘鼓蕩漾在空氣裏時，實含着一種莊嚴玄妙的暗示。那一隊活潑的青年旅行者，正在那大殿前一片如鏡般的平地上手攙着手，捉迷藏爲嬉。我同圃德三個人悄悄的走出了山門，便聽見瀑布潺潺濺濺的聲音，我們沿着石路慢慢的散着

步，兩旁的松香清徹，樹影參差。我們唱着極淒涼的歌調，圃有些悵惘了，她微微的嘆息道：「良辰美景……」底下的話她不願意更說下去，因換了話頭說：「這個景緻，極像某一張影片上的夜景，眞比什麼都好，可是我頂恨這種太好的風景，恆使我惹起無限莫名的悵惘來。」我彷彿有所悟似的，因道：「圃，你猜這是什麼原因？……正是因爲環境的輕鬆，內心得有迴旋的餘地，潛伏心底的靈性的要求自然乘機發動；如果不能因之滿足，便要發生一道悵惘的情緒，然而這悵惘的情緒，卻是一種美感，恆使我人遲徊不忍舍去。」我們正發着各自的議論，只有德一聲不哼的感嘆着。圃似乎不在意般的又接着道：「我想無論什麼東西，過於着跡，就要失卻美感，風景也是如此，只要是自然的便好，那人工堆砌的究竟經不住仔細端相，……甚至於交朋友，也最怕的是膩，因爲膩了便覺得醜態畢露。世界上的東西一面美的一面是醜的，若果能夠掩飾住醜的，便都是美的可欣羨的，否則都是些罪惡！」唉！梅姊，圃的一席話，正合了我的心。你總當記得朋友們往往嫌我冷淡，其實這種電流般的交感，不過是霎時的現象，索居深思的時候，一切都覺淡然！我當時極贊

同圖的話，但我覺得德這時有些彷彿失望似的。自然啦，她本是一個熱情的人，對於朋友，常常犧牲了自己而宛轉因人，而且是過分的細心，別人的一舉一動，她都以爲是對她而發的，或者是有什麽深意。她近來待我很好，可是我久已冷淡的心情，雖願意十分的和她親熱，無如總是落落的。她自然常時感到不痛快，可是我不能出於勉強的敷衍，不但這是對良心不住，而且也不耐煩；然而她現在沒精打彩的長嘆着，我有些難受了。我想上帝太作弄我，既是給我這種冷酷而少信仰的心性，就不該同時又給我這種熱情的焚炙。

最使我不易忘懷的，是德將要離開我們的那一天。午飯後，她便忙着收拾行裝，我只怔怔的坐着發呆。她淒然的對我說：「我每年暑假離開這個學校時，從不曾感到一些留戀的意味，可是這一次就特別了，老早的就心亂如麻說不出那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滋味……」她說着眼圈不覺紅了。我呢？梅姊！若是前五年，我的眼淚早湧出來了，可是現在百劫之餘的心靈，彷彿麻木了。我並不是沒有同情心，然而我終沒有相當的表現，使那對方的人，得到共鳴的安慰，當我送她離開校門的時候，正是斜陽滿樹，煙雲淒迷，我因

冷冷的道：「德！你看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德聽了這話，頓時淚如雨下，可是我已經乾枯的淚泉，只有慚愧着，直到德的影子不可再見了，我才悄悄的回來。我想到了這里，不覺嘆了一聲，圖忽回頭對我說：「趁着好景未去的時候，我們回去吧！也留些不盡的餘興。」梅姊！這卻是至理名言吧！

四　寒灰寂寞憑誰暖落葉飄揚何處歸

梅姊！我這個心終久是空落落的，然而也絕不想使這個心不空落，因爲世界上究少可憑託的地方，至於歸宿呢，除出進了「死之宮門」恐怕沒有歸宿處呵！空落落的心不免到處生怯，明明是康莊大道，然而我從不敢坦然的前進，但是獨立於落日參橫，灰淡而沈寂的四空中，又不免悵然自問「寒灰寂寞憑誰暖？落葉飄揚何處歸？」了。梅姊！可憐以矛刺盾，轉戰靈田，不至筋疲力倦，奄然物化，尙有何法足以解脫？

有時覺得人們待我也很有情誼，聊以自慰吧！然而多半是必然的關係，含着責任的意味，而且都是搔不着癢處的安慰，甚於有時強我嚥所不願嚥的東西。唉！轉不如沒有這

些不自然的牽扯，反落得心身瀟灑，到而今束身於桎梏之中，承顏仰色，何其無聊！

但是世界上可靠的人，究竟太少，怯生生的我，總不敢掙脫這個牢籠，放膽前去。我夢想中的樂園，並不是想在綺羅叢裏，養尊處優，也不是想在歡讌席上，觥籌交錯。我不過求兩椽清潔質樸的茅屋，一庭寂寞的花草，容我於明窗淨几之下，飲瀹茶，茹山菓，讀秋風落葉之什，抉靈海潮汐，示我親愛的朋友們。唉！我所望的原來非奢，然而蹉跎至今，依然夙願莫償，歲月匆匆，安知不終抱恨長辭。雖然我也知道在這世界上，正有許多醉夢沈酣的人們，膏沐春花秋月般的豔容，傲睨於一羣為他們而顛倒的青年之前，是何等的尊若天神。青年們如瘋狂似的俯伏她們的足前，求她們的嫣然一笑時，是何等的沈醉迷離。呵！梅姊！你當然記得從前在梅窩時你我的豪興，我們曾談到前途的事業，你說你希望詩神能夠假你雙翼，使你凌霄而上，採擷些仙果瓊葩，賜與久不賞識美味的世人，這又是何等超越之趣，然而現在你卻怔立在悲風慘日的新墓之旁，含淚仰視。呵！梅姊！你豈是已經掀開人間的厚幕，看到最後的祕密了嗎？若果是的，請你不必深說罷！我並懇求你暫且醉於醇醪，

以幻像爲眞實吧！更不必問到「落葉飄揚何處歸？」的消息，因爲我不能相信在這世界上可以求到所謂憑託與歸宿呵！

梅姊！只要我一日活着，我的靈海潮汐將掀騰沒有已時，我尤其怕回首到那已經成塵的往事，然而我除了以往事的餘味，強爲自慰外，我更不知將何物向你訴說！現在的我，未來的我，眞彷彿剩餘的糟粕，無情的世界誠然厭棄我，然而我也同樣的憎厭世界呵！

梅姊！我自然要感激你對我的共鳴，你希望我再到北京，並應許我在淒風苦雨之下伴我痛哭，唉！我們誠然是世界上的怯弱者，終不免死於失望呵！……梅姊！我與念及此，一管禿筆不堪更續了喲！

寂寞

妙羅住在鄉間的別墅裏，彷彿新到一個絕人跡的所在，可是普通人必以爲這是不可理解的事實。妙羅的住室固然是在山巔的上面，然而只要打開四面的窗子，也可以看見農夫們正俯着身子在割稻。有時也有幾個十五六歲的青年女子，她們頭上戴着竹篾編就的闊笠，烱爍在強烈的日光下，窈窕的身軀和臉蛋，雖然是被日光蒸得兩頰深紅，然而別饒一種康健的丰韻。她們幫着父母們作着工，有時她們也悄悄的退到松樹下喝點從溪裏舀來的碧瑩瑩的清水，有時她們也指着妙羅的住房，不知議論些什麼。若果妙羅也正俯在窗子上的時候，她們必彷彿希奇似的微笑着。

這正是一個美麗的清晨，妙羅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披散着待梳理的柔髮，悄然佇立在迴廊上。東方鮮豔的彩霞和繞樹的煙雲，也許使她受了極深的刺激。她微微的嘆着，

將一頭黑色的柔髮，鬆鬆的挽了一個S式的髻，便坐在一張有靠背的籐椅上。一面從籐椅旁的小几上拏起一本小册子，——那是一本很俏麗的小册子，金色的邊緣，玫瑰紫的書皮。妙蘿掀開第一頁，用胸前垂着金質的自來水筆，輕輕的寫道：——

「現在我總算認識了我自己，同時也認識了世上的一切人，就是小美兒是那樣活潑而天眞的面龐，然而在她那一雙澄澈神祕的眼中，也已經告訴人與人是隔絕得太遠了。她眼球一轉的當兒，誰能知道她是在設想什麼？同時我自己瞬息百變的心潮，誰又曾把牠捉住過。嗄！世界上只有幻像，——可以說一切的眞實都是人們自慰的幻像……」

妙蘿的筆尖忽然停住了，因爲她看見阿金——一個十七歲的女侍，已端了一盆臉水來。她放下筆和册子，正攪着臉巾，忽看見在山坡下松樹影裏有一對愛人兒，正偎傍着，私語着，從那斜坡上穿過。「呵！那恰是一副絕美的圖畫，牠的誘惑人和使人欣慰，實在只不過一副絕美的圖畫。若果說那是逼眞的便失去一切的興趣和價值了，因爲只有圖畫，能保持她和他永久的超凡的興趣和詩的意味，縱使那個女的變成白髮駝背的老婆婆，

那男的變成龍鍾老邁可惜的樣子，然而這與他們這霎那圖畫般詩情畫意是沒有妨礙的……」妙羅一壁洗着臉，一壁看着那一對情人遐想着。不久女侍將殘水收拾去。妙羅悄悄掀開窗幔，新鮮而光豔的朝陽正射在一張油畫上——約瑟和她的情人拿坡崙正互相偎抱着，拿坡崙身着金質盔甲，像貌和天神樣的魁偉，然而俯伏在她——美麗絕倫的約瑟足下，又是何種的柔情縈繞。這時或者他們將要分別了，約瑟滿眼淸波，瑩瑩欲滴，那又是怎樣使人神往。這才是永久的詩情畫意，才是永久的眞實，——眞實等於他們背影的月光淸流，直到無限年後，他們的印象——使人沈醉的幻像永遠繼續在人間。除此以外，一外都隨時間空間整個兒消失了。

妙羅對着那油畫出了一會神。又回到適才坐的籐椅上將方才所寫的册子，又拿起來繼續着寫道：——

「彷彿造物主已經將人間的神祕指示給我了。從此以後我立刻覺得寂寞，甚至終此一生永遠在寂寞中。我不免回溯從前的生活：我的父親是一個威嚴的男子，他在生之

年，永遠沒有給我可以依靠而求慰的機會。在他的威嚴下，我覺得我是十分的無依傍，因為他從不容許我以訴說我內心一切的機會。不過我那時還不十分覺得，因為天眞的孩子實際沒有多少心事。我的母親呢，她雖是溫和的，然而我也不曾表示過我的意見，因為她是慈悲的，如果我不能如她所希望的，她每至為之垂淚，於是我只有藏着——深深的藏着內心的隱祕——因此我常常感得我的孤單和寂寞。

「在一個二三百人集合的學校生活裏，至少總有一兩人足以安慰我，不致使我如孤獨的旅行者，彳亍於四無人跡的沙漠中。紹儀，她曾留給我很好的印象，她告訴我人生是不能求究竟的，只要能應付眼前的環境，便算是好身手。她曾在葡萄園裏，月影婆娑的下面，和她的情人跳舞，偎抱，接吻，她說人生只可作如是觀，——不必想到紅粉骷髏。然而不幸得很，霎那間，眞眞不過霎那間，一切便都改觀了。她抱着稚嫩的小生命，悄然沈思，這時四境唯有寂寞！

「筠倩，她是另一方面的人，她不表同情於紹儀的自驕主義，然而她同樣的不贊成

我的過求究竟。她也曾給我一個絕美的印象，那正是鳥語花香的春朝，在許多垂髫的女孩和總角的童子中，她居然作了他們的伴侶。教他們唱，教他們舞，更教他們聽春鶯嬌囀，黃鸝輕吟，同時也教他們看蝴蝶怎樣的翩翩而舞，雲天怎樣變幻百出。的確那時節，她實是世上的勝利者，如果僅此而止，到是可以永久保存着詩情畫意！

「去年鴛倩回來了，仍舊抱着詩情畫意的心懷，來到那所花園裏。然而一切都已消失了……殘紅狼藉，人影全杳，四境悄悄，亦只賸有寂寞。

「爲什麼這些個人，都彷彿兩面國的人，露着一個臉，遮着一個臉，那露在外面的臉，遽然看去，倒大半都是和靄可親，然而那遮在裏面的臉，便毫不可測度了，或者是夜叉般的凶臉，或者是山魈般的變化莫測，恆使我懷戒心永遠不敢和他們過於親近……

「是的，一般人和情人應當是兩樣，情人和情人融洽時確只有一面的臉，這自然可以親近了。然而你要注意，在你們結爲一體以後，有時一樣的要恢復他和她兩面臉的本能。女人因爲怕男人更喜歡其他的女人，有時倘不止兩面臉，竟至同時猜忌，怨恨，狠毒，狐

媚——無數種的面目對待她們的丈夫；丈夫憎嫌妻子另有所歡，也有無數種的臉——欺騙，壓迫，侮辱——總之三位一體只有超人類的上帝是作得到的，至於人類只有孤獨，只有寂寞！」

妙蘿寫着，不禁深深的嘆着。一羣的青年的鄉下女子，戴着闊笠，有的拿着鐮刀，有的拿着斧子，還有的牽着牛，她們一路說笑的來到這山坡下，竟使妙蘿不能更往下寫了。她想爲什麼她們是那樣的合羣，爲什麼寂寞不闖入她們的心胸呀！這只有上帝知道！也許她們不曾學到城市中人的聰明和技巧？她們懷疑的看着我，也正和我對於她們的懷疑一樣。或者在她們四五個人中間，也正是各個人是各個人，同樣在彼此推測的地位？然而我終希望這是我的錯誤！除此我更不知將何以自慰了？

正是凡事都是不可推測。蔓文悄悄的坐在我的對面，她面前曾放着一本英文書，然而她的眼神確不在書上，在她深沈的眼神中，誰又知道她整個的事實，人們無論是怎樣的使自己不孤獨，實在是不可能的！

蔓文活潑的體態，自然不愧是個交際家。她曾受許多人的欽仰。一個中年的政治家，曾經用了許多方法，想使她和他混為一個，然而兩個絕對不同的圓腦殼內，正各自有各自的門閥，除非是萬能的上帝，或者能把一切的不同而歸於大同呢。

蔓文曾經告訴過我：「那中年的政治家，學問，門地，身份的確都無可議，然而他太不了解我（指蔓文）的心理了。我喜歡若接若離倨傲的態度時，他偏以一副過於謙和，親熱的神氣對待我，我自然而然的要拒絕他。然而士誠倒是一個善於推測婦女心理的人，但他那一次請我喫飯的時候，他曾對坐在他旁邊的肖奇說：『手段的靈巧是一切的勝利……』我立時感覺得他是在演劇，我或不免將為上場的傀儡，那眞是太不值得……

「接着我又看了一齣不朽的活劇，你應該記得良玉吧？她的年紀和面貌，差不多快和雞冠花那樣已到秋末了，一切都現着枯槁的神情，然而她卻老來紅，——正和雞冠花經秋霜的凌虐後更紅了。她是極有毅力，且勇敢的女人，她能打破一切的難關，在許多兵威之下，她能從容不迫的從那裏求見他們的元帥。她的辯才也很好，當她見着那挺胸凸

肚的局面上的大人物，竟能滔滔不絕的談她的方針和要求，往往由這裏得到許多成績。設若她有一副嬌媚的容貌和青春的丰韻，再加上她的勇敢毅力，眞是可以打破一切的難關，然而不幸她終不過是籬旁隙地上一朵不惹人羨慕的老來紅。她什麼都能打破，而至於勝利之境，唯打不破情關。

「肖奇恰像三春裏的臨風玉樹，態度的瀟灑飄逸，實足以使羣芳傾動。然而他的身世，又彷彿是孤島裏的瓊葩，寂寞孤單。他和良玉因同鄉的關係，很爲親切，然而他只認良玉作他的愛姊，卻未曾盤算過，和她結爲一體，這正是他深藏腦海的隱祕。良玉是否和他同感，我們局外人，自然不知道，就是良玉也只能想她自己所要想的，……這是很自然的結果呵。

「在某一個下午，我和良玉，肖奇，士誠一齊坐在一帶柏樹蔭下。玫瑰色的葡萄酒，漾在翡翠杯裏，雪白的蓮藕，又堆滿在瑪瑙盤裏，誰能不受這印象的催眠，當然在這種環境底下，要含些詩的愛情的趣味。我們各自舉杯飲着，正在神情飛越時，恰好德芬從斜陽遥

彩的路上，姍姍的前進。她穿着一套淡荷色的軟綃，忽而在金黃色的淡陽下穿過，忽而又被婆娑的樹影罩住，她老遠的已經看見我們了，然而她彷彿有所躊躇的，又折了回去。正當這時，肖奇陡然放下酒杯，決然『唳』的嘆了一聲，拿起帽子走了。我們四周的空氣，立刻緊張起來，彷彿不久就有不可思議的活劇出現。因爲我們知道，肖奇的走，實是爲了德芬。這時大家的視線，不約而同的集在良玉的身上。只見她面色蒼白，嘴唇顫動，兩眼凝淚，怔怔對着肖奇的背影。最後她竟支持不住，嗚咽地哭了。她站起來，一言不發的飛奔而去。我們勉強的維持了殘局，然而誰也不能再說些什麼。我到底放心不下，因立刻約了士誠到肖奇的寓所去，我們奔到那裏時，只見肖奇的房門緊閉着，我連敲了數次，只不見影響。我有些心慌。不能再等他的許可，便叫茶房另拿一鑰匙來，這才把門開開。我們一進去，肖奇直挺挺躺在牀上，面紅筋暴，兩眼不住的流淚。我和士誠走到他的睡牀前，他才突然翻身爬了起來，握住我們的手，放聲痛哭。他說：『我實在難受，我不能再忍了，……我實在委決不下，除非是今天死了，……』我們忙安慰他說：『肖奇，你不可這樣自苦，有什麼難決

的事，大家商量，總有個辦法。……』肖奇仍然痛哭着說：『我對不起良玉，同時我又對不起德芬……我若果顧全了德芬，就毀了素日翼覆的良玉姐姐，……我們都是自己人，我不敢瞞你們，我深知良玉的愛我，不僅是愛一個兄弟，她也是和我一樣的飄零孤單，我怎忽棄了她。但是你們叫我怎麼辦？我良心覺得和她實不是適宜的配偶，……並且德芬是我的心許的戀人……然而我僅只作良玉姐姐的愛弟，良玉姐姐一切便因我而毀壞了，唉！……我實在不知自處。……』我和士誠這時也只有默然，因爲這實是個難題，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無論看見那一個過不去，我們一樣的傷心。若論德芬那本是肖奇絕好的配偶，然而適才良玉的失望，我們明明看在眼裏，她眞是以全生命交付給肖奇，我們叫肖奇拒絕她嗎？……噯！什麽理智，這時候已是失卻了效力。我和士誠只有陪着肖奇苦痛，甚至於陪他落淚。大家沈默了約有一個鐘頭，肖奇咬唇決然的站了起來，挽着我們的手說：『蔓文士誠，求你們同我去看良玉姐姐。她現在一定苦壞了，只爲我這麽個不肖的人！』於是我和士誠如同上了催眠術似的，跟着肖奇急急坐了一輛摩托卡，奔良玉家裏去。我

們一直走到她的寢室，只見她面如死灰兩眼發木的睡在牀上。肖奇一把握住她的手，伏在她的胸前，連哭帶叫的道：『姐姐，我對不住你！求你恕了我吧！我從今以後唯有你的命令是從；我想——我費了很長的時間想，我甘心犧牲一切——姐姐你醒來吧！』良玉這時深深的嘆了一聲，接着嗚咽的哭起來，她哽咽着說：『肖奇，這是我的錯誤，你沒有對不起我……好！親愛的弟弟！你只是我親愛的弟弟！此外一切都不相干的。……』肖奇聽了這話，只是哭道：『姐姐，不，你不僅是我的姐姐，同時你是我的終身伴侶。姐姐，我將永遠保持我們定婚的約指，姐姐，你不要再說別的吧。……』唉！這一齣不朽的活劇我們看了由不得傷心，然而我們還能暫且自慰這事情是告了段落。

「過了兩個多月，有一天早晨，我們忽接到肖奇的一封信道：『唉！我的姊姊終因為我的不肯走了，我將要終身對她抱憾，我心亂神昏不知應當說些什麼，請你們看她的信吧。』果然此外尚有一張信是良玉的親筆，寫道：——

肖奇！我終夜的思量，——再三的思量，我實在不是你的配偶，這都是由我的錯

誤。可是天地當鑒此心，我的愛你，實出於情不自已。我滿想使你一生得到快樂，種種的計劃都是爲你，然而我沒想到一切的經營適足以鑄成極大的錯誤！呀！肖奇德芬也是我素來心愛的妹妹，你們恰是一對好配偶。我現在決計成全你們，我立刻將有長期的旅行，如果憑着上帝的殊恩，我們自有相見之期，否則只有各奔前程……

「我們接到這意外的消息，自然放心不下，立刻又跑去看肖奇。只見他形容枯槁彷彿抱病的樣子，他見了我們道：『……我對不起我的姐，我不能再對不起德芬，我已經告訴她，世界上只有孤單寂寞，什麼愛情適足以自苦，我將要永永被罰於孤單裏，因爲我不能推測別人頭腦裏的事實，正是誰也不會了解誰！……』

「唉！這是怎樣敗興的活劇，然而這個世界上無論什麼事，結果都是敗興的呢！」

蔓文便從此退出交際場，當然不是不可解的事實！

妙蘿想到這裏，忽然蔓文對她說道：「妙蘿！若果是可能，我願意永遠不再履足城市了，在那裏繁華熱鬧的場合，往往顯不出人們的孤單，因爲件件事都是含着滑稽的互相

欺騙的色彩。……你了解我的話嗎？」

妙蘿沈思着，凝聽着悄悄的放下筆，微笑道：「自然認眞的說，人人都是孤單的，然而造物主也因此爲人類嘆息，他也曾勉強爲人類創造些興奮劑，你看那不是絕好的安慰品嗎？……」妙蘿說到這裏已經站了起來，蔓文也隨着她向前來：「呵！那眞是神祕而滑稽的勾當，那樹林盡頭，一塊光滑枕着溪流的巖石上，不是明明坐着兩個上帝的寵兒嗎？他們手臂相挽，頭頸相偎，心脈相通，只有她和他這霎時間不是孤單的，寂寞的，然而好僅此而止，便可保持雋永，和眞實！」

風電飛馳的濃霧，忽從山谷裏湧奔出來，一切漸漸模糊，便是那一對雋永美妙的倩影，也漸漸的消失了。然而妙蘿和蔓文卻彷彿滿意似的含笑，對着這善留餘韻的雲霧！

藍田的懺悔錄

晚飯後，已經是暮色四合，加以山風虎吼，身心蕭疎。我正百無聊賴的獨自寂坐，陡然肖圃推門進來，說：「隱！想得到我來嗎？」我不覺欣然的道：「倒是什麼風兒把你吹來了？今夜又沒有月色，驚得你會來……？」說着話，我因遞一杯茶給她。她一手接着，另一手舉着一本小册子道：「我只是為了這個使命而來，這種使人靈弦緊張的淒調哀音，難道不應在這幽寂的涼夜中重演嗎？……並且我整個脆弱的心房，實有些不能包容這淒厲之音，我焉能不來找你？」我聽肖圃一席話，心神奔越，不等她再往下說，已掀開那小册子看了。只見上面的標題是「藍田的懺悔錄。」呵！這儘夠了，只這六個字，僅僅只是六個字，已經使得我的步驟亂了，未容我再往下看的當兒已經有一個很熟識的面貌體態……動作的藍田的印象，湧上我的觀念間來。

實話說，若講起「漂亮」兩個字她眞輪不到。她長方形的臉蛋，一對疏眉到還不錯，不過太闊而且鬆散了，有些像參差不齊的掃帚。眼睛很夠大的，不過眼珠嫌過分的突出，結果有點彷彿金魚的眼睛。鼻子呢，是扁平的。嘴倒是四方海口，是個古英雄的好嘴臉，然而長在女性的臉上，至少要損去許多嫣然的丰韻。說到身材姿態，雖沒有多大毛病，可是也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倒是性子是極誠實而懇切的，若果和她交久了的人，無論誰都能因她的內質的璞美而忘記她外表的不大雅觀。

「藍田爲什麼有這懺悔錄，……你從何處得來？……我自從囘來後不曾得到她的消息。」我的靈弦爲了僅僅那六個字，不由得緊張起來，我旣急要知道她的究竟，這本册子固然能仔細告訴我，然而在這個現狀之下，不嫌太遲緩嗎？於是我不得不先探問肖團。

「你爲什麼不趕緊看下去，在那裏至少能使你對於她這懺悔錄之所由來的答案覺得滿意。……她近來的消息，甚至於一生的消息都在其中。至於這册子的來源，那更簡單了，芝姐從京裏寄來的。……好！時候已不早了，你靜靜的看吧。我現在先囘去，明天我們

再談。」

肖圃說着眞站起來走了，我只點了點頭表示我送她和希望她明天再來的意思，這一點在直覺上，大家都可不言而喻了。

這當兒風依舊是呼呼的吼着，遠處雖也有人聲，然而僅僅是依稀可辨認是有人在說話罷了。近處只是沈沈寂寂除了門窗爲風所鼓動，偶爾發出微響外，一切都在睡眠狀態中，於是給我一個頂好的機會，讀藍田的懺悔錄。

八月初十日

呵！破屋那堪連夜雨？門窗的紙一片片的飛舞着，雨絲都從那裏悄悄地竄了進來，雖還只是初秋的天氣，然而病骨支離的我，頓覺寒生肌裏。尤其我空洞的心，更經不起這風風雨雨的打擊，然而有什麼法子拒絕牠。從昨天下午，芝姐走了以後，還不曾見一個人影。唉，誰又想到在這破屋子中，倘有一個幾乎等於幽靈的藍田呢？火爐不知什麼時候被隔

壁的大黑貓弄翻了藥罐子也歪在一旁，藥渣子灑了一地。王媽也沒什麽良心，昨天早晨走了到現在還不肯回來。自然啦，這一個月的工錢還欠着她的，怎得不由着她使性子？宇宙本來不算小，然而除了這一個漏雨灌風的破屋子外，什麽地方還容得我插足？

風雨一陣一陣緊起來，只有階前的落葉，蕭蕭瑟瑟的微呻着。牠們也許與我同病相憐，然而彼此都太微弱了，相憐亦復何益！我眼睜睜的望着門外，但從昨晚到現在已經十八九個鐘頭了，除卻失望曾盼到些什麽！

下午芝姐黯然的走了進來，我彷彿揀到寶貝似的，可是不知爲什麽，我的眼淚反而流了下來。及至芝姐問我「王媽還沒有來嗎？」我竟似受委曲的孩子，被大人提醒了委曲之所以然，竟放聲痛哭起來。芝姐很不過意，一面替我整理着雜亂的桌子，和地上縱橫歪斜的茶爐藥罐，使我益覺心如刀刺。唉，我祇要早聽她一句話，也不至於到現在這種貧病交困的境地。我懺悔，我惶愧，我竟不知何以對愛我的芝姐，——在這到處埋伏危機的地方，日暮途窮的時候，只有她，不時以溫情延長我對世的留戀！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芝姐，我而今對你只有懺悔啊！」芝姐悽然望着我，她溼潤的雙睛，充滿了憐憫的同情。她這時走到我的牀前，坐在我的身旁深深的嘆道：「過去的不必再提，現在先說眼前的吧！王媽看這樣子今天是不會來的，你一個人又是病着獨自在這裏，怎麼使得？我今天就在這裏陪你吧！可是何仁也太沒人心了，當初你手裏有千把塊錢的時候，他不是天天到這裏來纏嗎？現在卻連個影子也不見了！」芝姐悲憤不平的說着，唉！我的空虛寂寞的心，誰能想像悔恨和失望是怎樣的摧殘我呵！

這風雨，淒楚的雨，尖刻的風，一直吹到夜深，落到夜深。芝姐雖怕我勞神，不使我多說話，——況且我們不談則已，談起來又都是些刺激和興奮的話，——不過縱然芝姐拏着一本小說，默默的坐在那似鬼焰的燈光下，使得四境都入於催眠的狀態中，然而我方寸的靈海裏，仍然鼓起驚濤駭浪。我迴溯過去的痛苦，懸想未來的可怕的前途，甚至沒有前途，我差不多已經是走到天地的盡頭了。雖然我也知道地球是圓的，可是我差不多沒有勇氣了，也沒有工具了，那另有新天地的妄想，已如陰雲裏的電光，悠然消滅了。

我閉着兩眼，悄悄的流淚，吞聲的飲泣。我最怕使得芝姐不過意，世界上只有她一個憐憫我，我何忍更使她爲我擔心和悲苦？不久芝姐想是以爲我已沈睡了，她輕輕的放下書；悄悄的往我這邊看一看，又四面望了望。唉！自然這等於墟墓的鬼境，怎由得她不嘆息！她睡在牀上的時候，也許也同開着淚泉的閘子，和我一樣的弄溼了衾枕！過了約莫半點多鐘，微微的「呼鼾」聲由芝姐牀上發出來，我知道芝姐已經入夢了。我因悄悄的坐了起來，決意的寫我對於生命的懺悔。我預料我在這不足留戀的世上，沒有多久的時日了，縱使我不死於身病，也當死於心病。並且爲我自私起見，也是死了，可把一切的折磨便取消了。

八月十一日

今天早晨芝姐買了許多白蓮，插在我牀前的小几上的磁瓶裏。一陣陣的清香時時興奮我的心神，然而也同時引起我的悵惘。人生總有如花般的時期，便如潦倒的我，何嘗沒有這種值得留戀的回憶，不過我總不如人。——我兒時的歲月，實在過於慘淡了，大約

是十五年前罷——我不過七歲，正是依戀於我慈母的肘下。我記得——我深深記得，每天早起，我的慈母總替我梳兩個小髻在兩鬢的旁邊，有時還戴上幾朵紫羅蘭……但是忽然有一天，我的小髻改成一條辮子，我自然覺得新奇。不過我奇怪我的母親為什麼不替我梳頭了，卻是張媽替我打辮子，我自然要覺得不高興的鬧脾氣了。我正在哭着，忽見我的父親滿面愁容對我說：「小乖乖不要吵罷，媽媽正在生病呵！」生病的經驗在我幼弱的腦子裏，真沒有什麼特別的了解的能力，不過我同時懼怕父親的尊嚴，漸漸止住了哭聲。

……………

自從那天起張媽天天替我打辮子，一家人都似乎忙着什麼似的。不時的聽見張媽告訴我：「不要吵，大夫來了，媽媽的病重呢！」忽然在一天夜裏，我正睡着了，張媽一把抱起我來，彷彿是在流淚說：「可憐小乖，媽媽沒了。」我莫明其妙這是為什麼，不過她攪了我的睡興，我便哭起來了。等到走到我媽媽的屋子裏，聽見爹爹和堂姊姊們都在大哭。我媽媽呢，直挺挺的睡在牀上，臉上蒙着一張白紙，從那一天起我永遠不看見我的媽了。不

久張媽也走了，換了一個王媽，這個人我頂不喜歡她，她常常罵我，有時她也打我。自然啦，我的父親常不在家，她當然要自作威福！

我媽媽死了一年，我父親又娶了一個新媽媽來。這個媽媽比給我梳小髻，抱着我不住的撫着吻着的媽媽太兩樣了。她沒有一次撫過我，也沒有一次吻着我，她似乎不大注意我。不過只要我一淘氣，我的爹爹回來，總是知道的。並且我父親也似乎和以前兩樣了。過了一年，我新媽媽養了一個小弟弟，我的父親時常抱着他，偎着他的小腮兒。於是更沒有心腸顧到我了。這時候我雖只是十歲的小女孩，可是我已覺得我的黃金時代過去了。每逢想起愛我撫我的媽媽，我常常獨自一個悄悄的流淚，然而我不敢使我的新媽媽看見，因為她常常罵我是「不祥的小生物！」

我覺得家庭對我無情，也許社會還能容我有迴旋的餘地。於是我努力的在小學校裏讀書，十四歲，我就進了中學校。可是我的新媽媽往往對於我讀書覺得是多餘的。有一天她和我爹爹說：「田兒已經不小了，也要預備替她定一頭親事。」於是她就提起她的

內姪兒——一個紈袴少年，樣子也許還漂亮，家裏很有幾個錢。我父親也不再加思索的就答應她了。從此我的心靈上更罩上一層愁霧，然而我還希望我不可捉摸的前途，努力的求學，不時看名人的作品。這時節新潮流不知不覺浸入我的腦海，使我不時對於我不同意的婚姻發生愁煩。但是孤苦無告的我，除了悄悄的飲泣，何處容得我洩憤？記得有一天的夜裏，我正爲了我的前途的危險，埋頭痛哭，忽然隔壁的秀姐來找我——這要算是我唯一的女伴；我們不但是鄰居，而且又是同學。……這時她輕輕地掀開我的被角說道：「田姐，你不舒服嗎！什麼事情傷心？」唉！我這時的心情，彷彿徬徨在沙漠裏的孤客，陡然遇見了一個遊侶，——我的孤苦，我的悲傷，只有向她痛述了。……她似乎憤憤不平的望着我說：「我想你總要自奮，我今天正是爲了關於你不好的消息而來的，你知道你的未婚夫現在已經有三個如夫人了嗎？如果你嫁過去，能得到和樂的幸福嗎？」唉？天呵，……我當時聽了這個消息眞不知怎樣措施，並且我的婚期已經定在下月二十日了。我不禁握着秀姐的手哀求而惶急的說道：「秀姐，你想我應當怎麼辦，我便這樣屈伏了嗎？……

我方寸已亂，我除了死還有什麼更好的抵拒的方法？」秀姐聽了這話，不由得也陪我垂淚……最後她俯耳低聲的對我說：「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呵！我果然的走了，果然的戰勝了這種不自由的婚姻。但是無情的社會，殘酷的人類，正是出了火坑又沈溺入水坑了。

如連鎖似的思想，整個的將我兒時的遭遇浮現了！上帝！對於這過去的慘傷，使我的心痛增劇。我不禁由沈默而發出呻吟之聲。芝姐忙忙放下正替我熬藥的罐子，握着我的手道：「肝氣痛得利害嗎？……」我無力的點了一點頭，熱淚簌簌的流了下來，滴在她的手上。後來我不禁詛咒道：「無代價的生命，越早完結越好，……芝姐，我立刻死了，還能得你的溫情熱淚清洗我的罪孽。恐怕再延長下去，我的前途更加骯髒和可怕，也許連你的眼淚一併得不到了！。一個沒有品行的墮落女子，誰能爲她原諒是萬惡的環境迫成的呢！呵！我哭，我儘情的哭，我妄想我懺悔的眼淚，或能洗淨我對於舊禮教的恥辱，甚至於新學理的玷污。」我不知什麼時候已哭暈過去，直到芝姐連聲將我喚醒時，我一睜眼，看見有兩個少年站在我的面前。唉！又是一刀子的重傷，我依舊絞腸椎心的昏過去了。

八月十四日

我自從決意的寫，質實的寫，——無論是可喜可悔可悲可怒的，我一律想質實的寫，彷彿藉着這一寫，可以使我心頭所深茹的辛酸一淹。如果這便是絕筆，我也就無憾了。但是自從那一天兩次昏暈後，我的肝氣痛一直不曾止住，結果身體的苦痛壓迫了心頭的苦痛。這兩天我不但不能寫，且不能想，今天肝氣痛稍愈，於是又努力的繼續着寫……

我自從一病便在窮困中討生活，我雖是個有父親的女孩子，但「等是有家歸未得」也就等於是無處依歸的孤兒了。有許多人——可以說是有經驗的老成人，勸我將就的嫁，但我是醉心婦女運動的人，我不能為了衣食而犧牲了我的志趣和人格，自然除了一兩個極親信的人，大家不免以我為喜歡胡鬧的女子。最使我痛心的，就是我空落落的身心，沒有依靠。社會又是這樣的黑暗，他們從不肯為一個有志無力的女子原諒一二分。到現在我不覺要後悔，智識誤我，理性苦我——不然嫁了——隨便的嫁了，安知不比這飄零的身世要差勝一籌?!呵弄到現在志比天高，但是被人的蹂躪，全身玷垢，什麼時候可以

洗清？唉！我恨我的命運！我更恨無情的人類！

記得當我初到北京的時候，我在某大學裏讀書。一般如瘋狂的青年用盡他們誘惑和輕蔑的手段來坑陷我，而他們一方面又是特別的冠冕堂皇，他們稱贊我是奮鬬的勇將，是有志氣的女子，甚至諛我是女界的明燈。可憐缺少經驗的我，驚弓之餘的我，得了這意外的稱許和慰藉，怎由得不赤裸裸的將心魂貢獻於他們之前，充作他們儘量的捉弄品。

何仁王義最是狡猾而殘忍的兩個少年。……我整個的心摧碎於他們的手裏。

唉！無所不知的上帝，——我當然不敢瞞你，並且是不能瞞你，當我逃避家庭專制，而求光明前途的時候，我不但是爲我個人謀幸福；並且爲同病的女同胞作先鋒。當時的氣概，是不容瞞無所不知的上帝，我自覺得可以貫雲穿霄。然而我被他們同情的誘惑，恐怕也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一個沒有經驗的女子，必不可免的危險！

記得那時候我也正患着肝氣病，可是沒有現在這樣潦倒落寞。瘋狂似的何仁王義

雖是現在他們儘量的顯露了狡猾的面目，然而那時候，卻是意氣充溢。他們說：「我們應當盡我們的能力，幫助有志無力的婦女，況且她又正在病中。」自然啦，我現在才覺悟，我那時還充當某報的通信員，每月有三四十塊錢的進款，——才能免如今日的淒涼……不過這已等於賊去關門，現在覺悟已經晚了。

金錢和虛榮本來最足以使得青年傾倒。那時節的藍田，雖然病了，甚至病了兩個月，而無時無刻沒有人來問候，有的送食品，有的送鮮花。尤其何仁王義對我殷勤，他們兩人每夜輪流着服侍我，那時眞使我感激和傷心。我想落寞的我，在這不情的人類中，相與週旋，實在容易被人欺侮，難得這兩個青年——尤其是何仁——我和他更有一層同病相憐之感——他的身世也是飄零的，他和我一樣在冷酷的繼母手下討生活——自然我和他更容易聯絡了。後來我病好了，他——何仁託芝姐來表示他的誠意，我們不久便在公園裏定婚了。這不是很美滿的結合嗎?——然而現在想來正是春蠶作繭自縛，自取之咎又復誰怨！唉！我這時心痛手顫，我後悔，我有什麼法子自禁我的眼淚！……

八月十九日

每逢一番刺激，便數日僵然若死。我的病時好時壞，芝姐雖然屢次勸慰警戒我，——唉，這世界上唯有她肯給我生路，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那一句：「藍田保重你的健康，還有最後的奮鬬。你不應當過於自棄！」這的是一劑興奮藥，使絕望的我彷彿前途不盡是無望！

昨日天氣十分淸朗，我的病軀似乎輕減許多。下午芝姐來時，我已經能起來斜倚在藤椅上。芝姐十分欣慰的說：「自從你一病，我還不曾到過公園，難得你今天能起來，我們同到公園去疏散疏散，或者有益你的病軀呢。」我難卻她的美意，且靜極思動，也想出去換一換環境，於是芝姐殷勤替我梳着頭。後來我對着鏡子洗臉，又不免為了憔悴的病容自驚自悲，由不得流下淚來。芝姐立刻將鏡子奪過去，替我拭着淚痕。不久我們就到了柏林揾翠，百鳥婉囀的公園中了。那一天確是好氣候，秋風鬆爽的吹在身上，頭腦立時開展了，陡覺四境都含着生意。雖然沒有繁花如錦，而樹影婆娑，更感到幽趣橫生。但是忽然一

陣笑語聲——刺耳的笑語聲又使我的心魂震悸了，果然「不是寃家不聚頭，」正是何仁和他的新婚夫人相倚相偎的過來。我彷彿不必等腦中樞的命令，我兩脚已不由自主的站起來，我匆匆的走了。芝姐莫明其妙的追上來，自然那種灰敗的面色使她失驚，然當她再一回顧時，——何仁已經走得較近，她便一切瞭然了。她輕輕的嘆了一聲道：「唉，眞是何苦來！」我不免咀嚼她所說的這幾個字，不覺懺悔這眞眞是何苦來。

自然啦，何仁的新夫人十分的丰韻，這是天厚於她，我不敢怨她。然而何仁未免欺得我好苦。當我們定婚不久，我就發見他另有所戀。我因對他說：「我們的結合，是以彼此人格為擔保的，但是我也自知外表上或者與你不合適，不過我們數年相處，我總以你為我的弟弟相待……若果永久繼續姊弟的關係也未嘗不可……你可推誠對我說。」當時他覺得我有疑惑他的意思，不知他是內愧，還是唯一用的是手段，他竟至哭着對我發誓，自然啦——在現在我覺悟了，無論什麽樣的傻子在還有求於人的時候，絕不願意就此放手，而當時我自然被他的眼淚蒙住了。直到他們宣示結婚的頭兩天他還住在我家裏。

唉！這是怎樣的罪惡……使我一落深淵，終至不克翻身！

本來男子們可以不講貞操的，同時也可以狡兎三窟式的講戀愛。這是社會上予他們的特權，他們樂得東食西宿。然而我若不是因愛情同時不能容第三者的信念，我也不至於逃婚——甚至於受舊社會的排斥，——然而自何仁欺弄了我，不諒人的人類有幾個有眞曲直的，於是我便成了新舊所不容的墜落人了。唉！血肉之軀怎堪屢受摧殘，我正是暴雨後的嫩苗，只要小小的暴風，便支持不住，自那天起我的病又增重了！

在我身心交困的情形下，若不是恥爲怯弱的人，應當早已自殺了。我有時也懷疑，偌大個世界怎麽就沒有我翻身的餘地。然而現在，實際上除了一個抱有上帝愛同胞心的芝姐外，似乎無人不是在竊竊的私議着我的汚點，有幾個簡直當面給我以難堪！我固然是有墮落的嫌疑；然而人類但凡肯存一分的原諒心，容我稍稍的迴旋，我不敢奢心求人的援助，只求人不要過猛烈的破壞，我已是感恩不盡了。唉！有什麽可說，我並連此最小限度的要求也沒有人肯輕擡他或她壓抑的手使我闖過這一關呵！

九月十日

唉！大限將臨了，在這昏憒的十數日中，我不知道人們對我是怎樣的批評，——不過我總想倘若我果然從此與世長辭了，也許那時候可以得到些人們對我不需要的同情，然而這已是不需要的呵！我何必管牠呢！只是有一件事，使我略可自慰的，就是適才何仁的夫人來看我，她握着我的手說道：「姊姊，我和你雖只是兩面之交，然而我今天來看你，卻抱着極深切的同情。何仁與你交情是我最近才知道是遠過於我的，——然而在他和我求婚的時候，並沒對我說，終至姊姊顛頓如此！姊姊，我不知將對你說什麼，……只有一句話，我知道是足以使你相信的，……唉！姊姊，我們同作了犧牲品了呵！況且我更不如姊姊，男子的心是如此的不可靠！在我們沒有結婚以前，他一面欺騙姊姊，同時他也欺騙我，那時我若果知道他與姊姊的關係，我的頭可斷，必不甘心受他的愚弄，終至作他的犧牲品……現在我覺悟了愛情直是混世的魔王，不知多多少少的男女作了牠的犧牲品，所以我今冒昧來見姊姊，一方面求你容我懺悔——因我的孟浪害了姊姊而且自害，一方

面懺悔誤信不純正的愛情，作了獸慾的犧牲……」—唉，她的心泉之狷流，足洗清我靈魂的汚垢。我固然永遠的詛咒人類，然而因爲她的至誠，我立刻爲世界上的婦女原諒，且爲她們痛哭。因爲不被男子玩視和侮辱的女性，至今還不曾有過。我倘若能戰勝病魔，我現在又有了一個新希望，可惜這希望太微弱了。我如果能與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婦女們開個新紀元，那麼我懺悔以前的，同時我將要奮鬬未來的。

呵！死灰雖然已有復燃之望，然而誰肯爲我努力吹噓，使牠果然復燃呢！我的心潮澎湃了！我的靈海沸騰了！然而不可知的天命，和不能預料的社會到底如何？誰能眞確的告訴我，結果，適才的興奮等於一朵虛幻的鏡花！等於一個泡影的水月喲！……

藍田的懺悔錄至此而止，後面另有一頁是芝姐的按語：——

自從藍田一病，只有我一個人和她日夜相守。她的愁心悲顏，使我幾次爲她落淚。常

她將她的懺悔錄交給我的時候，病象已很危險，不過醫生說她的病，可以說大部分是在精神上，不過因精神而影響身體，若果不謀開展心胸，那麽希望身體的恢復健康，也不可能。唉！肖圃——！作人眞是不容易。社會譬如是天羅地網，到處埋着可以傾陷的危機，不幸一旦失足，便百刼不可翻身了！藍田的末路，我不敢深想，她自己是料定她這病不會好，所以才把這懺悔錄交給我，……人類是特別的殘酷，恐怕藍田眞是沒有病好的希望呢！肖圃！天下不止一個藍田……我輩都不能不存戒心。唉！黯淡毀滅，正是現在的世界喲！

唉！虎吼的山風，更加淒厲，幽寂的深夜，使我毛髮皆竦，萬感奔集，又要拚將一夜不睡了！爲什麽世間只有惡消息頻頻的傳來！……

何處是歸程

在紛歧的人生路上，沙侶也是一個怯生的旅行者。她現在雖然已是一個妻子和母親了，但仍不時的徘徊歧路，悄問何處是歸程。

這一天她預備請一個遠方的歸客，天色才朦朧已經輾轉不成夢了。她呆呆的望着淡紫色的帳頂，——彷彿在那上邊展露着紫羅蘭的花影，正是四年前的一個春夜吧，微風嗗送茉莉的溫馨，眉月斜掛松尖寂靜的河隄上。她曾同玲素挽臂並肩，躑躅於嫩綠叢中。不過爲了玲素去國，黯然的話別，一切的美景都染上離人眼中的血痕。

第二天的淸晨，沙侶拏了一束紫羅蘭花，到車站上送玲素。沙侶握着玲素的手說道：「素姊珍重吧！……四年後再見，但願你我都如這含笑的春花，牠是希望的象徵呵！」那時玲素收了這花，火車已經慢慢的蠕動了，——現在整整已經四年。

沙侶正眷懷着往事，不覺環顧自己的四圍。忽看見身旁睡着十個月的孩子——緋紅着雙頰，垂覆着長而黑的睫毛，嬌小而圓潤的面孔，不由得輕輕在他額上吻了一下。又輕輕坐了起來，披上一件絨布的夾衣，拉開蚊帳，黃金色的日光已由玻璃窗外射了進來。聽聽樓下已有輕微的脚步聲，心想大約是張媽起來了吧。於是走到扶梯口輕輕喊了一聲張媽，一個麻臉而微胖的婦人拏着一把鉛壺上來了。沙侶扣着衣鈕欠伸着道：「今天十點有客來，屋裏和客廳的地板都要拖乾淨些……回頭就去買小菜……阿福起來了嗎？……叫他喫了早飯就到碼頭去接三小姐。另外還有一個客人，是和三小姐同輪船來的，……她們九點鐘到上海。早點去不要誤了事！」張媽放下鉛壺，答應着去了。

沙侶走到梳妝臺旁，正打算梳頭，忽看見鏡子裏自己的容顏老了許多，和牆上所掛的小照，大不同了。她不免暗驚歲月催人，梳子插在頭上，怔怔的出起神來。她不住的想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結婚，生子，作母親，……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業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陳迹……女人，……這原來就是女人的天職。但誰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這

麼簡單的動物呢？……整理家務，扶養孩子，哦！侍候丈夫，這些瑣碎的事情眞夠銷磨人了。社會事業——由於個人的意志所發生的活動，只好不提吧。……唉，眞慚愧對今天遠道的歸客！——一別四年的玲素呵！她現在學成歸國，正好施展她平生的抱負。她彷彿是光芒閃爍的北辰，可以爲黑暗沈沈的夜景放一線的光明，爲一切迷路者指引前程。哦，這是怎樣的偉大和有意義！唉，我眞太怯弱，爲什麼要結婚？妹妹一向抱獨身主義，她的見識要比我高超呢！現在只有看人家奮飛，我已是時代的落伍者。十餘年來所求知識，現在只好分付波臣，把一切都深埋海底吧。希望的花，隨流光而枯萎，永永成爲我靈宮裏的一個殘影呵！……」沙侶無論如何排解不開這騷愁的祕結，禁不住悄悄的拭淚。忽聽見前屋丈夫的咳嗽聲，知道他已醒了，趕忙喊張媽端正面湯，預備點心，自己又跑過去替他拏替換的褲褂。一面又吩咐車夫喫早飯，把車子拉出去預備着。亂了一陣子，才想去洗臉，牀上的小乖乖又醒了，連忙放下面巾，抱起小乖，喂奶換尿布，壁上的鐘已鏜鏜的敲了九下。客人就要來了，一切都還不曾預備好，沙侶顧不得了，如走馬燈似的忙着。

沙侶走到院子裏，採了幾枝紫色的丁香插在白磁瓶裏，放在客廳的圓桌上。悵然坐在靠窗的沙發上，靜靜的等候玲素和她的三妹妹。在這沈寂而溫馨的空氣裏，沙侶復重溫她的舊夢，眼睫上不知何時又沾濡上淚液，彷彿晨露浸秋草。

不久門上的電鈴，瑯瑯的響了。張媽呀的一聲開了大門，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手裏提了一個小皮包，含笑走了進來。沙侶忙上前握住她的手，似喜似悵的說道：「你們回來了。玲素呢……」「來了！沙侶！沙侶你好嗎？想不到在這裏看見你，聽說你已經作了母親，快讓我看看我們的外甥……」沙侶默默的凝立着。玲素彷彿明白她的隱衷，因握着沙侶的手，懇切的說道：「歧路百出的人生長途上，你總算找到歸宿，不必想那些不如意的事吧！」沙侶蒸鬱的熱淚，不能勉強的嚥下去了。她哽咽着嘆道：「玲姊，你何必拏這種不由衷的話安慰我，歸宿——我眞是不敢深想，譬如坑窪裏的水，牠永永不動，那也算是有了歸宿，但是太無聊而淺薄了。如果我但求如此的歸宿，——如此的歸宿便是人生的眞義；那麼世界還有什麼缺陷？」

「這是爲什麼，姊姊。你難道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嗎？」沙侶搖頭歎道：「妹妹，我那敢妄求如意，世界上也有如意的事嗎？只求事實與思想不過分的衝突，已經是萬分的幸運了！」沙侶淒楚而深痛的語調，使得大家憫然了。三妹妹似不耐此種死一般的冷寂，站了起來，憑着窗子看院子裏的蜜蜂，攢進花心採蜜。玲素依然緊握沙侶的手安慰她道：「沙侶不要太拘迹吧，有什麼難受的呢？世界上所謂的眞理，原不是絕對的。什麼偉大和不朽，究竟太片面了，何嘗能解決整個的人生？——人生原來不是這樣簡單的，誰能夠面面顧到！……如果天地是一個完整的，那麼女媧氏倒不必鍊石補天了，你也太想不開。」

「玲姊的話眞不錯，人生就彷彿是不知歸程的旅行者，走到那裏算到那裏，只要是已經努力的走了，一切都可以卸責了。……姊姊總喜歡鑽牛角尖，越鑽越仄，……我不怕你笑話，我獨身主義的主張，近來有些搖動了。……因爲我已覺悟固執是人生滋苦之因，不必拏別人說，只看我們的姑姑吧。」

「姑姑近來怎麼樣？前些日子聽說她患失眠很利害，最近不知好了沒有？三妹妹你

從故鄉來，也聽到她的消息嗎？」

「姊姊！你自然很仰慕姑姑的努力囉。……人們有的說像她這樣才算偉大，但是不幸同時也有人冷笑說她無聊，出風頭，姑姑恨起來常常咬着嘴唇道：『齷齪的人類，永遠是殘酷的呵！』但有誰理會她，隔膜彷彿鐵壁銅牆般矗立在人與人的中間。」

玲素聽見三妹妹慨然的說着，也不覺有些心煩意亂，但仍勉強保持她深沈的態度，淡淡的說道：「我想世上既沒有兼全的事，那末隨遇而安自多樂趣，又何必矯俗干名？」

沙侶搖頭道：「玲姊！我相信你更比我明白一切，因此我知道你的話還是爲安慰我而發的。……究竟你也是替我咽着眼淚，何妨大家痛快些哭一場呢！……我老實的告訴你吧，女孩子們的心，完全迷惑於理想的花園裏。——玫瑰是愛情的象徵，月光的潔幕下，戀人並肩的坐在花叢裏，一切都超越人間，把兩個靈魂攪合成一個，世界儘管和死般的沈寂而他和她是息息相通的，是諧和的。唉，這種的誘惑力之下，誰能相信骨子裏的眞象呢！……簡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結婚的果是把他和她從天上摔到人間，他們是

為了家務的管理，和慾性的發洩而娶妻。更痛快點說吧，許多女子也是為了喫飯享福而嫁丈夫。——但是作着理想的花園的夢的女子，跑到這種的環境之下，……玲姊，這難道不是悲劇嗎？……前天芷芬來，她曾問我說：『你現在怎麼樣？看着雜亂如麻的國事，竟沒有一些努力的意思嗎？』玲姊！你知道芷芬這話，使我如何的受刺激！但是罪過，我當時竟說出些欺人自欺的話。——我現在一切都不想了，撫養大了這個小孩子也就算了。高興時寫點東西，念點書，消遣消遣。我本是個小人物，且早已看淡了一切的虛榮。……芷芬聽罷，極不高興，她用失望的眼光看着我道：『你能安於此也好，不過我也有我的思想，……將軍上馬各自奔前程吧！』她大概看我是個不堪造就的廢物，連坐也不坐便走了。當時我覺得很抱歉，並且再捫捫心我何嘗眞是沒有責任心？……呵，玲姊，怯弱的我只有悔恨我為什麼要結婚呢？」沙侶說得十分傷心，不住的用羅巾拭淚。

但是三妹妹總不信，不結婚便可以成全一切，她回過頭來看着沙侶和玲素說：「讓我們再談談不結婚的姑姑罷：

「玲姊和姊姊，你們腦子裏都應有姑姑的印象吧？美麗如春花般的面孔，玲瓏而窈窕的身材，正彷彿這漂亮而馥郁的丁香花。可是只有這時候，是丁香的青春期，香色均臻濃豔；不過催人的歲月，和不肯爲人駐足的春之女神，轉眼走了，一切便都改觀。如果到了鶗鴂嗁嫣紅，鶯戀殘枝，已是春事闌珊，只落得眷念旣往的青春，那又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冷落？……姑姑近來憔悴得多了，據我的觀察，她或者正悔不曾及時的結婚呢！」

沙侶雖聽了這話，但不敢深信，微笑道：「三妹妹，你不要太把姑姑看弱了。」

三妹妹辯道：「你聽我講她一段故事吧：

「今年中秋月夜，我和她同在鼓山住着，這夜恰是滿山的好月色，瀑布和澗流都閃爍着銀色的光。晚飯後，我們沿着石路土階，慢慢奔北山峯，那裏如疏星般列着幾塊光滑的巖石，我們揀了一塊三角形的，並肩坐下。忽從微風裏悄送來陣陣的暗香，我們藉着月色的皎朗，看見巖石上攀着不少的藤蔓，也有如珊瑚色的圓球，認不出是什麼東西。在我們的脚下，凹下去的地方有一道山澗，正潺潺湲湲的流動。我們彼此無言的對坐着，不久

忽聽見悠揚的歌聲，正從對山的禮拜堂裏發出來。姑姑很興奮的站起來說：『美妙極了，此時此地，倘若說就在這時候死了，豈不……？眞的到了那一天，或者有許多人要嘆道：可惜，可惜她死得太早了，如果不死，前途成就正未可量呢！……』我聽了這話彷彿得了一種暗示，窺見姑姑心頭隆起紅腫的傷痕。——我因問道：『姑姑，你爲什麼說這種短氣的話，你的前途正遠，大家都希望你把成功的消息報告他們呢。……』姑姑撫着我的肩嘆道：『三妹，你知道正是爲了希望我的人多，我要早死了，只有死才能得最大的同情。……想起兩年前在北京爲婦女運動奔走，結果只增加我一些慚愧，有些人竟贈了我一個準政客的刻薄名詞，後來因爲運動憲法修改委員，給我們相當的援助，更不知受了多少嘲笑。末了到底被人造了許多謠言，什麼和某人訂婚了，最殘忍的竟有人說我要給某人作姨太太。並且不止侮辱我一個，他們在酒酣耳熱的時候，從他們噴唾沫的口角上，往往流露出輕薄的微笑，跟着，他們必定要求一個結論道：「這些女子都是拿着婦女運動作招牌，借題出風頭，」……你想我怎麼受？……偏偏我們的同志又不爭氣，文蘭和美眞又鬧

起三角戀愛。一天到晚鬧笑話。我不免憤恨終至於灰心。不久政局又發生了大變，國會解散，……我們婦女同盟會也就冰消瓦解。在北京住着眞覺無聊，更加着不知趣的某次長整天和我夾纏，使我決心離開北京。……還以爲回來以後，再想法團結同志以圖再舉，誰知道這裏的環境更是不堪？唉！……我的前途茫茫，成敗不可必，倘若事業終無希望，……到不如早些作個結束。……』

「姑姑黯然的站在月光之下，也許是悄悄的垂淚，但我不忍對她逼視。當我在回來的路上，姑姑又對我說：『眞的我現在感到各方面都太孤零了。』玲姊，姑姑言外之意便可知了。」沙侶靜聽着，最後微笑道：「那末還是結婚好！」

玲素並不理會她的話，只悄悄的打算盤，怎麼辦？結婚也不好，不結婚也不好，歧路紛出，到底何處是歸程呵？她不覺深深的嘆道：「好複雜的人生！」

沙侶和三妹妹沈默了，大家各自想着心事，四圍如死般的寂靜，只有樹梢頭的黃鸝，正宛囀着，巧弄她的珠喉呢。

雨夜

在那一天將近黃昏的時候，蔚藍的天空，漸漸幔上一層灰黯色的陰雲；樹梢頭發出弗弗發發的風響。──俠影對着著衣鏡，整理了鬢髮，拿着那把緋紅色的小雨傘；到東城某飯店，訪問一個新從南方來的朋友。洋車走到半路的時候，已聽見雨點打在傘上滴打的聲音；仰頭看見頭頂上，有一塊特別濃黑的烏雲。車夫知道這雨就要大起來，拚命的飛跑了去，霎那間已經到了。她下車走到第三層樓拐角的地方，已見她的朋友迎了出來，──他是一位少年軍官，身上穿着一色深黃嗶嘰的軍衣；腰間束一條兩寸來寬的皮帶，腳上登一雙黑芝麻皮的馬靴。見她進來連忙趕上一步，替她拿了傘和小皮包，領她到五十五號的房間裏坐下。這時雨果然大起來，打在那鐵紗窗上，丁丁鐺鐺恰如馬蹄急驟的奔馳聲；並且風勢已猛，斜雨由窗外濺在地板上。那位少年軍官，這時正站在門口吩咐茶房拿汽

水，驀回頭看見地板上已溼了一大片，連忙走過來掩上門窗；屋裏的空氣即刻沈悶起來。俠影用扇子扇着，沒精打彩的坐在藤椅上，覺得這屋裏的氣壓，異常沈重，幾乎悶得透不出氣來，只怔怔的向着藤椅對面那著衣鏡出神。正在這個時候茶房已將汽水拿來了。少年軍官親自倒了一杯，遞給俠影，然後他自己也倒了一杯。正端到嘴邊要喝時，忽從鏡子裏看見俠影臉色靑黃，拿着汽水，瞧着只管皺眉。他連忙放下汽水杯，走來半膝屈着跪在俠影的面前，柔聲問道：

「怎麼？你覺得不舒服嗎？……爲什麼像是很不高興……喝點汽水吧！俠姊！」

「沒有什麼，只覺得悶熱，頭部好像要爆裂似的。」他聽了這話，回頭看了看那蚊帳深垂的牀鋪，說道：「那麼到牀上睡一睡好不好？」俠影不加思索的搖頭拒絕了。

「那麼我替你扇扇吧？」說着接過她手裏的扇子，替她慢慢的扇着。

她擡頭看見鏡子裏一雙人影，心裏不住怦怦亂跳；臉上漸漸泛上紅雲，悄悄向跪在地下的少年軍官瞥了一眼，只見他正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她，一對眼瞳裏，滿含着不可說

的祕密。俠影在這霎那間，心電中似乎感到一種異常的接觸，她趕緊掉過頭來，避開他那使人羞愧而且可怕的眼光，囁嚅說道：「請你把門開了吧！我實在熱得難受。」他悄悄的站了起來，對她微微一笑，似乎說：「你叫我開門的意思我已經明白了！」她更覺得跼促不安，只得低了頭。他把門開了以後，又走過來坐在她旁邊，回身從桌上拿一根香煙，自己抽着了，遞給俠影。她搖頭拒絕道：

「我不喫煙……」

「喫喫玩玩，什麽要緊！」

「要喫，我自己會點，誰要喫你賸下的？……」

「哦，那裏的話！我怎敢把賸下的給你？……我就是替你點的，這樣才足以表示我們是老朋友應當親熱！」

俠影一聲不響，只低着頭，假作看摺扇上的字，不敢向他看。心裏又急又悔，覺得自己眞太冒失了，爲什麽獨自一個人到這裏來看他？並且她又想起八年前她倆的一段歷史

來。那時正是學生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她和他都是學生會的職員，常常同在一張辦公桌上辦公。有時閒暇，也同到公園裏兜圈子；在水榭喝茶。後來她每天由會裏回學校的時候，常有動人顏色的信封的一封信放在她的書桌上，同學們從那裏走過時，必要拿起來看看，打着俏皮的嘲諷語調說道：「好漂亮的情書。」

但是她每逢拆開看過之後，臉上常露着被欺侮的憤怒，把信撕得粉碎；扔在字紙簍裏。並且永沒有寫過回信。但是來信仍是源源不絕。後來她想了一個方法；把一封封的來信，並不拆開，只藏在屜子裏，漸漸已積到十三封了，她就用了一個絕大的信封，把那些原封不動的信，都裝在裏面，寄回去還他……從此以後她也不到學生會去，他倆的糾紛就這樣不解決而解決了。又過了半年，她便和另一個青年結了婚，以後雖然也接到他的信，但是仍然不答覆。最後兩年消息隔絕，更覺得往事如夢痕了。

在一年的夏天，藤架上滿垂着綠色的長筴，柳樹梢的夏蟬，不住聲的唱着長調的歌兒時，國民軍已經打到這裏。一切都生了變化，他也隨着環境變成一個漂亮的軍官。在一

天的上午，俠影正悶坐在綠影滿窗的書齋裏；忽看僕人拿進一張名片道：「有一位軍官請見。」她不覺怔了半晌，心想朋友裏是沒有作軍官的。後來接過片子看了，這才想起八年前的一個潦倒青年。當她正在迴憶往事的時候，一陣橐橐的靴聲，已來到房門前，她起身迎出；只見一個全副武裝的青年，手裏提着一個皮包，雄糾糾的站在面前，將右手舉在帽邊行了一個軍禮，那神氣像煞很莊嚴。但她覺得有點滑稽，含笑請他進了客廳，談了些別後的經過，這才了然他作軍官的歷史。據說他離開舊京以後曾在南京某軍官學校過了三年，後來又作過排長和連長，打過三次勝仗，現在居然是少尉了。俠影聽了這一段很有趣味的描述，心裏雖然湧起種種奇異的念頭，但是眞不知道對他談些什麼才對勁。在彼此沈默之後他站起來告辭了。她送他出了客廳時，他便阻止她再送，但是他伸出手來，和俠影握別。俠影事先絕沒有想到，這時弄得一隻手伸縮都不好，不由得把臉漲得通紅，最後糊裏糊塗的和他握了一握。怔怔的站着，好久好久似乎才從夢裏醒來。

過了兩天，少年軍官又來看俠影，並且約她那天下午到他住的飯店喫飯。俠影覺得

沒有拒絕他的理由，而且怕別人看出自己的猜疑，也許不是那麽回事，豈不太難爲情，因此不容躊躇的就答應他了。

但是現在的情形，眞使她窘極了。而又不願露出慌張膽小的樣子，只有拉長面孔，冷然的坐着，以爲這樣一來，總可以使他不敢再表示什麽。他果然嘆了一口氣，怔怔看着窗外閃動的電流，臉上的神色很難看，不住咬着嘴脣，心裏彷彿壓了極重的鉛塊。俠影看了這個樣子，又覺得自己太毒辣了，無論如何，相當的交誼總應保持的。於是不免轉變了面容，訕訕的說道：「請你叫他們早點開飯吧！晚了路上更加難走，你瞧雨越下越大了呢！」

他將椅子挪近了俠影，臉上慢慢浮出紅色，嘴脣也沒有適才那樣慘白。擧眼瞧瞧俠影，見她已不是那霜冷冰寒的面孔了，這正是一個進攻的好機會，於是他將手撫着她的肩道：「俠姊！……我就叫他們開飯，不過這麽大的雨……回去路上一定要着涼！如果生病，叫我多疚心，我想請你今天晚上不回去好不好？」

俠影聽了這話，又是暗暗心驚，她眞覺得猜不透他的心，難道他還誤會對他有什麽

好感嗎！……人眞是可怕的自私的蟲子，只要滿足自己的慾望，再不管別人的難堪。……這屋子裏的空氣，眞緊張，若果不立刻衝出這重圍，就許會發生意外的事情。因此站起來含怒道：「我不喫飯立刻就走。」說完就奔到牀旁去按電鈴，叫茶房僱車，誰知慌忙中偏偏按錯機鈕，倒將屋裏的電燈按滅了。黑暗中，那少年軍官如獰惡的魔鬼般，將她攔腰摟住，在她頰上一吻。她急得發了昏，一壁掙扎一壁戰慄着威嚇道：「你再不放手，我就要嚷了。」這句話才把他從慾海裏提了出來，鬆了手坐在一旁獰笑。她忙將電燈擰亮，含淚面壁坐着。少年軍官紅着臉，向她陪禮道：「實在對不住！……不過我實在愛你；……以後再不敢了！……我現在就叫他們開飯，囘頭僱汽車送你囘去。」她聽了這話只得勉強忍氣吞聲的坐着。

窗外的風雨，依然沒有停止，他們默默的坐着。她是什麼話都不願意說。他呢，是什麼話都不敢說。沈默了許久，他更忍不住，輕輕的嘆息道：「俠姊！我記得從前有一次開會的時候，你冒着大雪，到我們學校來，頸子上圍着一個大狐皮，手拿着着白羔皮的手籠，襯着

一件黑縐紗皮袍，含着微笑，坐在我們課堂的書桌上；那一副天眞柔和的神氣，直到如今還是極顯明的印在我的腦膜上。只要我一閉眼就可以彷彿到……唉！俠姊！你那時候對人多麼親切，但是你現在為什麼這麼冷酷嚴厲呢？……可恨我那時候純粹是個小孩子，不懂得交際，而且膽子太小，後來我常常後悔，……爲什麼愛你，而不敢對你表示，所以才弄到失敗。如果那時敢把你擁抱着一吻，安知你不是我的！……俠姊！難道你就忍心不使我……」

「別胡說了吧！天下講戀愛的人，就沒有像你這樣的講法。」

「對付女子非如此不可，她們是要人強迫才有趣味的……」

「這到是創論！」俠影冷笑着說，由不得一股不平之氣，直衝上來。她覺得一切的男人沒有不蔑視女性的，但是面子上還能尊女性如皇后，骨子裏是什麼？不過玩具罷了。這位少年軍官蔑視女性的色彩更濃厚，當面竟敢說這種無禮的話，不覺發恨道：「野蠻的東西！……像你這種淺薄的人，也配講戀愛，可惜了神聖的名辭，被你們糟塌得可憐！……

你要知道，戀愛是雙方靈感上的交融，難道是擁抱着一吻，就算成功了嗎？虧你還自詡，你很能交際，連女子的心理都不懂。」

「哦！那裏的話，女子……女子的心理我算是懂得多啦。她們所喜歡的男人，臉子漂亮還是第二件事，第一要揮金如土，體格強健。不瞞你說，在八年前我雖然失敗了，但是現在我確有把握呢！我在上海的時候，不時在愛美社表演跳舞和劍術，那些年青的姑娘，對我傾倒得簡直要發狂，比那蝴蝶逐着玫瑰花兒，還要迷醉呢，可惜沒有機會使你看見。俠姊！你不知道在明亮的燈光下，我打扮得好像希臘的古騎士，手裏握着裝金琢玉的寶劍，劍鋒的光芒好像秋水，好像晨霜，在萬顆星般的燈光之下舞弄，閃出奇異的光彩，那一種壯烈而優美的情態，使得環繞臺下的少女和青年深深的迷醉了。她們滿面嬌紅，兩眼柔媚的望着我。唉！我眞沒法描摹那一般滋味呢。等到我下了舞臺時，我的衣襟上插滿鮮花，許多嬌美的姑娘向我微笑，她們都希望能和我作朋友……你想，我能傾倒那些交際場中的名星，我豈是不懂女子心理！只是我卻有點捉摸不住你這位女作家的心理罷了。」

俠影聽他描述到深酣的時候，心靈深處也有些躍躍蕩動，不過太暫時了，不久依然平靜無波，並且覺得人類的虛誇，和趨重形式，這位少年軍官又是唯一無二的代表了。他好像叢莽裏的有花斑的毒蛇，故意弄出迷人的手段，使人入彀。因此把他適才似乎能動人的一席話，完全毀滅了，一切美的幻影之後都露着卑鄙滑稽的面孔，她接着他的話說道：

「所以你應當明白，人類不是那麼簡單，也不是都如你所想的那麼醜惡，……你絕不能以對待一般女子的花樣來對待我……如果如此，你將要錯到底了。」

「唉！俠姊！請你不要氣，我懇切的求你聽我可憐——或者你認爲愚癡，甚至於認爲虛狂——的伸訴，眞的！我敢對天發誓，我對於一切的女子，雖然有些不應當，……就是你所說的蔑視。但是我自從認識你以後，的確一直在愛着你，極熱烈的愛着你，無論什麼時候，也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想着你。可是我也明白，你是不想着我的，對不對？」在他問這一句話的意思，自然滿望她的囘答是「不對，」或者是「那裏的話呢，」不過結果她只

「哼！」了一聲。他覺得有些失望了，但是仍然鼓着勇氣說道：

「後來我聽見你和人結婚了，我當時就彷彿被人摔在無底深淵裏，那裏邊的冰稜如劍般的刺着我的心。經過了這一次傷心之後，我就到南方過漂流的生活，但是每當月夜或清晨時，我總是想起你來，就想寫信給你。但是不知道你的住址，往往寫好之後用火燒了，希望你能在夢裏看見。但是你絕沒有回信來，……咳！俠姊！這次你知道我爲什麼北來，唯一的使命，就是來看你，來安慰你，使你忘記一切的悲愁，不要常常憶念着已死的他，而苦壞了你的身體。……俠姊！我相信你是偉大的，將來必能有一番大事業的……一定可以在歷史上留個痕迹。但是第一不要忘了使你的身體強健……所以必須放開心腸尋求快樂……至少總得有一個親切的朋友……」

俠影不等他說完，就打斷他的話頭道：「算了！算了！你不必再說下去吧！我老實告訴你，我此生絕不會和你發生戀愛！」

「哦！爲什麼？……我也是很喜歡藝術的……而且我也曾努力於藝術……跳舞，圖

畫……我想我們將來很可共同研究，並且以你的孤零，實在需要一個負責任安慰你的人呢！」

「朋友！我有的是至少兩打！我並不覺需要什麼……請你不必說了吧，何苦呢，誰不曉得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呵！」

少年軍官聽了俠影的話，正碰着心病，不覺紅了臉，說道：「豈有此理。」

「可不是嗎……豈有此理，也不知道誰才豈有此理呢？」俠影冷冷的又補了這麼一句。少年軍官樣子很忸怩的站起來在屋子裏打磨旋，後來他依然又坐在適才那張椅子上，含着不平的口氣說道：

「哦！我始終不明白，你為什麼不能和我講戀愛？……我的身體不強健嗎？……我的臉子不漂亮嗎？……我的地位不高嗎？我沒有藝術的天才嗎？……」

「好了好了！請你把這些話對別人說去吧！」俠影露出不耐煩的神氣。他的勇氣不由得早餒了下去。本想這一次北來一定可以得到她熱烈的愛，因為這正是一個極好的

機會——女子意志最薄弱，況且又正在失意冷清的時候呢！他萬分想不到現在的情形，是如此的壞法。他細想自己的資格實在應當得到勝利，誰知道偏碰到這麼一個古怪人，心裏又是懊惱，又是不平。俠影內心也暗自驚奇，果然他的像貌能力地位以至一切，都有使一個女子投降的威力，但是爲什麼不能衝動她堅壘的心門。自然她看得太透明了；可是這話，少年軍官絕對不能承認，所以她想不出囘答的方法，只有勉强笑道：「你瞧，你簡直太可笑了，叫我怎麼囘答。不過我只能告訴你，人間的事情是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呢！」

「唉！我猜着了，俠姊！你原來是一個舊道德的女子，你的心恰是古井不波呵！」

「哦！那你簡直整個誤解了。我告訴你，古井不波，只有是沒有源流的死井，牠才能不波，一個活活潑潑的人，生之源流正充塞他的軀殼，又怎能如死人般，漠無所動呢。而且我又是個受過新教育的女子，從來就沒有這種迂腐的傳統思想。不過你要知道，一種超物質的靈的認識，是比一切威權都利害呢。換句話說，就是我的直覺認爲你的愛我，是我所不願意領受的，那麼無論怎樣，你是不能使我動心！……我老實告訴你吧，我現在已有所

戀了，所以你就早早打銷妄想罷！」俠影說到這裏，發出勝利的微笑。好像一個醫生，對於他的病人好容易找到對症的藥了。但是少年軍官似乎不相信有這麽一回事；並且覺得這種機會，他應當有優先權，因懷疑着向她笑道：

「眞的嗎？請你不要故意使我失望。」

「誰騙你？……將來有機會，我還可以介紹你們見面呢。」俠影坐實了這一句之後，又對少年軍官笑了一笑，似乎說：「這一來你可不用再纏了吧！」

果然他眞有些洗不住氣了，用手指頭在桌子上畫圈子，滿頭的汗珠沿着前額向眼角滾下來。趕忙站起來走到臉盆架旁，用冷水洗了臉，轉身坐在桌旁的靠椅上，不時偷眼看着俠影。見她正低着頭在那裏沈思，那一種靜默的態度和灑脫的丰神，又使他把已經搗碎的希望，重新揑造起來，又鼓着勇氣問道：

「俠姊！請你告訴我他的姓名，……並且是怎樣一個人，而能得你深切的愛戀，他比我好？……什麼地方比我好！」俠影不耐煩的瞧了他一眼，冷笑道：「喂！難道你不曉得愛

情是沒條件的——有，也是沒條件的條件，就是不能拿具體的條件來定定，只不過是靈感的合拍罷了。這個是無法可比的。老實說，這個人在人們看來也許件件不如你，比你差得太多，可是我就能愛他，這不是太神祕嗎？但是並不希奇，從來是情人眼裏出西施呵。至於姓名，我沒有告訴你的必要，你也沒有知道的必要，……難道你要和他決鬭嗎？……」

俠影說完不禁笑了。

他一身都似癱軟了，覺得俠影眞難對付，冷一句熱一句，使得他又愛又恨，這個身子彷彿懸了空，擺在那一方面都覺得不安定。終久他還是希望以摯情感動俠影，他似乎已窺出這位心軟面剛的女作家的隱衷了。他說道：「唉！俠姊！你眞對不住我，你應當賠償我這幾年的損失。我實話告訴你，自從愛你之後，簡直是先入爲主了，以後無論什麼人，都不能奪去你在我心頭的優勝地位，對什麼人都難生深切的愛……所以直到如今我還不曾結婚。」果然是絕妙的辭令。那一個怯弱的少女聽了這話，能不立刻投到他的懷裏呢。就是俠影心裏也覺得有點悵悵的，不知怎麼才好，但是她一轉念立刻又想起了一段故

事，——敏明看見那紫衣女子對各個男子說道：「我很愛你，你是我的命，我們是同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愛過別人。」而那每個男子也是一樣回答道：「我對於你的愛情也是如此，你以外不曾愛過別的女人。」這當面撒謊的勾當眞眞太滑稽了。俠影這麼一想，又把他那深摯的情話分析得一文不值，更那裏會動念。俠影露着輕鄙的笑說道：

「你眞正太會說話了。請問我已經結婚了，你還夢想什麼！」

他也覺得自己這話，理由太不充足，臉上很不夠瞧的，只得勉強訕訕的說道：「不過現在他已死了……讓我來代表他罷！他活着的時候，也常常委託我代替他作重要的事情。」

「眞是你越說越出奇了……你怎麼就料到他要死，一直等着作代表呢。你們這些男人，太把女子看得腦筋簡單了！算了吧！你今夜是請我來喫飯還是……怎麼樣？」

她覺得眞不耐煩了。起初對於他那誠懇的心情，還能相當的感激，後來覺得他太過火了，簡直出了求愛的範圍，處處都露着可鄙的背影，好像猛獸的衝動。一切的殷勤熱愛

都不過想滿足他的慾求。俠影覺得又羞又憤撅着嘴坐在牆角的椅子上，那不知趣的風雨依舊大吹大打的搖撼得窗櫺不住的震動，而且雷聲電光一齊肆威……她想來想去，最後橫了心，寧願因爲冒雨害一場大病，也不願再在這裏停留一刻。她拿着傘，提起皮包，正預備要走的時候，茶房卻開進飯來。少年軍官更不放她走，而且她也怕茶房看出破綻來，還猜不定疑些什麼呢？爲了這些她只得坐下喫飯，少年軍官拿了一瓶深紅色的葡萄酒，倒了滿滿一玻璃杯，放在俠影的面前說道：「俠姊！你喝了這一杯酒，擋擋寒氣吧！」俠影的酒量，雖然不大，但是喝了這滿滿的一杯，還不見得怎麼樣。不過今夜的情形，實在太緊張了，不能不隨處小心在意，只端起來喝了一口便放下了。但是少年軍官絕不願放鬆這個機會，再三要她喝完這一杯，他說道：

「你若不多喝點酒，你想我怎麼放心，讓你在雨中淋了回去。」

「我坐着車，車上有篷，那裏就淋着了？到是車夫淋得可憐，你應當不放心他呵！」俠影這話自然是有意的搗亂，但是那位少年軍官，卻裝作很鄭重的樣子說道：「我不愛他，

愛的是你呵!」這一來可使俠影窘極了，沒有辦法。賭氣一口吞了那杯酒，然後將杯子覆在桌子上，這明是拒絕他再斟第二杯的意思。可是他依然懇求道:「再喝一點吧!」並且把他自己喫賸下的酒倒過一半來。她眞忍耐不住了，含怒推過杯子道:「你這個人未免太不道德了，人家不愛你，爲什麼只是勉強呵!」

「不!我是負責任的愛你，不能說我不道德。」

「負責任不負責任!就談不到那些。你強人愛所不愛，就是侵犯他人的自由，還有什麼道德?」

他無可如何，長嘆了一聲道:「又是我的錯，對不起，我不敢再勉強你了。請你喫點飯吧!」

她也不理他，用湯泡了半碗飯，胡亂喫罷，就站起來隔着窗子向外望望，雨似乎稍微住了些，看看手錶已經九點多鐘了，忙催着僱車回去。他再三央求她再坐一刻鐘，喫了水果再走，她也沒法，只得由他，強捺住火性坐下。這時少年軍官，已經兩大杯的酒入肚了，臉

色是紅裏透紫，額角的青筋一根根爆了起來，一雙澀凝的醉眼，半睜半閉的只向她身上打量，伸着手臂似乎要攫拿什麼似的。她見這種近乎狂人的樣子，覺得怕起來，要想逃走，又怕更激起他的病瘋。這時她彷彿陷身於虎穴龍潭，和那些眼裏冒火，嘴裏噴霧的猛獸爭鬪。想到這裏，全身起慄，正想趁他眼錯不見時，溜了出去。他似乎已看出她的用意了，就離開飯桌，東倒西歪的走到門口，倚着門邊站住。俠影一瞧這光景，心想勉力鎮靜吧，讓他看出怯弱的隱衷，危險性更大了。只得反若無其事的坐下，可是那神氣就如同耗子避貓似的。後來他走過來，想挨近她。她極力按定亂跳的心，注意防備着，不等他走到跟前，早一溜煙躲了。但是不過兩方丈的屋子，究竟不容易躲，幸喜屋子當中，放着一張大八仙桌，她圍着桌子轉，情形緊張極了。但是想到倘驀地進來一個生人，還以爲他們學小孩子捉迷藏玩呢，眞不大雅觀呵。她想到這裏覺得這眞太滑稽了，氣極了反倒發狂似的大笑起來，那笑聲帶着利劍般的鋒芒，震得他的酒都醒了大半，沒精打彩的長嘆一聲坐下了。

俠影收住笑聲，眼角似乎有些溼潤。她深深覺得女子的不幸，永遠被人侮辱玩弄，心

裏充滿委曲的情感，但是到底不好哭出來。並且在一個蔑視女性的男子面前落淚，更是可羞的，也就是表示屈服。她想到這裏，勇氣陡然增加了。她露出很莊嚴的面孔，對他說道：

「我實話告訴你，你如果想維持我們的友誼，從此就得放規矩些；並且請你永遠不要對我有所表示。我們除了普通的友誼，絕不會發生其他的關係。你如果不能照我的話作，那麼對不起我們只有絕交了。……我還告訴你，人不一定都是如你所想像的那麼淺薄……所以別的女子也許要傾倒於你的足下，以得吻你衫角為榮幸，但不見得天下就沒有一個比較深刻的女子，她不願愛慕一般人所愛慕的！……你明白吧，所以趕快換條路走，不要鑽在胡同中自尋苦惱。」

他注視俠影的臉，很堅決的道：「哦！不！絕不；俠姊！這些話都不能使我失望，雖然你的朋友很多，但是，我希望你最後還是愛了我，因為我們是童年的朋友，……所以我相信，總有這麼一天，……而且我絕對能使你幸福。」

「好吧！你要這麼固執成見，我也沒方法阻止你。不過這是咎由自取，你不能又說女

人的手段毒辣吧！……而且我並不願意得到如你所說的幸福，……這一點你也沒有方法勉強我……我們終是冰炭，沒有方法融合的，你放明白點吧！」

「唉！你爲什麼這樣狠心呢，我所看見的女子，眞是只有你是例外。你看周女士她是多麼柔順，眞是一隻依人的小鳥。」

「可不是嗎？你早就該明白才是，你要知道愛情是兩性人格上的了解，你根本就沒把女子看成人，你希望你的愛人是一隻依人的小鳥。哼！這是你的哲學，我也不來管你，我只說個比喻你聽吧！……你想一條蠶，牠吐着絲把自己牢牢的細住，那正是牠自己情願，如果是一個蜂，你要想用絲將牠細住，牠一定要反抗，要逃避的，所以什麼事除了自己情願，別人是勉強不來的，你連這一點都不明白，還要講戀愛嗎！眞叫人好笑。好吧！我們的談判總算是淋漓盡致，就此收束了吧，請你叫茶房僱車去。」

少年軍官知道現在不能再挽留她了。可是能再留一分鐘也好，低頭躊躇片刻，驀然站起來，規規矩矩向她行了一個軍禮，用滑稽的口吻道：「可尊敬的女王！」她不禁也笑

了。但她立刻了然他巧妙的作用，就沈下臉說道：「快叫人僱車去吧，別裝模作樣的嘔人了；無論你怎樣攪，我也是立刻非走不可。」

他知道再沒有辦法了，但是再遲延半分鐘也好，他從桌上拿了一個蜜桃，削了皮遞給她道：「請你再喫了這個桃子，我就叫他們僱車去。」

「咳！你眞夠會纏的。」他笑了笑去叫茶房喊汽車。茶房出去之後，他又請她吸煙，並且又對她說道：

「我們以後永遠作好朋友吧，我一定會對你規規矩矩的，可是請你明天再來這裏玩……因爲不久我仍要囘南邊去。」

「誰有那些閒空。你要覺得寂寞，大可以請周女士來陪，她正是一個柔和的女人，依人的小鳥呢……你不是說她也很愛你，在上海時曾經拉攏你嗎？」

「哦！那樣的女人，我不愛她，專門講究物質的享受，沒有一點犧牲的精神，——只講究打扮，和怎樣討男人的歡喜，……不瞞你說，無論誰，只要肯花二十塊大洋，就可以從她

那裏滿足一切……」

俠影聽了這異外的新聞，不免半信半疑，不過周女士她也曾見過，雖是比較虛榮心重些，但也何至於像他說的那樣下流，由不得答道：「你們男人實在太可恨了，專門侮辱女性，……在你們求愛的時候，用盡誘惑的手段，等到女子依從了，又百般的侮辱她們，有的沒的造上一大篇。哼！我總算認識你們了。我告訴你們吧，像你們這種腦筋，這種思想的男人，才眞正是惡魔呢，怎麽配稱作革命的新青年……人類離着光明的途程還是遠着呢……」

少年軍官聽了這話，知道自己失言了，也不免訕訕的正想分辯幾句。僱汽車的茶房已經囘來了，他說：「打電話到三四個汽車行，都說沒有車了。」

「那末就叫馬車吧！快點……」俠影很焦急的說。

少年軍官瞥了她一眼，也只得點頭說道：「對了！就叫一輛馬車吧。」茶房答應着去了。約莫又過了四五分鐘，又囘來說道：「眞不巧！馬車也沒有！……告訴您老實話吧！這麽

大雨天，又加着是夜裏，他們都不願意出來！」說完笑了笑。俠影不禁臉紅了。心想「這茶房眞笑得出奇，」正想對少年軍官發作兩句。忽聽少年軍官又央求道：「俠姊！你不要走吧！我眞不能放心！……我叫他們替你另開一間房間吧！」

「不走！……你放心吧！便是今夜天上下着刀子，我也得走。眞也奇怪，這麼大的北京城，連一輛汽車馬車都僱不着，莫不是你的詭計吧……故意叫他們這麼說。」

「那絕對沒有這一回事……我愛你是眞，捨不得讓你走也是眞……但絕不敢騙你。俠姊！你不用焦急，我僱洋車送你回去。」

「好！我們就下樓去僱吧！我簡直不能再等了，」她便同他一齊下樓去。最後，他還是對她說：「無論如何，我總希望你有一天會愛我！」

「你等着吧！……我相信我絕不會愛你。」

他們來到樓下，站在積滿雨水的石階前，這時雨雖小了，但還不曾全住。夜裏的涼風，夾着雨點灑在俠影的臉上頗有點涼意。等了許久才僱好車子，她坐在車上，不禁由丹田

深處透出一口氣來，心身立刻覺得輕鬆了。心想這一齣滑稽的戀愛喜劇，眞演得夠使人緊張了。

雨絲從車篷外打進來，上半身的衣服全被打溼了。車輪在泥水裏，轉得特別慢，整整走了一個鐘頭，才到俠影的家裏。少年軍官等着俠影下車進去了，他才坐着原來的車子回去。這時候家裏的人全睡了。庭院靜寂，只有小雨點打在藤葉上，淅淅瀝瀝的響聲，和風吹翠竹嘩啦嘩啦的聲音。她走進屋子，換了睡衣，用涼水洗了臉，又喫了兩塊冰淩的西瓜，心神更覺平靜。然後從書架上拿下日記來，在六月三十日的那一頁上寫了一行道：「今早無事。午後天雨，直到夜深未止，在這淋雨滂沱的夜裏，演了一齣滑稽的喜劇……」

雲蘿姑娘

這時候只有八點多鐘，園裏的清道夫才掃完馬路。兩三個採鷄頭米的工人，已經駕小船，蕩向河中去了。天上停着幾朵稀薄的白雲，水藍的天空，好像圓幕似的覆載着大地，遠遠的景山正照着朝旭，青松翠柏閃爍着金光。微涼的秋風，吹在河面，銀浪輕湧，園子裏游人稀少，四面充溢着遼闊清寂的空氣。在河的南岸，有一個著黃色衣服的警察，背着手沿河岸走着，不時向四處瞭望。

雲蘿姑娘和他的朋友凌俊在松影下緩步走着。雲蘿姑娘的神態十分清挺秀傲，彷彿秋天裏冒霜露開放的菊花。那青年凌俊像貌很魁武，兩道利劍似的眉，和深邃的眼睛，常使人聯想到古時的義俠英雄一流的人。

他們並肩走着，不知不覺已來到河岸。這時河裏的蓮花早已香消玉隕，便是那蓮蓬

也都被人採光，滿河只賸下些殘梗敗葉，高高低低，站在水中，對着冷辣的秋風抖顫。

雲蘿姑娘從皮夾子裏拿出一條小手巾，擦了擦臉，仰頭對凌俊說道：「你昨天的信，我已經收到了，我來回看了五六遍。但是凌俊，我眞沒法子答覆你！……我常常自己懷懼不知道我們將弄成什麽結果，……今天我們痛快談一談吧！」

凌俊噓了一口氣道：「我希望你最後能允許我，……你不是曾答應作我的好朋友嗎？」

「哦！凌俊！但是你的希冀不止作好朋友呢？……而事實上阻礙又眞多，我可怎麽辦呢？……」

「雲姊！……」凌俊悄悄喊了一聲低下頭長嘆，於是彼此靜默了五分鐘。雲蘿姑娘指着前面的椅子說：「我們找個坐位，坐下慢慢的談吧！」凌俊道：「好！我們眞應當好好談一談，雲姊！你知道我現在有點自己制不住自己呢！……雲姊！天知道：我無時無刻不念你，……我現在常常感到作人無聊，我很願意死！……」

雲蘿在椅子的左首坐下，將手裏的傘放在旁邊，指着椅子右首讓凌俊坐下。凌俊沒精打彩坐下了。雲蘿說：「凌俊！我老實告訴你，我們前途只有友誼——或者是你願意作我的弟弟，那麼我們還可以有姊弟之愛。除了以上的關係，我們簡直沒有更多的希冀。凌弟！你鎮住心神。你想想我們還有別的路可走嗎？……我實在覺得對你不起，自從你和我相熟後，你從我這裏學到的便是唯一的悲觀。凌弟！你的前途很光明，爲什麼不向前走？」

「唉！走到那裏去呢？一切都彷彿非常陌生，幾次想振作，還是振作不起來。我也知道我完全糊塗了……可是雲姊！你對我絕沒有責任問題。雲姊放心吧！……我也許找個機會到外頭去飄泊，最好被人一鎗打死，便什麼都有了結局……」

「凌弟！你這話越說越窄。我想還是我死了吧！我眞罪過。好好的把你拉入情海。——而且不是風平浪靜的情海——我眞憂愁，萬一不幸，就覆沒在這冷邃的海底。凌弟！我對你將怎樣負疚呵！」

「雲姊！你到底爲了什麼不答應我，你不愛我嗎？……」

「凌弟！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我果眞不愛你，我今天也絕不到這裏來會你了。」

「雲姊！那末你就答應我吧！……姊姊！」

雲羅姑娘兩隻眼睛，祇怔望着遠處的停雲，過了些時，才深深噓了口氣說：「凌弟！我不是和你說過嗎？我要永遠緘情向荒丘呢！……我的心已經有了極深刻的殘痕……凌弟，我的生平你不是很明白的嗎？……凌弟，我老實說了吧！我實在不配受你純潔的情愛的，眞的！有時候，我為了你的熱愛很能使我由沈寂中興奮，使我忘了以前的許多殘痕，使我很驕傲，不過這究竟有什麼益處呢！忘了只不過是暫時忘了！等到想起來的時候，還不是仍要恢復原狀而且更增加了許多新的毒劍的刺剽……凌弟！我有時也曾想到我實在是在不自然的道德律下求活命的固執女子……不過這種想頭的力量，終是太微弱了，經不起考慮……」

凌俊握着雲羅姑娘的手，全身的熱血，都似乎在沸着，心頭好像壓着一塊重鉛，腦子裏覺得悶痛，兩頰燒得如火雲般紅。但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一口一口向空噓着氣。

這時日光正射在河心，對岸有一隻小船，裏面坐着兩個年輕的女子，慢慢搖着畫槳，在那金波銀浪上泛着。東邊玉蝀橋上，車來人往，十分熱鬧。還有樹梢上的秋蟬，也啞着聲音吵個不休。園裏的遊人漸漸多了。

雲羅姑娘和凌俊離開河岸，向那一帶小山上走去。穿過一個山洞就到了那園子最幽靜的所在。他們在靠水邊的茶座上坐下，泡了一壺香茗喝着。雲羅姑娘很疲倦似的斜倚在藤椅上。凌俊緊閉兩眼，睡在躺椅上。四面靜悄悄，一些聲息都沒有。這樣總維持了一刻鐘。凌俊忽然站起身來，走到雲羅姑娘的身旁，低聲叫道：「姊姊！我告訴你說，我並不是懦弱的人，也不是沒有理智的人，姊姊剛才所說的那些話，我都能了解，……不過姊姊，你必定要相信我，我起初心裏，絕不是這麼想。我只希望和姊姊作一個最好的朋友，拿最純潔的心愛護姊姊。但是姊姊，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什麼時候竟戀上你了，……有時候心神比較的鎮定，想到這一層就不免要喫驚……可是又有什麼法子呢，我就有斬釘斷鐵的利劍，也沒法子斬斷這自束的柔絲呢。」

「凌弟！你坐下，聽我告訴你……感情的魔力比任何東西都利害，牠能使你犧牲你的一切，……不過像你這樣一個有作有爲的男兒，應當比一般的人不同些。天下可走的路儘多，何必一定要往這條走不通的路走呢！」

凌俊嘆着氣，撫着那山上的一個小削壁說：「姊姊！我簡直比頑石還不如，任憑姊姊說破了嘴，我也不能覺悟……姊姊，我也知道人生除愛情以外還有別的，不過愛情總比較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我以爲一個人在愛情上若是受了非常的打擊，他也許會灰心得什麼都不想作了呢！……」

「凌弟！千萬不要這樣想，……凌弟！我常常希望我死了，或者能使你忘了我，因此而振作，努力你的事業。」

「姊姊！你爲什麼總要說這話？你若果是憎嫌我，你便直截了當的說了吧！何苦因爲我而死呢……姊姊，我相信我愛你，我不能讓你獨自死去。……」

雲羅姑娘眼淚滴在衣襟上，凌俊依然閉着眼睡在躺椅上。樹葉叢裏的雲雀，啾啾叫

了幾聲，振翅飛到白雲裏去了。這四境依然是靜悄悄的一無聲息，只有雲蘿姑娘低泣的幽聲，使這寂靜的氣流，起了微波。

「姊姊！你不要傷心吧！我也知道你的苦衷，姊姊孤傲的天性，別人不能了解你，我總應當了解你……不過我總癡心希冀姊姊能忘了以前的殘痕，陪着我向前走。如果實在不能，我也沒有強求的權力，並且也不忍強求。不過姊姊，你知道，我這幾個月以來精神身體都大不如前，……姊姊的意思，是叫我另外找路走，這實在是太苦痛的事情。我明明是要往南走，現在要我往北走。唉，我就是勉強照姊姊的話去作，我相信只是罪惡和苦痛，姊姊！我說一句冒昧的話……姊姊若果眞不能應許我，我的前途實在太闇淡了。」

雲蘿姑娘聽了這話，心裏頓時起了狂浪，她想：問題到面前來了，這時候將怎樣應付呢？實在的，在某一種情形之下，一個人有時不能不把心裏的深情暫且掩飾起來，極力鎭定說幾句和感情正相矛盾的理智話……現在雲蘿姑娘覺得是需要這種的掩飾了。她很鎭定的淡然笑了一笑說：「凌弟！你的前途並不闇淡。我一定替你負相當的責任，替你

介紹一個看得上的人……人生原不過如此……是不是？」

凌俊似乎已經看透雲羅的強作達觀的隱衷了，他默然的噓了一口氣道：「姊姊！我很明白，我的問題，絕不是很簡單的呢！姊姊！……我請問你，結婚要不要愛情……姊姊！我敢斷定你也是說『要的。』但是姊姊，戀愛同時是不能容第三個人的……唉，我的問題又豈是由姊姊介紹一個看得上的人所能解決的嗎？……」

這眞是難題，雲羅默默的沈思着。她想大膽的說：「弟弟！你應當找你愛的人和她結婚吧，」但是他現在明明愛上了她自己……假若說：「你把你精神和物質劃個很清楚的限界，你精神上只管愛你所愛的人，同時也不妨作個上場的傀儡，演一齣結婚的喜劇吧……」但這實在太殘忍，而且太不道德了呵，……所以雲羅雖然這麽想過，可是她向來不敢這麽說，而且當她這麽想的時候，總覺得臉上有些發熱，心頭有些紅腫，有時竟羞慚得她流起眼淚來！

「唉！這是怎麽一個糾紛的問題呵！」雲羅姑娘在沈默許久之後忽然發出這種的

悲嘆的語句來，於是這時的空氣陡覺緊張。在他們頭頂上的白雲，一朵朵湧起來，秋風不住的狂吹。雲羅姑娘覺得心神不能守舍，彷彿大地上起了非常的變動，一切都失了安定的秩序，什麼都露着空虛的恐慌。她緊緊握住自己的頸項，她的心房不住的跳躍，她願意如絮的天幕，就這樣輕輕蓋下來，從此天地都歸於涅滅，同時一切的糾紛就可以不了自了。但是在心裏的狂浪平定以後，她擡頭看見凌俊很憂愁的望着天。天還是高高站在一切之上，小山，土阜和河池一樣樣都如舊的擺列在那裏，一切還是不曾變動。於是她很傷心的哭了。她知道她的幻夢永遠是個幻夢，事實的權力實在龐大，她沒有法子推翻已經是事實的東西，她只有低着頭在這一切不自然的事實之下生活着。

太陽依着牠一定的速度由東方走向中天，又由中天斜向西方，日影已照在西面的山頂，烏鴉有的已經回巢了；但是他們的問題呢，還是在解決不解決之間。雲羅姑娘站了起來說：「凌弟！我告訴你，你從此以後不要再想這個問題。好好的念書作稿不要想你怯弱的雲姊，我們永遠維持我們的友誼吧！……」——

「哼！也只好這樣吧。——姊姊你放心呵，弟弟准聽你的話好了！」

他們從那山洞出來，慢慢的走出園去，晚霞已佈滿西方的天，反映在河裏，波流上發出各種的彩色來。

那河邊的警察已經換班了，這一個比上午那一個身體更高大些，不時拿眼瞟着他們。意思說：「這一對不懂事的人兒，你們將流連到什麼時候呢！……」

雲蘿姑娘似乎很畏懼人們尖利的眼光。她忙忙走出園門坐上車子回去，凌俊也就回到他自己家裏去。

雲蘿姑娘坐在車子上回頭看見凌俊所乘的電車已開遠，她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心裏頓覺得十分空虛。她想到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只有靈魂不能和身體分離，同時感情也不能和靈魂分離，那麼純情向荒丘又怎麼作得到呢！但是要維持感情又不是單獨維持感情所能維持得了的呵！唉！空虛的心房中，陡然又生出糾紛雜亂的恐怖，她簡直彷彿喝多了酒醉了，只覺得眼前一切都是模糊的。不久到了家門才似乎從夢中醒來，禁不住

又是一陣悵惘！

這時候晚飯已擺在桌上，家裏的人都等着雲蘿來喫飯。她躲在屋裏，擦乾了眼淚，強作歡笑的，陪着大家喫了半碗飯。她爲避免別人的打攪，託說頭痛要睡。她獨自走到屋裏，放下窗幔，關好門，怔怔坐在書案前，對着凌俊的照片發怔。這時候，窗外吹着虎吼的秋風，藤蔓上的殘葉，打在窗檻上，響聲瑟瑟，無處不充滿着淒涼的氣分。

雲蘿姑娘在秋風慄慄聲裏，噓着氣，熱淚沾溼了衣襟。把凌俊給她的信，一封封看過。每封信裏，都彷彿充溢着熱烈醇美的酒精，使她興奮，使她迷醉，但是不幸……當她從迷醉醒來後，她依然是空虛的，並且她算定永久是空虛的。她現在心頭雖已有凌俊的純情占據住了，但是她自己很明白，她沒有堅實的壁壘足以防禦敵人的侵襲，她也沒有柔絲韌繩可以永遠綑住這不可捉摸的純情……她也很想解脫，幾次努力鎮定紛亂的心，但是不可醫治的煩悶之菌，好像已散佈在每一條血管中，每一個細胞中，釀成黯愁的絕大勢力。雲蘿想到無聊賴的時候，從案頭拿起一本小說來看，一行一行的看下去。但是可憐

那裏有一點半點印象呢，她簡直不知道這一行一行是說的什麼，只有一兩個字如「不幸」或「煩悶」她不但看得淸楚，而且記得極明白，並且由這幾個字裏，聯想到許許多多她自己的不幸和煩悶。她把書依然放了，到牀上蒙起被來，想到睡眠中暫且忘記了她的煩悶。

不久，雲羅姑娘已睡着了。但是更夫打着三更的時候，她又由夢中醒來。睜開眼四面一望，人跡不見，聲息全無，只有窗幔的空隙處透進一線冷冷的月光，照着靜立壁間的書櫥，和書櫥上面放着的古磁花瓶，裏邊插着兩三株開殘的白菊，映着慘淡的月光益覺瘦影支離。

雲羅看了看殘菊瘦影，禁不住一股悽情，滿塡胸臆。悄悄披衣下牀，輕輕掀開窗幔，陡見空庭月色如瀉水銀，天際疏星漾映。但是大地如死般的沈寂，便是窗根下的鳴蛩也都寂靜無聲，宇宙眞太空虛了。她支頤怔坐案旁，往事如煙雲般，依稀展露眼前。在她回憶時，彷彿酣夢初醒，——她深深的記得她曾演過人間的各種戲劇，充過種種的角色，嘗過悲

歡離合的滋味。但是現在呢，依然恢復了原狀，度着飄零落寞的生活，世界上的事情眞是比幻夢還要無憑……

她想到這裏忽見月光從書棚那邊移向書案這邊來了。書案上凌俊的照片，顯然的站在那裏。她這時全身的血脈似乎與奮得將要衝破血管，兩頰覺得滾沸似的發熱。「唉！眞太愚蠢呵！」她悄悄自嘆了。她想她自己的行徑眞有些像才出了繭子的蠶蛾，又向火上飛投，這眞使得她傷心而且羞愧。她怔怔思量了許久，心頭茫然無主，好像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前後左右都是漆黑，看不見前途，只有站着，任恐怖與徬徨的侵襲。

這時月光已西斜了，東方已經發亮，雲蘿姑娘，依然掙扎着如行尸般走向人間去。但是她此時確已明白人間的一切都是虛幻。她決定從此沈默着，向死的路上走去。她否認一切，就是凌俊對她十分純摯的愛戀，也似乎不足使她灰冷的心波動。

從這一天起，她也不給凌俊寫信。凌俊的信來時，雖然是充溢着熱情，但她看了只是漠然。

有一天下午，她從公事房回家，天氣非常明朗，馬路旁的柳枝靜靜的垂着，空氣十分清和。她無意中走到公園門口停住了，園裏的花香一陣陣從風裏吹過來，青年的男女一對對在排列着的柏樹蔭下低語慢步。這些和諧的美景，都帶着極強烈的誘惑力。雲蘿也不知不覺走進去了。她獨自沿着河堤，慢慢的走着。只見水裏的游魚一隊隊的浮着泳着，殘荷的餘香，不時由微風中吹來。她在河旁的假山石旁坐下了，心頭彷彿有什麼東西壓着，又彷彿初斷乳的幼兒，滿心充滿着不可言說的戀念和悲怨。她想努力的鎮定吧，可恨她理智的寶劍，漸漸的鈍滯了，不可制的情感之流，大肆攻侵，全身如被燃似的焦灼得說不出話來。於是她毫不思索的打電話給凌俊，叫他立刻到公園來。當她掛上電話機時，似乎有些羞愧，及似乎後悔不應當叫他。但是她忙忙走到和凌俊約定相會的荷池旁，不住眼釘着門口，急切的盼望看見凌俊傲岸的身體，……全神經都在搏搏的跳動，喉頭似乎塞着棉絮，呼吸都不能調勻，最後她低下頭悄悄的流着眼淚。

民國二十年一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八年六月四版發行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靈海潮汐"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廬隱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六八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祝福巷　貴陽打鐵街
重慶西三街　零陵五通街
桂林環湖北路　萬縣二馬路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五三九四號

(105p.)

靈31337

三位女作家的創作

往事
冰心 四角

作者爲中國近代女作家中最先露頭角之人，其作品細膩優美，讀之如吃細巧的茶點，令人齒頰生芳。本書爲其第二創作集，內有小說「悟」「六一姊」「別後」「往事（其二）」「劇後」「夢」「到青龍橋去」等數篇。

在黑暗中
丁玲 六角

韋護
丁玲 四角

女作家的好作品，在中國並不多見，而作者的作品，尤爲文壇上震驚一時，萬人所爭誦。「在黑暗中」是短篇小說集，內有小說四篇，都是描寫女子的各種心理的佳文。「韋護」是長篇小說，描寫戀愛與革命之衝突，尤爲佳構。

靈海潮汐
廬隱 五角

本書是已故中國女作家廬隱女士短篇小說的結集，關於作者的技巧和風格，世間早有定評了。本集中包含小說「父親」「幽弦」「勝利以後」「秦教授的失敗」「危機」「寄天涯一孤鴻」「靈海潮汐」「寂寞」「藍田錄的懺悔」「何處的歸程」「雨夜」「雲夢姑娘」等十一篇，約有九萬字，都是極完美的作品。

上面三位女作家的其他一切作品本店均有代售

開明書店印行

K84

開明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133 8783

PL
2768
Y56L55
1939